

通論

李杜詩之比較

胡小石先生演講 蘇拯筆記

李白及杜甫在詩界的位置，已爲大家所公認，要想在短期中把他兩位詳細的比較，確是一件難事，今就平日見到的略談幾句。既名之曰比較，必定先要定出一種公共的標準，若標準不同，便無所用其比較了。李杜二人，到有比較的可能性：因同爲詩人，同爲盛唐時詩人，且同爲後世所宗仰而在文學史上佔極重要的位置的詩人。

凡同時齊名的文人或詩人，如曹劉潘陸陶謝韓孟元白溫李蘇黃等等，都好用來比較，然而最重要的，不在求其同，而在求其異，因爲凡能同時共享盛名的文人或詩人，都各有其特殊之點，獨到之處。不然，便有一人爲首領，一人爲附庸了，還有什麼比較呢？

以李杜詩互相比較的，頗不乏人，最著的分兩派：

1. 根據於地理的：以杜爲河南偃師縣人，住長安最久，可作北方詩人代表。李生於四川，後又到湖北，可作南方詩人代表。杜詩風格最踏實，李詩則很浪漫，也足見南北詩風的不同。日本人研究李杜的詩，多從此處入手。如笹川種郎之支那文學史，便主此說，近來國人受他的影響很不少。以地域關係，區分文學派別，本來無可非議。不過只適宜用於交通不便，政治不統一的時候，如南北朝時便是一例：北朝多產經師及散文家，而南朝則多產詩人。又如五代詞人不居中原，而散居十國。這都是由於政治中心不統一，而交通太梗阻了的緣故。自從庾子山本以南人，避難到北周後，北朝文學，稍有可觀，他的作風糅合南北，也可說是使南北朝文學趨向一致的先聲。隋既代周平陳，南北統一，如薛道衡，楊素等都是北人。即唐初四傑，即有北人三個。沈宋也是北人，溫李也是北人，他們的作風，均非常華綺，並無南北的區分。可見自交通便利政治統一以後，以地理作區分，是靠不住的。

2. 根據於思想的：有人以李白代表道家，杜甫代表儒家，李之作品，多有超出人世之感。杜詩則句句不脫離社會。這話有一部分對

的。李白尙理想，重虛無，固是道家思想，至於飛昇遠舉之談，竟成方士化了。人總不能離社會而獨立，如屈子阮籍之思想最浪漫，只因爲不得志於世間，乃謀所以超出世間，正因其不能忘卻世間呵！李白少有功名之志，至晚年乃鬱結，由於精神之衰敗。李杜的思想，並不是根本上不相同，所以此層也不必引伸了。

李杜同爲詩人，最好側重二人藝術上之表現，來作比較。在未講他們本身作品之先，且把詩之過程略爲說明。

一、三百篇：最早的詩而且最優美。可是四言句法，不易作好，漢後四言詩人不多，如韋，東方，均不甚著名，只到嵇康爲止。王湘綺主張此說。但漢代把詩當作經書，不用讀文學的眼光去研究。所以雖是很早的詩而影響於後人很小。李白曾言：「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這是他崇經的門面話，他所作以七言詩最好，五言次之，四言最壞。

二、古詩：古詩十九首與所謂蘇李詩均包括在內。作者姓名湮滅無聞。但可信其爲漢人之作，爲後世作詩之祖。自漢以來，其影響極大。

三、建安：建安爲詩之極盛時代，七子天才卓越，詩至此時，乃大變化，五言七言都正式成立。從前沒有專家詩人，到此才出現。

四、正始：當時王弼何晏爲思想界代表，談玄之風盛，遂影響及於文學，文學詩一變而爲哲學詩。

五、太康：文心雕龍說：「采繡於正始，力柔於建安。」當時潘左張陸能把正始的玄學詩，還成文學詩的本來面目。

六、元嘉：此時爲山水詩發育時代，顏謝爲首，頗盛極於一時。

七、永明：南齊之沈約王融謝朓爲當世詞宗，四聲八病，始於此時，格律與限制均嚴。他們之詩，後人稱曰新體。是表示由古詩變爲今詩的一種過渡時期。

總之由建安至元嘉，詩的形式變化少，內容變化多。至於永明時，詩之形式的變亦著。

八、宮體：梁簡文時成立，外形用永明體裁，內容則以詠閨情，表怨思，色采靡麗，一變而爲徐陵及庾信一派（信初學宮體，入北周後

詩風又一變。二變爲唐初四傑，他們受庾信之影響頗大，三變爲沈宋之律體，形式雖少變，仍以關於閨情怨思的爲多，故仍歸之於宮體一派。據唐書文藝傳敍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論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揣合低昂，教王楊爲之伯。」

卽舍三百篇不論，由漢至唐初，經過三種變化，形式則由古體而今體，內容則由文學詩而玄學詩，而山水詩，而閨情詩，綺麗風華，唐初仍不能脫去此種習氣。物極必反，於是有李杜二公出，於開天之間，爲變換風氣之兩大家。

中國詩風最盛，而又得多數好詩之時代，大家公認爲唐朝。其實說來，唐人作詩之動機，卻大可笑。按科舉制度始於隋，入唐更盛。唐之選舉法多而普遍的則爲進士明經兩科。而唐時經術不發達，又以進士科爲最普遍，人人以進士及第爲榮。唐代詩人之特別多者，乃因科舉的關係。凡想得進身階之人，不得不努力學做試律詩（五言六韻）恰似明清人之工八股文一樣。可是考進士的詩雖有錢起之湘靈鼓瑟「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崔曙之明堂火珠「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等佳句。但有些稍偉大詩家，往往不善此體，如韓柳之試律詩，疵瑕百出。又如賈浪仙落第，乃作詩譏諷時政。孟東野未及第時，大發牢騷，有如儒林外史上的人物。反不及宋人作詩之動機，爲興趣而作，可以說是爲做詩而做詩。

唐代詩人中成就最大的，首推李杜，而二人於科舉都不得意，又均非進士。未必他兩人的詩不好嗎？於此可見當時風氣之所趨，而李杜之有特立精神，都以推翻時尙爲主，求其心之所安。功名值得什麼！

李杜既是同時，且爲好友。李年齡較大於杜，而不同於時尙則一。然而他二人所走的路，是完全不相同，且先說李白：

我們嘗謂太白仙才構逸，不可羈縻。那知他正是一位復古派的健將。在太白之前的詩家而傾向復古的人，如陳子昂張九齡之五古（陳之感遇詩效阮之詠懷）孟浩然之用五律以描寫山水，皆爲他之先導。可惜他們天才不及太白的偉大，故成績不甚巨。至太白則不同了，他自己說：「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尙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所以他作的古風詩五十九首，開口便道：「大雅

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艸，戰國多荆榛。」又說：「自作建安來，綺靡不足珍。」這是他論詩的大主張。又從他今存的詩的形式上看，古詩占十分之九以上，律詩不到十分之一，五律尚有七十餘首，七律只有十首，而內中且有一首止六句。鳳凰臺鸚鵡洲二詩，都效崔顥黃鶴樓詩。然黃鶴樓詩也非律詩，因為只收古詩的唐文粹中亦把此詩收入。自從沈約以後，作詩偏重外表，太白很不滿意這種趨向，乃推翻今體而復古詩（指建安時的），而且在他古風內，可以找出很多不同的來源。因為太白的才氣大，分別學古人，又能還出古人的本來面目。他的五古學劉楨，往往又闖入阮籍，七古學鮑照與吳均，五古山水詩又學謝朓，以下的便看不上了。可是魏晉人作詩，多成一色，如陶阮之單筆，顏謝之複筆。惟太白之詩，卻不一色。七古多單筆，五古描寫詩多複筆。或人反詰道：『太白詩既是復古，何以詩中樂府占多數至一百一十五首？杜甫說：『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陰不是陳人嗎？』不過我可回答說：凡是反對那種風氣之人，其於那種風氣，必有極深的研究。太白對於梁陳以來的詩風很有研究，所以才覺不滿意而欲復建安之古。故李陽冰說：『唐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至青蓮而大變，掃盡無餘。』這是真知李白的人之言！以下則談杜甫。

太白不滿意於永明而復至建安。至於杜甫，可是不同了。他的意思，不惟不滿意於齊梁，且不以太白之學魏晉為然。以為永明建安均為古體，何必厚彼薄此？少陵以為作詩當以「清新」為貴，古代詩人，都可以學習，而同時於古代詩，都當推翻。學古人並非古人有什麼好意，乃以古人供我芻狗之用。少陵正是詩國中一位狂熱的革命家！他革前代詩人之命，我們又從何處看出呢？

甲、用字 古詩十九首，用字甚尋常，造語亦寬泛，然而情致極好，連成整篇，即成佳製。可謂那時有美章而無美句。至於太康後，可以找出美句。從齊梁至初唐，才可以找出美字。如詠月古詩：「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窗幃。」可為佳篇。大謝的「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掬」可謂佳句。沈約的「方輝竟戶入，圓影隙中來」可謂佳字。太白作詩多為一氣呵成，或有不免輕於下筆。至於工部就很重鍛鍊，很講苦吟，他曾說：「語不驚人死不休，」又佩服陰鏗何遜，因六朝詩人至陰何才講求鍊字。少陵有時直用何語，南宋黃伯思東觀餘論曾舉出許多證據來，可見「頗學陰何苦用心」之句不虛。世俗相傳李白調笑他說：「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來作詩苦。」但用字

又從何處下手呢？從前把字分爲三種，曰實（名詞）德（形容詞）業（動詞）名詞用法，古今無大變換。最注意的是動字，因一個動字的關係，能把一詩的態度完全更換。而杜詩中之用字，又極其妙，如「風急春燈亂，江鳴夜雨懸。」之懸字，「爽擣卑溼地，聲拔洞庭湖」之拔字，都非杜以前的詩人所用得出的。

乙、內容 杜詩的內容，最要的分兩種：一是描寫時事，一是輸入議論。前人作詩的內容，不外以下幾種：敘情（朋友之情夫婦之愛），以十九首爲代表。描寫山水，以二謝陶公爲代表。玄談，以正始時阮籍等爲代表。而用詩以描寫時事的則很不多，如蔡文姬的悲憤詩，王粲的七哀詩，庾子山的詠懷詩，不過寥寥數首而已。至於詩中加入議論，尤爲少見。以詩描寫時事的受歷史化，以詩輸入議論的受散文化，善於描寫時事而融化散文的風格的，不能不推子美爲第一人。雖孟浩然之能變五律之描寫宮閨而爲描寫山水，王維且引之爲同調，但非詠時事。杜之五古，描寫議論處最多，如奉先詠懷北征之後半皆是。後之昌黎實受其影響，至半山山谷後山諸人，推波助瀾，達於極端。杜之七古更多以描寫議論時事見長。以前純粹七言詩，爲燕歌白紵（皆優美之抒情詩）行路難（玄談），後之李頎李白二人均受鮑照影響。杜之七古亦然，更兼得二李之長，能把無論甚麼話都裝在詩內。宋人效之，有時覺失大雅，而杜則無不雅的。少陵五律最長最有名的如秦州雜詩二十首之類。可認爲從庾信詠懷詩化出。這是唐人所未走的路。

丙、聲調 自聲病之說盛行後，古詩變爲律詩。開天間詩又起而反對，然太白還是愛做樂府，占三卷之多。子美不作樂府，他把詩和樂的性質，完全分離。且看王漁洋的古詩平仄論及趙秋谷的聲調譜，漁洋發見五詩的平仄，矜爲獨得之祕，他說七古凡用平韻的後三字必是平聲，尤以第五字爲最要，隨便舉例：如昌黎詩：「五嶽祭秩皆三公，四方環鎮嵩當中。」東坡詩：「春江綠漲葡萄醅，武昌官柳知誰栽。」若改第五字平聲爲仄，便成律調。東坡七古學韓，韓又學杜，然最初變化的，還數王昌齡的箜篌引。惟杜則用之最多。又七絕之最早作家爲釋湯惠休的秋思引：「秋寒依依風渡河，白雪蕭蕭洞庭波，思君末光光不滅，渺渺悲望如思何？」梁人七絕更多。隋無名氏作「楊柳青青着地垂，楊花漫漫攪天飛，柳條折盡花飛盡，爲問行人歸不歸？」太白七絕，受此調影響，所以音調很和諧，惟山中

問答一首句句用拗體爲例外。至老杜則以拗體占多數，和諧者爲例外。我曾作杜詩音調譜，得一定例，全首以前二句拗者爲多，前二句又以第一句拗者爲多。此種詩山谷最喜之。總之，子美作詩，內容及聲律，都極力求避前人舊式，所謂用一調即變一調，後來宋人能學他的善變處。至於明人只學得他的高腔大調罷了。

以上把兩家的大略說過。我們可以說李杜都可稱爲成功的詩人。可見成功不必在趨時尚，他們雖是至好的朋友，各走一路，不爲苟同。今括前言，以爲比較。

李守著詩的範圍，杜則抉破藩籬。李用古人成意，杜用當時現事。李雖間用複筆，而好處則在單筆；杜的好處，全在排偶。李之體有選擇，故古多律少；杜詩無選擇，只講變化，故律體與排偶都多。李詩聲調很諧美，杜則多用拗體。李詩重意，無奇字新句，杜詩則出語驚人。李尚守文學範圍，杜則受散文化與歷史化。從古詩十九首至太白作個結束，可謂成家；從子美開首，其作風一直影響至宋明以後，可云開派。杜甫所走之路，似較李白爲新闢，故歷代的徒弟更多。總而言之，李白是唐代詩人復古的健將，杜甫是革命的先鋒。

唐人五七絕詩之研究

陳斟玄先生演講 田世昌筆記

(一) 詩之界說

中國詩之界說，至爲紛繁。今分詩式與詩心，二者論之：

1. 詩式 近體詩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律，句末復有韻。古詩似只有韻而無律，然據王漁洋古詩平仄論及趙秋谷聲調譜，則仍有自然之音律。律也，韻也，皆所以使句調諧協，是爲詩歌形式上之要素。

2. 詩心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卜商詩關雎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準此以談，則感情爲詩歌內容上之要素。

合而言之，則以諧協之文字，發表感情者謂之詩。夫發表感情之具有三：一爲音節（音樂），二爲色采（圖畫），三爲文字（詩歌）。故劉勰

和文心雕龍情采篇曰：「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發而爲辭章。」然陸機文賦曰：「詩言情而綺靡，」綺卽色采，靡卽音節。金樓子立言篇「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逾會，情靈搖蕩，」亦以聲音情采爲文之要素。則詩歌實爲無色之圖繪，無聲之音樂，兼有時間及空間一者之美焉。

（二）詩之起原

鄭玄以爲詩之道放於虞書詩言志，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蔑云。（詩譜序）降及詩騷，始著篇章。自是而後，詩分古體近體，古體復分古詩及樂府，近體復分律詩及絕句。其間最大之變遷，爲五七言代四言而興，茲特述五七言之起原焉。

1 五言詩 文心雕龍明詩篇「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然行露前四句爲五言，後二句爲四言，此爲雜言，非五言也。滄浪之歌，實爲楚辭。至於優施起舞，成世歌謠，亦類格言，不似五古。則成帝以前，實無五言，劉勰所言，不足信也。他如鍾嶸詩品所舉五言之濫觴，亦不足據。夏歌「鬱陶乎余心，」爲僞古文。楚謠「名余曰正則，」亦係楚辭。蘇李贈答劉彥和旣已疑之於前，蘇子瞻朱彝尊復疑之於後。（貞一齋詩話）「蘇李贈答或亦漢代擬作，觀俯觀江漢等句，兩人離別，何由到此，」證據更確。古詩十九首由「驅車上東門，遊戲宛與洛」二句觀之，亦東漢之製，然作者爲誰，亦不復傳。至於建安，其作品始可據，其作者始可考云。

2 七言詩 沈德潛以爲七言詩始於大風柏梁，然大風爲楚辭，柏梁復見疑於顧亭林，當以魏文帝之燕歌行爲第一首。由上而觀，則五七言詩之成立，實始於漢末建安，至其發生之原因，亦可得而言焉。

1. 音樂 讀漢魏詩須知樂府與古詩之別。大概四言入樂，十九首則不入樂。樂府作於樂工，音節和諧而詞意殊劣；古詩作於文士，音節雖不諧，而詞意則甚佳也。大概文人擺脫音樂，獨抒己意，當始於漢末建安。蓋司馬相如枚乘之徒，當時朝廷只以俳優蓄之，至於建安七子之與曹氏父子鼓吹風雅，乃純爲重視文章。（魏文帝典論論文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故有此獨立之

創作焉。

2 學術 兩漢學術，不出六經，脫離古典文學而獨抒偉詞，當始於建安。劉申叔先生論漢魏之際，文學變遷，頗能撮其要旨。其言曰：「建安文學，革易前型，遷蛻之由，可得而說。兩漢之世，戶習七經，雖及子家，必緣經術。魏武治國，頗雜刑名，文體因之，漸趨清峻，一也。建武以還，士民秉禮，迨及建安，漸尚通悅，悅則侈陳哀樂，通則漸藻玄思，二也。獻帝之初，諸方棋峙，乘時之士，頗慕縱橫，騁詞之風，肇端於此，三也。又漢之靈帝，頗好俳詞，下習其風，益尚華靡，雖迄魏初，其風未革，四也。」

既已脫離音樂及古典之束縛而獨抒情思，則上二下二之四言，不得不變而爲上二下三之五言及上四下三之七言。蓋人類思想由簡單而趨於複雜，四言短促不復能委婉達意，其音節之呆板，又不若五七言之流麗，此不得不變者一也。喜新厭舊，人之恆情，舊調已濫，遂成習套，豪傑之士，難出新意，故不得不別覓一途，以求自立，此不得不變者二也。又按摯虞文章流別論：「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鍾嶸詩品曰：「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一則以四言爲雅音之正，一則以五言居文詞之要，其持論之不同如此。考摯君生當晉世，四言餘風尙盛，五言方興未久，故有是言。以今而觀之，自當以鍾說爲是，至於太白「四言不如五言七言又其靡也」之說，則爲崇古之弊，未足信矣。

(三) 絕句之起原

論絕句之起原，有絕不相同之兩說。

1. 硯傭說詩五言絕句，截五言律詩之半也。有截前四句者，如「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是也。有截後四句者，如「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是也。有截中四句者，如「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是也。有截前後四句者，如「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是也。

2. 舊齋詩話五言絕句，自五言古詩來；七言絕句，自歌行來。此二體不在律詩之前，律詩從此出演令充暢耳。有云絕句者截取律詩一半，或絕前四句，或絕後四句，或絕首尾各二句，或絕中兩聯，審爾斷頭別足爲刑人而已。不知誰作此說，戕人生理。

第一說以絕句在律詩後，第二說則以絕句起於律詩之前。今按王漁洋師友詩傳續錄以第一說爲迂拘，而紀曉嵐四庫全書總目詩又評類亦謂漢人已有絕句，在律詩之前，非先有律詩，截爲絕句，則當以第二說爲是。今更徵引漢魏六朝五七言絕句，以爲例證。

1 五言

古絕句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

晉孫綽情人碧玉歌碧玉破瓜時，相爲情顛倒；感郎不羞難，回首就郎抱。

王獻之桃葉歌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

子夜四時歌碧樓冥初月，羅綺垂新風；含春未及歌，桂酒發清容。

以上所舉，多無格律對偶，至於齊梁，則與唐人相近矣：

齊謝朓玉階怨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

梁簡文帝雜詠被空眠數覺，寒重夜風吹；羅帳非海水，那得度前知。

2 七言 詩藪品彙以挾瑟歌烏棲曲怨歌行爲七言絕句之祖。然以余考之，烏棲曲（梁簡文帝四首，元帝四首，蕭子顯三首，徐陵一首），前二句與後二句異韻，其體與項王垓下歌相同；江總怨歌行卒章對結，亦非七絕正體；只北齊魏收挾瑟歌之音節，大致不誤耳。茲引之於左：

簡文帝烏棲曲青牛丹轂七香車，可憐今夜宿倡家；倡家高樓烏欲棲，羅帳翠帳向君低。

江總怨歌行新梅嫩柳半障羞，情去恩移那可留；團扇篋中言不分，纖腰掌上詎勝愁。

魏收挾瑟歌春風宛轉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馬金鞍去未返，紅粧玉筋下幾行。
他若

武帝白紵詞朱絲玉柱羅象筵，飛瑄促節舞少年；短歌流目未肯前，含笑一轉私自憐。
蕭子顯春別銜悲墜涕別心知，桃花李色任風吹；本知人心不似樹，可惜人別似花離。
亦具七言之體。至於

隋人無名氏楊柳青青着地垂，楊花漫漫曉天飛；柳條折盡花飛盡，試問行人歸不歸。
則更與唐人相似矣。

故無論五絕或七絕，均濫觴於漢魏，醞釀於六朝，而成立於隋唐。七言雜歌，起於垓下，齊梁之間，作者紛起，唯轉韻既迫，音調未適。唐人一變，語半於近體，而意味深長過之；節促於歌行，而咏嘆悠揚倍之；遂成文學中之超絕體製也。

(四) 絕句成立之原因

絕句之起源既如上述，茲更略述其成立之原因。

1. 駢麗 詩載漢魏詩樸質無文，至晉潘安仁陸士衡一變，至宋顏延年謝靈運而再變，至齊謝宣城而三變；文尙駢偶，多麗句矣。

2. 聲調 齊書陸厥傳沈約謝朓王融周顒發明四聲，以此製韻，不可增減，當時名曰永明體。唯謝王早死，沈約至梁尙存，故羣謂發明聲律，始於沈約云。其說詳見於宋書謝靈運傳論，茲不復贅，只列其八病於左：

- 一、平頭 第一第二字不得與第六字第七字同聲，如「今日良宴會，懽樂難具陳，」今懽皆平聲。
- 二、上尾 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草柳皆上聲。
- 三、蜂腰 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如「聞君愛我甘，竊欲自修飾，」君甘皆平聲，欲飾皆入聲。

- 四、鶴膝 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如「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書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思皆平聲。
 - 五、大韻 第一字不得與第十字同韻，如「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爐，」胡爐同韻。
 - 六、小韻 除大一字外九字中不得有兩字同韻，如「薄帳鑿明月，清風吹我衿，」明清同韻。
 - 七、旁紐 十字中兩字疊韻爲旁紐，如「田夫亦知禮，迎賓延上座，」迎賓爲疊韻。
 - 八、正紐 有雙聲者爲正紐，如「我本漢家子，來嫁單于庭，」家嫁爲雙聲。
- 王世貞藝苑卮言沈休文所載八病，如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以上尾鶴膝爲最忌。休文之拘滯，正與古體相反，唯近律差有關耳。

由上所談，知絕詩之成立，實以駢麗聲律爲其原因焉。

(四) 絕句之聲律

1. 五言

- 一、平起順粘格 平平仄仄平。仄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
- 二、仄起順粘格 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仄仄仄平平。
- 三、平起偏格 平平仄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
- 四、仄起偏格 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仄仄仄平平。

2. 七言

- 一、平起順粘格 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 二、仄起順粘格 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

三、平起偏格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

四、仄起偏格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仄平。

律詩常有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之說，王夫之薑齋詩話以爲「不可恃爲典要。昔聞洞庭水，聞庭二字俱平，正爾振起；若今上岳陽樓，易第三字爲平聲，云今上巴陵樓，則語蹇而戾於聽矣。八月湖水平，月水二字皆仄自可；若涵虛混太清，易作混虛涵太清，爲泥磬土鼓而已。又如太清上初日，音律自可，若云太清初上日，以求合於粘，則情文索然，不復能成佳句。又如楊用修警句云：「誰起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淨烽煙。」若謂安字失粘，更云：誰起東山謝太傅，拖沓便不成響。足見凡言法者，皆非法也。釋氏有言：法尙應捨，何況非法，藝文家知此，思過半矣。」王氏此言，謂詩當以自然成音爲主，不可拘泥於法，可謂恰中肯綮。絕句中又有折腰體，（謂中失粘而意不斷，如王右丞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及拗句，（以杜少陵及黃魯直爲最多，詳見詩人玉屑。）茲不盡錄。貞一齋詩話謂：吟古詩如唱北曲，吟律詩如唱崑曲；蓋古體須頓挫流瀾，近體須鏗鏘宛轉，二者絕不相蒙，始能各盡其妙。」觀此則絕句之音律可知也。

（六）絕句之章法

嚴羽滄浪詩話分律詩爲領聯，頸聯，發端，落句。楊載詩法家數則分起承轉合，於此說也，各家意見不同。

1. 贊成者 徐增

2. 修正者 王漁洋起承轉合章法皆是如此，不必拘定第幾聯第幾句也；律絕分別，亦未前聞。

3. 反對者 王夫之起承轉收一法也。試取初盛唐律驗之，誰必株守此法者，法莫要於成章，立此四法，則不成章矣。

4. 折衷者 沈德潛詩貴性情，亦須論法。雜而無章，非法也；然所謂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止，而起伏照應，承接轉換，自神明變化於其中。若泥定此處應如何，彼處應如何，不以意運法，轉以意從法，則死法矣。試看天地間水流雲在，月到風來，何處著得

死法。

蓋明清以八比試士，（首起講，二中比，三後比，末束題）故其時文人亦以八比說詩，沈氏以意運法之說，可謂知所折衷矣。

（七）絕句之修辭

此處所言之修辭，範圍較大，係泛指詩人對於事物之感受（*Impression*）及詞句之表現（*expression*）之方式。唯此種方式，至為複雜，殊難分類。今茲所言者，特其大略耳。

1. 關於想像者 詩人之任務，在抒寫個人之感情，以引起自己及他人之愉快（*for pleasure*）。其所恃為最大之工具，厥為想像（*imagination*）。想像二字之解釋，當為本非其實，依情託事，以創造驚奇之幻境。其法有三焉：

一、擬人例 擬人（*personify*）一法，在詩中其用甚廣。蓋詩人之心理，如兒童，如瘋人，雖無意志之事物，亦嘗視為有感情。例如李益江南曲嫁得瞿唐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

楊巨源水邊楊柳麴塵絲，立馬煩君折一枝；唯有東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

二、直喻例 物與人相比，或用勝字，或用不及字，以引起感情。例如

皇甫曾送王司直西塞雲山遠，東風道路長；人心勝潮水，相送過潯陽。

王昌齡長信秋詞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

李白贈汪倫李白踏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三、隱喻例 卽事寫景，自寓深意。如殿前曲言無寵者獨寒，寒食言恩不及他處。（用王湘綺志語）微而婉，溫柔敦厚，此等詩足以當之而無愧。今錄其全詩於左：

王昌齡殿前曲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

王昌齡青樓曲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宿長楊；樓頭小婦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章。
韓翃寒食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

2 關於空間者

一、遙憶例 用遙字或應字，推想遠地情況。如少陵「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句是。在絕句詩中，其例頗多，例如

岑參九日思長安故園強欲登高去，無人送酒來；遙憐故園菊，應傍戰場開。

韋應物秋夜寄丘員外懷君屬秋夜，散步咏涼天；山空松子落，幽人應未眠。

王維九日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昌齡送別魏二醉別江樓橘柚香，江風引雨入船涼；憶君遙在湘山月，愁聽清猿夢裏長。

二、特著例 以獨字唯字只字特著一事，使感情集中於一點。例如

李白敬亭山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施肩吾湘竹詞萬古湘江竹，無窮奈怨何；年年長春筍，只是淚痕多。

朱放亂後經淮陰荒村古岸誰家在，野水浮雲處處愁；唯有河邊衰柳樹，蟬聲相送到揚州。

3 關於時間者

一、推進例 以更字進一層寫，使兩事繼續發生，而又含有比較之意，例如

韋應物送王校書同宿高齋換時節，共看移花復栽軒；送客江浦已惆悵，更上高樓看遠帆。

皇甫松采蓮子菡萏香連十頃陂，小姑貪戲采蓮遲；俛頭弄水船頭溼，更脫紅裙裏鴨兒。

二、重提例 以一又字，重提舊事。例如

張祐江南逢故人，河洛多塵事，江南半舊遊；春風故人夜，又醉白蘋洲。

杜甫江南逢李龜年，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三、追憶例 此例有兩種，一就現在之淒涼，追憶昔時之盛況，如李白越中懷古是也。一就昔日之希望，慨今日之已非，如陳陶隴西行是也。兩種寫法，均極動人。今錄其原詩於左：

李白越中懷古：越王勾踐破吳歸，戰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祇今惟有鷓鴣飛。

陳陶隴西行：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雕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4 對照 以兩字對照寫之，有關係時間者，有關係空間者。

一、時間對照例 以春秋或新舊二字對照。例如

崔國輔怨辭妾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爲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

王昌齡從軍行：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舊別情；撩亂邊愁聽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

二、空間對照例 以東西或南北兩字對照。例如

韋承慶南行別弟：萬里人南去，三春雁北飛；未知何歲月，得與爾同歸。

劉方平代春怨：朝日殘鶯伴妾啼，開簾只見草萋萋；庭前似有東風入，楊柳千條盡向西。

5 問答

一、喚起例 此例亦有二種，一第三句作喚起勢，第四句敘原因，以見鈎勒，如王翰葡萄美酒，王之渙涼州詞是也。一第三句先敘假設，第四句作喚起勢，以見婉轉，如戎昱途中寄李三張仲素塞下曲是也。（此種例子所用字面，大概爲莫，何須，休）今并錄其原詩於左。

王翰涼州曲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王之渙涼州詞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戎昱途中寄李三楊柳煙含灞岸春，年年攀折爲行人，好風若借低枝便，莫遣青絲掃路塵。

張仲素塞下曲三戍漁陽再度遼，驛弓在臂劍橫腰，匈奴似欲知名姓，休傍陰山更射鵞。

二、餘韻例 結句用何處，不知幾等字，作疑問式，而不解答，以見餘韻。唯五言多在句末，而七言則有在末句者，有在第三句者。例如

王維山中送別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綠，王孫歸不歸。

李益鷓鴣詞湘江斑竹怨，錦翅鷓鴣飛；處處湘雲合，郎從何處歸。

李益受降城聞笛回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王建十五夜望月中庭地白樹棲鴉，冷露無聲溼桂花；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在誰家。

三、問答例 第三句發問，第四句解答，以見情致。例如

李商隱漫成霧久詠芙蓉，何郎得意初；此時誰最賞，沈范兩尙書。

6句調 絕句詩中有流水對結格，有疊字格，有一詩而兼此兩格者。例如

李白宣城見杜鵑花蜀國會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

一、流水對結例 絕句末二句對結，本非正法；唯流水對，則仍可法也。例如

杜審言贈蘇書記知君書記本翩翩，爲許從戎赴朔邊；紅粉樓中應計日，燕支山下莫經年。

張敬忠邊詞五原春色舊來遲，二月垂楊未掛絲；卽今河畔冰開日，正是長安花落時。

二、疊字例 疊字在古詩中極重要，其例繁多，不可枚舉。在律詩中亦常見，如杜少陵「即從巴峽穿巫峽，便向襄陽下洛陽」之類。是蓋其用可以加增句調之和諧。其例凡有四種：一在第一句者，一在第二句者，一在第三句者，一在第四句者。例如

許渾寄桐江隱者潮去潮來洲渚春，山花如繡草如茵；嚴陵臺下桐江水，解釣鱸魚有幾人。

趙嘏江樓懷舊獨上江樓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來望月人何處，風景依稀似去年。

李商隱杜司勳高樓風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羣；刻意傷春復傷別，人間唯有杜司勳。

裴交泰長門怨自閉長門經幾秋，羅衣溼盡淚還流；一種峨眉明月夜，南宮歌管北宮愁。

(八) 五七絕之比較

劉融齋藝概「五言上二字下三字，足當四言兩句，如終日不成章之於終日七襄不成報章是也。七言上四字下三字，足當五言兩句，如明月皎皎照我床之於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是也。是則五言乃四言之約，七言乃五言之約矣。太白嘗有「寄興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之說，此特意在尊古耳，豈可不達其意，而妄增閑字以爲五七哉？」按此知五七言確較四言爲優，而情致婉轉，七言又較五言爲長。所以四言終於晉代之嵇康（王湘綺語），七言盛於三唐以後。唯五言一體，鍾記室謂爲居文詞之要，故至今仍與七言並存而不廢焉。蓋以言情境，則平澹天真，宜於五言；豪蕩感激，宜於七言；五言尙安恬，七言尙揮霍。以言難易，則五言無閑字易，有餘味難；七言有餘味易，無閑字難（以上均見藝概）。或謂七言如挽強用長，或謂五言最難於渾成。（漁洋答劉大勤謂五言絕近於樂府，七言絕近於歌行。五言難於七言，五言最難於渾成故也。要皆有一唱三嘆之意乃佳。）既各有所宜，又各有難易。（融齋謂七言於五言或較易亦或較難，或較便亦或較累。蓋善爲者如多兩人任事，不善爲者如多兩人坐食也。此言實爲確論。）故有並存之道，而無容妄分軒輊於其間也。

(九) 絕句之品藻

品藻文藝，全由主觀，人各異趣，鮮能盡同。然於五七絕句，則諸家之品藻頗能一致焉。

沈德潛說詩碎話五言絕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蘇州之古澹，並入化機。而三家中太白近樂府，右丞蘇州近古詩，又各擅勝場也。他如崔顥長干曲，金昌緒春怨，王建新嫁娘，張祐宮詞等篇，雖非專家，亦稱絕調。

王阮亭唐人萬首絕句選凡例五言初唐王勃獨爲擅場，盛唐王裴軻川唱和，工力悉敵，劉須溪有意抑裴，謬論也。李白氣體高妙，崔國輔源本齊梁，韋應物本出右丞，加以古澹。後之爲五言者，於此數家求之，有餘師也。

沈王二氏同以右丞太白蘇州爲最工五絕；至於七絕，則亦共認太白龍標爲擅場焉。

王弇州云：七言絕句，少伯與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

沈德潛說詩碎話七言絕句以語近情遙，含吐不露爲主。只眼前景，口頭語，而有絃外音，味外味，使人神遠，太白有焉。王龍標絕句深情幽思，意旨微茫，昨夜風開露井桃一章，只說他人之承寵，而已之失寵，悠然可思，此求響於弦指外也。玉顏不及寒鴉色兩言，亦復優柔婉約。

王阮亭唐人萬首絕句選凡例七言初唐風調未諧，開元天寶諸名家，無美不備，李白王昌齡尤爲擅場。

大概太白寫景入神，龍標則言情造極。李之覽勝紀行，王不能爲；王之宮調樂府，李亦不能爲。此王李之別也。右丞五言澹而能濃，龍標則似濃而實淡，（詞中溫詞濃而澹，韋詞淡而濃）此又二王之別也。至於歷卷之作，則以各有好尚，故主張不同。李滄溟推王昌齡秦時明月，王鳳洲推王翰葡萄美酒，此爲主氣者也。王阮亭推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此爲主神者也。沈德潛推李益之回樂峯前，柳宗元之破額山前，劉禹錫之山圍故國，杜牧之之煙籠寒水，鄭谷之揚子江頭，此爲主興者也。（見沈德潛說詩碎話）

（十）結論

王阮亭萬首絕句選謂：「開元天寶以來，宮掖所傳，梨園弟子所歌，旗亭所唱，邊將所進，率皆當時名士所爲絕句。」沈德潛說詩碎語亦謂：「絕句唐樂府也，篇只四語，而倚聲爲歌，能使聽者低徊不倦。旗亭妓女，猶能賞之，非以揚音抗節，有出於天籟者乎？著意求之，殊非宗旨。」貞一齋詩話亦謂：「七絕乃唐人樂章，工者最多。朱竹垞云：七絕至境，須要詩中有魂，入神二字，未足形容其妙。李白王昌齡後，當以劉夢得爲最，緣落筆朦朧縹緲，其來無端，其去無際故也。」故知絕詩之長，一在音節之諧適，一在情思之委婉。徒有音節，則爲空響；（明代七子犯此弊極深）徒有情思，亦非佳作。以其篇只四句，尤應有弦外之音，味外之味焉。故絕句之作，難於古律。（調中小令，難於長調，理亦同此。）每見今人，易視此體，當筵奮筆，動輒連篇，其幾何不墮入惡道哉？

論北宋慢詞

李冰若

鍾嶸詩品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傳稱葛天氏之民，操牛尾而歌八闋，文學權輿，蓋宜自生民始也。長短句法，三百篇已兆其端。樂有遲促，故辭有多寡焉耳。詞學造端，李唐宏於五季，北宋盛其體製，南宋極其流變，爲純文學之支流，介詩歌而卓立。然金荃一代大師，猶無慢詞。花間爲詞林星海，但存小令。六一居士間有創作，論者疑是劉焯依託。今可考者，則莫先乎屯田。夫文學發展之世，不出兩途：玉燭調和，民物熙熙，則歌舞太平，流連風景，以揚盛世之音，而志有生之樂。中原多故，蒿目時艱，則賸水殘山，舉足爲寄慨之資，以述亂離之感。大之國勢盛衰，小之私人境遇，榮枯憂悅，情見乎辭。斯文學之體派各殊，而所以爲盛者，則一而已。趙宋受命，世漸清寧。仁宗御宇，剛逢鼎運。海內乂安，斯文大啓。於是朝士大夫退食自公之暇，文人學者賓朋游集之餘，相與引商刻羽，鏤紫裁紅，競製新聲，以暢情致。以小令之寥寥短幅，不足以盡敷揚繁富之思，乃演爲中調長調，系之以慢，以犯。慢詞由茲，於以成立。度其時作者，當不乏人，而屯田特其尤著者也。今按樂章集中，如八聲甘州，望海潮，雨淋鈴諸詞，就景敘情，穠秀在骨。不特「霜風」數語，不減唐賢。而「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亦復風華道上。移湖山之佳麗，被絃管以新聲。宜乎「殘月曉風」之句，「桐川暮雨」之辭，有井水處，傳唱殆遍也。願詞人數奇，爲世警發。人代冥滅，知音獨遠。仙掌路旁，伊誰憑弔？因歎柳之迤邐，乃與飛卿同也。然而不見耆卿之骨，又安能通

清真之神。長調鋪敘宛委之旨，拾柳執開其先耶？同時作者：有紅杏尙書。其謝池春慢歸朝懽曲，出言雋永，居然名貴。半山老人經國餘力，致意詞章。如桂枝香一什，懷古抒懷，蒼涼沈鬱。舜欽以木天清逸之才，出遊姑蘇。水調歌頭之作，瀟灑可誦。而玉汝之芳艸，上蒙天眷。敏肅之喜遷鶯，竟得榮遷。雨中花好，才翁邀青睞於主司。「玉宇高寒」東坡獲愛君之宸寵。詞雖小道，乃繫升沈。以視「波翻太液」，坳坎終身者，何亦有幸不幸也！長公胸襟豪曠，運筆凌放。所謂「銅琶鐵板，高唱大江東去」，爲詞家之變體，開稼軒之先河。讚之者以爲絕去古人畦町，足可皂隸花間。毀之者謂雖極天下之工，終非詞人本色。要其一洗綺羅脂粉之飾，而發天風海濤之音。自非天才，奚能仰企。其慢詞如水調歌頭念奴嬌，水龍吟，賀新涼。既磊落以使才，復韶秀而多趣。余尤愛其醉翁操之音節高古，殊不似食人間烟火者之言。神理特超，獨開生面。和陶哨遍，取材靖節，繼軌前烈。持比戚氏演繹山經者，自覺差勝。平情論之，東坡正似天馬行空，原難羈勒。獨到之處，自足千秋。效之而流入粗獷，則末流之弊也。蓋詞至柳始變，至蘇乃再變，而境界愈寬矣。通叟之慶清朝慢，弁州評爲「石尉香塵，漢皇掌上」。質夫之詠柳花，足與齊驅，曾無愧色。至淮海崛起，空靈穠麗，天然秀出。「天抹微雲」之什，「飛花弄影」之篇，不特俯視黃九；亦且上嗣後主。惜乎一謫南荒，遽喪靈寶耳！並世有慶湖遺老，雅號能軍。山谷道人，偏師自立。其瑞鶴天驤，括醉翁亭記，與東坡同一取材，而微不逮。念奴嬌亦似長公。此外蘇門諸子，張晁不以詞稱，而文潛之風流子，「芳艸有情，夕陽無語」，南浦之「流鶯細語，碧雲欲暮」，芊絲婉轉，實出山谷次膺之上，不僅以秋蕊香見重當世已也。晁氏閑情集如黃河清慢，並蒂芙蓉，俱有雍容之度，得對颺之體。頗似耆卿之醉蓬萊也。鴨頭綠二首，均以清綺擅場。后山苦吟，刻意自烹。小令時有腴潤。慢詞無足稱美。真西山絕愛無咎之摸魚兒，今讀之，平淡而已。惟泗州中秋洞仙歌，「青烟羃處，碧海飛金鏡，玉做人間，素秋千頃」，胸中正可吞雲夢也。絕筆乎是，遂成逸響。李氏姑溪集，第以小令見長。東堂慢詞，亦無特妙。惜分飛以東坡見賞，故爾知名。元澤詞不多作，倦尋芳之「翠徑鶯來，海棠着雨」，「楚楚有致。程垓爲東坡中表，而虛舟集中，乃能卓然自立。南浦一首，淒婉緜密。他作未能稱是。丹陽竹坡，初寮，壽域諸家，慢詞都未能自樹一幟，略而不論。美成提舉大晟樂府，妙通音律，製調尤多。所作如紅石之山，片片良玉。渾厚和雅，各體具備。北宋二百年來，未有深大如周

者也。詞學至此，歷經三變。若以集大成而論，則美成猶詩家之老杜也。其長調言近旨遠，善於鋪序，筆如轉丸，思如剝繭。如瑞龍吟、掃花遊之抽思綿邈，花犯（咏梅）、水龍吟（咏梨花）、玉燭新（咏早梅）、蘭陵王（咏柳）之體物瀏亮，尤爲極則。西河之懷古，六醜之惜花，及寒食上元諸作，皆戛戛獨造，湊泊自然。至如氏州第一，拜星月慢，綺寮怨，尉遲杯，霜葉飛，浪淘沙慢之哀感淒豔，蘭陵王、瑞鶴仙、芳草渡、法曲獻仙音、塞垣春、遠佛閣、渡江雲、憶舊遊、瑣窗寒諸詞，莫匪沈鬱雄渾，儀態萬方。夔乎尙矣！後之作者，得其一偏，已足名世。蓋自溫李（二主）以至周柳，由東坡以出，辛劉源流所在，如二華並峙，崑極天。兩宋詞人，鮮能出此疇範矣。徽宗不善治國，而耽玄虛。燕山亭之悽惋，令人不忍卒讀。月明故國之思，風雪龍堆之恨，取殿北宋，猶後主之殿李唐也。若夫三朝詞綜，序辨詩餘之失，清詞綜序，申正統之論，則泛論詞學，不限慢詞，成文具在，茲不贅云。

中國修辭學書目

薄成名

修辭學希臘語爲 *kyō*，英語爲 *rhetoric*，乃由流水之義而推想至辯術，在上古多施諸爭訟之辯護。中國稱巧言利口者，亦曰『如流』，曰『寫水』，而辭字訓『理辜』。朱駿聲謂『分爭辨訟謂之辭』。中西已不謀而合。中世紀而降，以論理（*logic*）文法（*grammar*）合成修辭，但仍偏重語言，不爲文章之專書。自文藝復興而後，迄於最近一二世紀，名人輩出，如 *Bacon*, *Campbell*, *Whately*, *Bain*, *Hill* 等，皆有論著；而 *Campbell* 之修辭哲學（*Philosophy of Rhetoric*）尤能以修辭學之本領，置諸純粹文學方面，於是向之偏重口述論證法者，浸漸而成爲美術之詩歌文字。今之修辭書目，率以此爲準則，外此者皆所不取也。

文辭所以抒情載事，固以明白通達爲主；然有時明白通達，而辭不粹美，見者索然無味，聞者鬱而不暢，非惟不足以動人，並所抒之情，所載之事，亦剝然而無有矣。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莊子謂『辨雕萬物』。韓非謂『鑿采辯說』。文辭之有待於修飾，自古而然，蓋非此不足以增進其效律也。

中國之藝文著錄，自劉班而下，代有其人，而均不立修辭一門。大抵中國之修辭書，每與總集詩文評相混；然墳籍繁富，常爲他邦所

不及，苟能理而董之，別其同異，則附庸未始不可蔚爲大國，猶之取諸宮中而有之，不難探籥而數也。

凡一修辭書，必須有系統之組織，而吾國古書，率多凌亂雜碎，不可統紀，若以嚴格之眼光視之，當然不能成立；然其精覈透闢之處，亦往往散見編中，若披砂揀金，固未嘗不可以獲寶也。今總歷代著錄，取其有條理可循，近乎修辭體例者，萃爲是編。凡關於辨體，謀篇，練句，貞韻，審聲，詮藻之書，雖零章斷什，悉爲羅載。至於考鏡源流，詮釋章句，或評彙一代之騷賦，或論列一人之詩文，——吾國所有詩文評之書，多數屬於此種——則竭力裁削，斟酌損益，分爲詩，騷，賦，詞，曲，駢文，散文，五類，類聚羣分，不相雜次。偶有一書而兼具二類者，意取章氏互著之法，不惜重複載之；有卷數在各書不相符合者，即附注於下，以便參稽。至於援引前人之言，若爲全文，則注明所出；全文太長，節錄其主要之語，或加以鎔裁，則畧而不注。校讎之事，古人所難，今勒成是編，稍加釐別，疎漏牴牾，在所不免，然取歷代著錄，及各種叢書文集，幾經翻檢，取舍從章，亦存微意，簡陋錯雜之誚，所不暇顧也。

(一) 詩類 (凡最要者，以○識之)

○詩品三卷 梁鍾嶸撰 此書專論五言詩，取漢魏以來百有三人，別其優劣，分爲三品。論詩不專主聲律，致傷真美。嘗謂文製本

須諷讀，不可塞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閩里已具。言多精妙，與文心雕龍並稱。歷代詩話本，漢魏叢書本。

○詩品一卷 唐司空圖撰 是書深解詩理，凡分二十四品：曰雄渾，曰冲淡，曰纖穠，曰沈著，曰高古，曰典雅，曰洗鍊，曰勁健，曰綺麗，

曰自然，曰含蓄，曰豪放，曰精神，曰縝密，曰疎野，曰清奇，曰委曲，曰實境，曰悲慨，曰形容，曰超詣，曰飄逸，曰曠達，曰流動，各以韻語十二句體貌之，諸體畢備，不主一格。歷代詩話本。

詩式一卷 (書錄解題作五卷，另有詩議一卷) 唐釋皎然撰 全書以十九字括詩之體。歷代詩話本。

文章元妙一卷 唐任藩撰 此書言作詩聲病對偶之類。

○滄浪詩話一卷 宋嚴羽撰 此書首詩辨，次詩體，次詩法，次詩評，次詩證，凡五門。淡生堂本，津逮本，歷代詩話本，邵武徐氏叢書本。

優古堂詩話一卷 宋吳玘撰 內有論詩家用字鍊句相承之由，亦可備詩家修辭之用。歷代詩話續編中。

○詩人玉屑二十卷 宋魏慶之撰 是書亦以格法分類，採摭既繁，英華斯寓。嘉靖六年重刊元本，格致本，近仿宋刻甚精。

木天禁語一卷 元范德機撰 其大綱以篇法，句法，字法，氣象，象數，音節，謂之六關；每關又係子目，各引唐人一詩以實之。其七律

詩一條，分爲十三格。歷代詩話本。

修辭鑑衡二卷 元王構編 上卷言詩，下卷言文，所採凡三十一條，固藝家指南也。指海本，文學津梁本。

詩學禁樹一卷 元范德機撰 全書分十五格，每格選唐詩一篇爲式，而逐句解釋。歷代詩話本。

李公詩苑類格三卷 宋李淑撰 是書述古賢作詩體格，總九十目。

○冰川詩式十卷 明梁橋撰 分定體，練句，貞韻，審聲，研幾，綜躋六門，對於詩之源流正變，多下置辨。

解頤新語八卷 明皇甫訪撰 說詩之語，凡分八門：曰敘論，曰述事，曰考證，曰詮藻，曰矜賞，曰遺誤，曰訊評，曰雜記。

雅論二十六卷 明費經虞撰 是書詳論歷代之詩，分源本，體調，格式，製作，合論，工力，時代，鍼砭，品衡，感事，題引，瑣語，音韻，十三門。

少陵詩格一卷 宋林越撰 內分接項格，交股格，開合格，雙蹄格，續後格，首尾互換格，首尾相同格等等……

后山詩話一卷 宋陳師道無已撰 論詩七十餘條。百川本，稗海本，歷代詩話本，津逮本。

○漁洋詩話三卷（昭代叢書作一卷，不與此同。） 清王士禎撰 是書分二百餘條，論詩主於神韻，原刊本。

律詩定體一卷 清王士禎撰 此書爲學詩之津梁，詳言五言七言，平起仄起之入韻不入韻。清時刊本，謬誤絕多，惟新城王氏家

塾抄本，其詩旁平仄之記號，皆校正無訛，與俗本異。清詩話本。

○然燈記聞一卷 清王士正撰 論詩之用韻，有陰陽，陽起者陰接，陰起者陽接，不可純陰純陽，令字句不亮。此外對於章法，句法，字法，亦多有創見。何氏鈔本，清詩話本。

○師友傳錄師友傳續錄各一卷 清王士正撰 全書皆阮亭與張篤慶張寶居劉大勳問答之詞，對於詩之平仄抑揚，起承轉合，言多可採。清詩話本。

○聲調譜一卷 清趙執信撰 書言正格變格，單拗雙拗，五言重第二字，七言重第五字，言極精當，亦藝家之良本也。貸園本，藝海本。

詩法源流三卷 不著撰人姓名 此書標立結上生下格，拗句格，牙鎖格等……凡三十三格，前人或譏其繁碎，然頗合修辭書之體例。

峴傭說詩一卷 不著作者姓名 言學詩須從五律起，進之可爲五古，充之可爲七律，截之爲五絕，充而截之，可爲七絕。中間對於五絕七絕之作法，論列尤詳，沈至之語，樸實之理，足爲修辭之津要。

續詩品一卷 清袁枚著 內分崇意，精思，博習，相題，選材，用筆，理氣，布格，擇韻，尙識，振采，結響，取徑，知難，葆真，安雅，空行，固存，辨微，澄滓，齋心，矜嚴，藏拙，神悟，卽景，勇改，著我，戒偏，割忍，求友，拔萃，滅迹，共三十二品，可補表聖所未及。

○說詩碎語二卷 清沈德潛撰 是書從各家之詩中，求其作法，對於體裁，章法，起結，倫序，韻腳，平仄，無不搜羅該備。尤能仰溯風雅，使人得聞正言，研揣聲音，穩順體勢，不廢議論，不棄藻繪，洵藝林之珍品也。清詩話本。

而菴詩話一卷 清徐增撰 論作詩之道有三：曰寄趣，曰體裁，曰脫化，今人而欲詣古人之域，舍此莫由。此外言作詩之法，亦多精切。

○詩學纂聞一卷 清汪師韓著 全書詳論四美，四失，綺麗，詩集，雜擬雜詩之別，樂府四韻長歌，柏梁體，四文集句，詩韻，頗可無韻，

古賦用韻法通韻，長篇轉韻，七言轉韻，律待通韻……對舉字，平仄互用字，皆有獨到處。清詩話本。

一瓢詩話一卷

清薛雪著

論作詩不去纖響，惟務雕績，僅同百衲琴，駢湊雖工，膠滯清音，究非上品。又謂人知作詩避俗句，去俗

字，不知去俗意，尤爲要緊。以外對於鍊句對仗，皆言之綦詳，有補於修辭者多矣。

秋星閣詩話

清李艾山撰

此書首言八字訣，而勸虛心，審趨向，指陋習，勉讀書，並精確可取。清詩話本。

貞一齋詩說一卷

清李重華撰

論詩有三要，曰發竅於音，徵色於象，運神於意。又謂詩有五長，曰以神運者一，以氣運者二，以巧

運者三，以詞運者四，以事運者五。後半分詩談，雜錄，共數十條，尤擅其勝。清詩話本。

(二) 騷賦類

楚範六卷

明張之象撰

是編取楚詞之文，分標格目，以爲擬作之法。分十二編：曰辨體，曰解題，曰發端，曰造句，曰麗詞，曰叶韻，曰

用韻，曰更韻，曰連文，曰疊字，曰助語，曰餘音，限爲定法，如詞曲家之有工尺也。

賦門魚鱗十五卷

馬僞撰

陳振孫曰：集唐蔣防而下，至本朝宋祈諸家律賦格訣。

賦訣一卷

范傳正撰

載國史經籍志

賦樞三卷

張仲素著

載國史經籍志

賦門一卷

浩虛舟撰

載唐書藝文志

元賦青雲梯三卷

不著作者名氏

載元史藝文志

○賦話

李調元

函海本

○藝概六卷

劉熙載撰

全書分文概，詩概，賦概，詞曲概，書概，經義概等。論賦謂兼敘列二法，列者一左一右，橫義也，敘者一先一

後，豎義也。賦之妙用，莫過於設字訣，看古作家無中生有處可見。沈至之語，精透之論，頗得修辭之體要。古相書屋本。

(三) 詞曲類

○詞源二卷 宋張炎撰 炎有山中白雲詞著錄，是編依元人舊抄影寫，上卷詳論音律及宮調管色諸事，間系以圖，與白石九歌琴曲所記畧同。下卷論製曲，句法，字面，虛字，清空，意趣，用事等十四篇。自明人陳繼儒改竄入續秘笈，而襲用沈德符樂府指迷之名，遂失其真，微此幾無以辨其非也。江都秦氏刊，守山閣刊，粵雅堂刊。

浩然齋雅談三卷 宋周密撰 是書末卷言填詞之法，各以類從，裒然成帙。

○南詞敘錄十四頁 明徐文長撰 多論南北曲之短長，言填詞作曲之法，主於淺近，不喜用事。並謂凡唱最忌鄉音；又謂曲有本平韻者，亦可作入韻。末對於生旦外貼丑淨末，皆有解釋。曲苑本。

曲律 魏良輔著 共分十七條，詳言作曲之格律。曲苑本。

○顧曲雜言 沈德符著 雜論用韻，套數，南曲，北詞，皆有精切處。秀水金淳，刊於硯雲甲乙編，學海堂刊大字本。

○西林曲話二卷 李調元撰 博徵前人論曲之言，而加以按語。嘗謂曲始於元，大略貴當行，不貴藻麗，作曲自有一番材料，其修飾詞章，填塞故實，了無干涉也。故荆劉拜殺為四大家，而長才如琵琶，猶不得與，以琵琶漸開琢句修辭之端也。

藝概六卷 清劉熙載撰 此書論詞，以鍊章法為隱，鍊字句為秀，秀而不隱，是猶百琲明珠，而無一線穿也。以外對於襯跌，詞眼，用韻，平仄，用事，點染，風骨，莫不言之有理。古相書屋本。

○曲話五卷 清梁廷枏撰 是書取元明以來，院本雜劇傳奇數百家，悉為討論，不僅僅求合於律，終以文為本。曲苑本。

○詞苑叢談十二卷 清徐鉉撰 分體製，音韻，品藻，紀事，辨正，諧謔，外編，七類。排印本。

○詞品一卷 郭麐頰伽著 此編分幽秀，高超，雄放，委曲，清脆，神韻，感慨，奇麗，含蓄，逋峭，穠豔，名雋，十二類。

介存齋論詞 周濟撰 此編對於學詞之法，如片段，離合，色澤，音節，言之頗盡其微。

○人間詞話 王國維著 論詞以境界爲主，故有造境，有寫境，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其餘論各家詞亦品隲得當，足資參證。

(四) 駢文類

○文心雕龍十卷 梁劉勰撰 共五十篇，有情采，鎔裁，聲律，麗辭，夸飾，練字，指瑕，物色……等篇，鏤心鉅骨，曲盡其微，誠修辭學上之秘寶也。錢功甫云：『至正乙未，刊於嘉禾，宏治甲子，刊於吳門，嘉靖庚子，刊於新安，辛卯又刊於建安，癸卯又刊新安，萬曆己酉，刊於南昌，至隱季一編均缺，余從阮華山宋本補足。』漢魏叢書中，通行有石印本。

○四六話二卷 宋王銍撰 是書論宋人表啓之文，詞雖駢偶，而意取渾成，前人多譏其較勝負於一聯一字之間；然惟較勝負於一聯一字之間，斯能爲修辭之津逮焉。學津本。

四六談塵一卷 (國史經籍志作二卷，文獻通考書錄解題四庫書目均作一卷，今從之) 謝伋撰 此書論四六，多以命意遣辭分工拙，多施於制誥表奏文檄，以便宣讀。謂四六之工，在於翦裁，若全句對全句，何以見工？百川本，學津本，學海本。

○容齋四六叢談一卷 宋洪邁撰 於容齋五事中掇其論四六之言別爲一卷，較四六話四六談塵特爲精核。

四六餘話一卷 (經籍志作二卷，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均作一卷) 楊因撰 視四六話及四六談塵爲汎雜。

○文筌八卷附小譜二卷 元陳繹曾撰 此書論詩文之法式，體製，格律，舉結尾九法，起端八法，敘事十一法，議論七法，用事十四法，養氣八法，諸端，爲修辭之草輿，此書已流傳日本。

○四六叢話 孫梅撰 原刻本

(五) 散文類

○文心雕龍十卷 梁劉勰撰 已見前駢文類

○文則二卷 宋陳騭撰 是書分曲折，對偶，例言，病辭，疑辭，諸目。又列舉喻法，如直喻，隱喻，類喻，詰喻，對喻，博喻，簡喻，詳喻，引喻，虛

喻，凡十日，爲修辭書中之極有價值者。私經樓重刊宋本頗精，又見有舊本小字者，餘苑本。

修辭鑑衡二卷 元王構撰 見前詩類。

大學黼藻文章百段錦一卷 宋方頤孫撰 取唐宋名文，標其作法，分十七格，每格綴文數段，每段綴評其下。

文章一貫 明高琦撰 言文有六法，如立意，氣象，篇法，句法，字法，等，有八格，如褒美，攻擊，評品，抑揚，追想，回護，推明，考詳，各種。

文通三十一卷 明朱荃宰撰 取古今文章流別，及詩文格律，一一爲之條析，蓋欲仿文心雕龍而作。

文脈三卷 明王文祿撰 第一卷總論，第二卷雜論，第三卷新論，品藻古今，別出新解。

修文要訣一卷 蜀馮鑑撰 雜論爲文體式，評其誤謬，以訓初學云。

古文辭通誼 王葆心撰 長沙排印本。

文學研究法 姚永樸撰 商務書館排印本。

王充學說的梗概和治學方法

一 總論

按王充所著書籍，有譏俗之書，有政務之書，有論衡之書，有養性之書。（見自紀篇）但是現今止存論衡，似乎我們很難考究他學說的全體；不過據我看來，這並無妨。第一，也許今本的論衡是把原著的譏俗之書，政務之書，論衡之書，養性之書混雜起來了。關於這點，我有兩個證據：

一、就今本論衡的內容說來，有些是關於譏俗的，有些是關於政務的，有些是關於養性的。吾師陳澧先生曾經說：「論衡中變虛異虛，感虛禍虛，福虛龍虛，雷虛道虛，及論死紀天訂鬼，調時譏日卜筮辨崇難歲詰術解除等篇，可作譏俗書讀，非韓答佞程材量知謝短效力別通超奇狀留及宣漢恢國等篇，可作政務書讀，率性本性二篇，可作養性書讀。」這是第一個證據。

二、就今本論衡的篇數說來，名爲八十五篇。但是他在佚文篇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他一不說論衡篇將近百，二不說論衡篇以數十，卻說論衡篇以十數。可見原本論衡的篇數，決沒有今本論衡篇數多。而所多的篇數又恰有如上段所述的內容，這是第二個證據。

像這樣，假定今本的論衡是混合原著的四種書而成，我們自然可以考究他學說的全體。第二就令讓一步說，我的假定錯了，他原著的譏俗之書，政務之書，養性之書，確是都已遺失，所僅存者就是今本的論衡。但是我們知道他著有譏俗之書，政務之書，養性之書，由於根據今本的論衡，且這書中有他的自紀，足見這書是他晚年的作品。他在自紀篇更明白地說：

充既疾俗，作譏俗之書；又閔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之書；又傷僞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爲論衡之書。

這可見他作論衡之書，必在作譏俗之書和政務之書以後。可是他在自紀篇說：「充書文重。」那末，他在論衡之書所重者，當然是譏俗之書和政務之書。而且這書既然說到了養性之書，也未見得不與養性之書相重。再就實際觀察起來，便有如上面吾師陳澧先生所說。就算再讓一步說，論衡之書中縱有和養性之書相重的也很少，因爲養性之書作得稍遲。但是據他在自紀篇說：

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絕，志窮無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踰邁，儔倫彌索，鮮所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

足見養性之書，並不是他重要的學說。因此就今本的論衡說來，我們雖不能考究他學說的全體，至少也可考究他學說的重要部分。現今日就今本的論衡來考究。這書綜有八十五篇，因失了招致一篇，僅存八十四篇。其中佚文對作自紀三篇，大概是說著書的本意和體裁。宣漢恢國驗符須頌四篇，據他原書看來，完全是爲免罪起見。就是齊世篇，也有幾分爲免罪的意思。（見對作篇末尾。）故今本的論衡實際可以供研究的，就連齊世篇計算，也止有七十七篇。如今且分

(甲)王充學說的梗概

(乙)王充治學的方法

兩大綱論之如次：

二 王充學說的梗概

我以為王充的學說，就他的立腳點說，是兼有內外二面。在內則基於自我的思考，在外則求着事物的實證。例如他在知實篇中，用十六條證明聖人不能先知，足見他不單憑着思考，還須求實證。又如他說：

可知之事者，思慮所能見也；不可知之事，不學不問，不能知也。（見實知）

可知之事，思之輒決；不可知之事，待問乃解。（見實知）

凡論事，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說，衆不見信。（見實知）

這也可見他是把思考和實證並重。像這樣：可實證的思考，和有思考的實證。究其本，我們可以稱他的認識為合於邏輯，推其末，我們可以說他的方法為合於科學。他的立腳點有這樣的穩固，這實在使我們格外驚服。可惜他那時代科學沒有發達，他個人的思考力畢竟有限，他的思想也就止於此，因而他對於他所不知道的，遂流而為不可知論。例如他說：

天下事有不可知，猶結有不可解也。見說善解結，結無有不可解，見說不能解也。非見說不能解也，結有不可解及，其解之用不能也。聖人知事，事無不可知。事有不可知，聖人不能知。非聖人不能知，事有不可知及其知之用不能也。故夫難知之事，學問所能及也；不可知之事，問之學之不能曉也。（見實知）

便是明證。他因為不能超越這種困難，所以他的宇宙觀是自然說，他的人生觀是定命論。關於他學說這樣的變遷，其最顯著的痕迹，可以供吾人探索的，在於他著齊世一篇，而不知有進化的學說。

至於他的宇宙觀爲自然說，便可由他所著治期及自然二篇知道。他在治期篇說：

世謂古人君賢，則道德施行，施行則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則道德頓廢，頓廢則功敗治亂。古今論者莫不皆然。何則？見堯舜聖賢致太平，桀紂無道致亂得誅。如實論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

世治非賢聖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國當衰亂，賢聖不能盛；時當治，惡人不能亂。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國之安危，在數不在教。他又在自然篇裏說：

夫天之不故生五穀絲麻以衣食人，由其有災變，不欲以譴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氣自變而人畏懼之。

春觀萬物之生，秋觀其成，天地爲之乎？物自然也。如謂天地爲之，爲之宜用手。天地安得萬萬千千手，並爲萬萬千千物乎？便可見他極端的自然論。

他對於人生觀主張定命論，在他書中如命祿命義氣壽三篇是最顯明的，用不着詳細舉例以佔篇幅。但這說實際是他的短處。因此像幸偶無形、吉驗偶會、奇怪五篇可說是用虛妄闢虛妄，沒有什麼價值可說。至於骨相初稟兩篇更不免苟造虛妄哩。可是他雖然主定命論，他仍舊不廢人事，這或許畢竟因爲他是一位根據邏輯的認識應用科學方法的學者。現今引幾不廢人事的說如左。

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爲善。（見率性）

今夫性惡之人，使與性善者同類乎？可率勉之令其爲善。使之異類乎？亦可令與道人之所鑄玉，隨侯之所作珠，人之所摩刀劍鉤月焉，教導以學，漸漬以德，亦將日有仁義之操。（同上）

凡含血氣者，教之所以異化也。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楚越之人，處莊嶽之間，經歷歲月，變爲舒緩，風俗移也。（同上）

王法不廢學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衆見禮義之教。學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同上）

情性者人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極，禮爲之防，樂爲之節。性有卑謙辭讓，故制禮適其宜；情有好惡喜怒哀樂，故作樂以通其敬。禮所以制，樂所爲作者，情與性也。（見本性）

這是指關於品性不廢人事。至於關於才學不廢人事的例證，原書有程材量知謝短效力別通超奇六篇可以覆按。

可是他特殊的見解，還是在他根據於他的立腳點力闢虛妄。據我把他所闢的虛妄綜括起來，約有左列的五類：

第一是闢天象的虛妄——變虛感虛雷虛談天說日寒溫謹告變動明雩順鼓是應感類十二篇屬這一類。

第二是闢物象的虛妄——異虛龍虛亂龍遭虎商蟲講瑞指瑞言毒八篇屬這一類。

第三是闢人事的虛妄——福虛禍虛道虛論死死僞紀妖訂鬼薄葬四諱調時譏日卜筮辨祟難歲詰術解除祀義祭意十八

篇屬這一類。其中薄葬一篇更有積極的主張。

第四是闢書傳的虛妄——書虛語增儒增藝增正說物勢六篇屬這一類。另外書解案書問孔非韓刺孟五篇便兼有積極的主張。

第五是闢批評的虛妄——逢遇累害狀留定賢四篇屬這一類。別的篇數也間或說及。

他闢虛妄精密到這樣，實在使我們驚服。此外尚有答佞一篇，可以見他的行操。因和他的學說沒有大的關係，故篇中沒有引及。

三 王充治學的方法

考王充著書時期，大約在東漢章帝初年。那時的儒者對於古聖賢已不敢非難，可是他卻敢大膽的說：

凡學問之法，不爲無才，難於距師，核道實義，證定是非也；問難之道，非必對聖人及生時也……苟有不曉解之間，造難孔子，何傷於義？誠有傳聖業之知，伐孔子之說，何逆於理？謂問孔子之言，難其不解之文，世間弘才大知，生能答問解難之人，必將賢吾世間難問之言是非。（見問孔）

五經皆多失實之說。(見正說)

知經誤者在諸子。諸子尺書，文明實是。(見書解)

并且他著了問孔非韓刺孟三篇。由是我們知道他治學的方法，大概是遇着自己認為不合理的地方，便求旁證；找旁證不到手，便用問難。至於他自己見得透的地方，便直用排斥或攻擊。所以他自己常明白的說是關虛妄。但既如此，那我們便應轉我們的眼光考究他的辨論法究竟合不合邏輯。於今且舉道虛篇中一段，并用邏輯考證如左。

儒書言齊王……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文摯，道人也，入水不濡，入火不焦；故在鼎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此虛言也。夫文摯而烹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爲一覆之故，絕氣而死，非得道之驗也。

這是先立一個案，隨即下一個斷，再看他下面的論證是：

諸生息之物，氣絕則死，死之物烹之輒爛。(大前提)

致生息之物密器之中，覆蓋其上，漆塗其隙，中外氣隔，息不得洩，有頃死也。如置湯鑊之中，亦輒爛矣。(結論)
何則，體同氣均，稟性於天，其一類也。(小前提)

以上三條，是一個變式的三段論法。但是在他這裏，又合攏來做一個大前提。這式的小前提和結論是：

文摯不息乎？與金石同，入湯不爛是也。今文摯息乎？(小前提)

烹之不死，非也。(結論)

以上是一個複式的三段論法。他底下接着說：

今文摯言，言則以聲，聲以呼吸。呼吸之動，因血氣之發，血氣之發，附於骨肉。(這是小前提)

骨肉之物，烹之輒死。（這是大前提）

今言烹之不死，一虛也。（這是結論）

這又是一個變式三段論法，也可說是一個連環體的複式三段論法，不過中間省去許多文字了。他接着辯道：

既能烹煮不死，此真人也，與金石同。（這是小前提）

金石雖覆蓋，與不覆蓋者無以異也。（這是大前提）

今言文摯覆之則死，二虛也。（這是結論）

這又是一個變式的三段論法。他又說：

置人寒水之中，無湯火之熱，鼻中口內不通於外，斯須之頃，氣絕而死矣。（這是大前提）

寒水沈人尚不得生，况在沸湯之中有猛火之熱乎？（這是小前提）

言其入湯不死，三虛也。（這是結論）

這是一個正式的三段論法。他又說：

人沒水中，口不見於外，言音不揚。（這是大前提）

烹文摯之時，身必沒於鼎中，沒則口不見。（這是小前提）

口不見則言不揚，文摯之言四虛也。（這是結論）

這又是一個正式的三段論法。最後他又說：

烹輒死之人，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癡愚之人尚知怪之。使齊王無知，太子羣臣宜見其奇，奇怪文摯，則請出尊寵敬事，從之問道。

（這是大前提）

今言三日三夜無臣子請出之言。(這是小前提)

(此處有省文)五虛也。(這是結論)

這又是一個正式的三段論法。經了這五層的論證，他纔歸納起來說：

此或時聞文擊實烹，烹而輒死。世見文擊爲道人也，則爲虛生不死之語矣。

以上不過是舉一段爲例。其實全書中合邏輯的原理和方式的地方很多，尤以問孔非韓刺孟三篇爲最適合於邏輯，并且他思惟的方法也最周到。例如他對於論語『子欲居九夷』一段，他問道：

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起道不行於中國，故欲之九夷。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不能行於易，能行於難乎？且孔子云以君子居之者何謂陋耶？謂修君子之道自容乎？謂以君子之道教之也？如修君子之道苟自容，中國亦可，何必之夷狄？如以君子之道教之，夷狄安可教乎？禹入鞮國，鞮入衣出，衣服之制，不適於夷狄也。禹不能教鞮國衣服，孔子何能使九夷爲君子？或孔子實不欲往，患道不行，動發此言，或人難之，孔子知其陋，然而猶曰何陋之有，欲遂已然，距或人之諫也，實不欲往。志動發言，是僞言也。君子於言無所苟矣，如知其陋，苟欲自遂，此子路對孔子以子羔也……

像這樣一步一步的攻進去，一直攻到盡頭，這可說是一種最好的問詰法。又如他反駁孟子詰彭更道：

引毀瓦畫墁，非所以詰彭更也。何則，諸志欲求食者，毀瓦畫墁者不在其中。不在其中，則難以詰人矣。夫人無故毀瓦畫墁，此不癡狂，則遊戲也。癡狂人之志不求食，遊戲之人亦不求食。求食者皆多人所不得利之事，以作此鬻賣於市，得賈以歸，乃得食焉。今毀瓦畫墁，無利於人，何志之有？有知之人，知其無利，固不爲也。無知之人與癡狂比，固無其志。夫毀瓦畫墁，猶比童子擊壤於塗，何以異哉？擊壤於塗者，其志亦欲求食乎？此尙童子未有志也。巨人博戲，亦畫墁之類也。博戲之人，其志復求食乎？博戲者尙

有相奪錢財，錢財衆多，已亦得食，或時有志。夫投石超距，亦畫墁之類也。投石超距之人，其志有求食者乎？然則孟子之詰彭更也，未爲盡之也。

這種辨駁法，便不獨以邏輯的方式佔長，並且曲盡思想的方式。總括上面所述的，我們知道他治學的方法，有積極的研究，和消極的辨論。就他積極的研究說，可說是近於試驗的邏輯；就他消極的辨論說，更符合於形式的邏輯。在此我們最應注意的是：他在前法，知求同時諸家的旁證；他在後法，能曲盡思想的方式。所以他的結果，能立并能破。

四 結論

如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王充學說的梗概和他治學的方法了。關於他的學說，假使從他的立腳點出發，並得科學上良好的援助；那末，他學說的價值當然還要高些，決不至流而爲自然說與定命論。但是那時的人都懷着今不如古的觀念，他卻能倡齊世之說；而且科學毫未發達，他卻能力闢虛妄。他的見解，就當時說來，已可算是超絕羣倫了。至關於他的治學，他的方法，我們已經知道是很有價值。而且他所著問孔非韓刺孟書解案書虛語增儒增藝增正說十篇，很可以供我們讀古書的參考，比較讀通常的註解好得多，據我個人就時代的眼光看來，這十篇可說是論衡全部中的精華；正因爲這十篇不獨以內容佔優勝，而且兼有方法的長處。像這樣我們可以得一個很簡單的結論，就是：

充的立腳點本很穩固，止因沒有科學上良好的援助，其結果，他的學說，不如他的方法爲可貴。而在今本的論衡中，很可以供研究的，便是問孔非韓刺孟書解案書虛語增儒增藝增正說十篇。

止是我關於充的學說，原沒有經過深切的研究；而坊間出版的書討論充的學說的，又僅見謝无量的王充哲學。那書對於鈞通論衡全部的內容，固自有他的相當的價值。可惜是一種學生叢書，作者並沒有下深切的研究；而關於充治學的方法，更沒有一語說及。我偶然逢着高興，寫了這許多字，內容的當否，是所望於閱者的指導了。

十三年，五月，十日。

莊子哲學之研究（續二卷一期）

周世釗

七 莊子的政治學說

莊子時代的政治狀況，已如前述。其時社會十分紛亂，人民十分痛苦，莊子目擊心傷，追求其致病之源，知道政治之不良，實有根本改造之必要。因之建立他的政治學說。他的政治論的動機，大概如此。故說：

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人，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得不僞？夫力不足則僞，智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政府之設，本以爲民，當時的政府別點好處沒有，專與老百姓爲難，這種政府，有不如無。莊子看了那種情形，十分憤慨，故把擾亂社會的責任，完全歸到當時的政府身上！

由這種時勢影響所產生的莊子政治學說，就是無爲主義，或無治主義。莊子以爲天下本無事，所以有事，只是庸人自擾。故政治的第一義是不造事以擾民，不以個人的私意去妨害人民的性命之情。這就是他所謂無爲。在宥篇說：

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則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

無爲的意義也可以說是順物之自然。故應帝王篇說：

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也可以說是放任而不加羈束。故在宥篇說：

聞在宥天下，不聞在治天下也。

必合這三點，然後是莊子無爲主義的意義。

莊子主張主義的理由怎樣？我們可以從他的書中看出：

(一) 人類的自然狀態是至美至善的，人工是破壞美善的。自然的。莊子以馬和植木來說明這個意思。馬蹄篇說：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儀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馱，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概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伯樂雖善治馬，反破壞了馬的自然；陶匠雖善治埴木，反破壞了埴木的自然。人類社會亦復如此。故「三王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因為「治之，」便把社會的自然狀態破壞了。應帝王篇設喻以明此意說：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渾沌不需乎鑿竅，自然可以生存；社會不需乎有爲，自然可以無事。那些目營四海，一日二日萬機的政治家，其愚惑與鑿渾沌之竅相等！

(二) 凡物皆有求生存的本能，自然能適應環境，以滿足他的需要，保全他的生命，並不要假借外力。故說：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麋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薰鑿之患。

人類也是一樣。縱無政府，也有其自然的相生相長的方法，故外力是無用的。好的政府，就是無爲的政府，這種政府，正是天高皇帝遠，和人民沒有多大的關係，然而卻依舊有其作用。莊子在在宥篇說出這種作用來：

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政府的功用，就在使人民不淫其性不遷其德，而其方法就是無爲，這種無爲便勝於有爲萬萬了。老子說：「無爲而無不爲，」也是這個意思。

但是在莊子的眼光中看來，古往今來的許多政治家多半都犯了有爲的病。他們恃其聰明才力，好大喜功，做些改制易俗制禮作樂的工夫，自以爲是經綸天地，化育萬物了不得的大事業，卻不知不但沒有好處，反惹出許多亂子來。他在在宥篇痛論這種有爲政治的害處：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於是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智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智，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斲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撓人心。

又說：

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害及止蟲，意治人之過也。

治人之弊，必至撓人心，逆物情，大亂之源就在此。而當時各家的政治主張，又不窮究大亂的根源，想出一個根本的解決辦法。而枝枝節節，主張什麼「先之勞之，富之教之，」主張什麼「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主張以仁義禮讓爲國。莊子以爲這些都是隔靴搔癢的議論。故說：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不知聖智之不爲桁楊桎梏也，仁義之不爲桎梏繫柙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故曰：絕聖棄智，而天下大治。

莊子以爲這些儒墨曾史之政治上的主張，都是火上添油的辦法，只有無爲的主張，才是釜底抽薪的辦法！

(三) 社會的狀況，因時代而變遷；時代變了，一切社會的組織，政治的組織，也跟着變遷。這是自然的轉運。在這自然轉運的大流中，

眇小的人力絲毫也用不着。這也是莊子主張無爲主義的一個理由。前面論莊子自然主義的根據時，已經說了。茲不復述。

莊子政治上的無爲主義，可以說完全建築於這三種理由之上。但兼受了老子的影響，是無可疑的。老子說：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莊子的思想與此完全一致。老子理想的國家是：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莊子理想的國家，正與此是一樣。馬蹄篇說：

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烏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

天地篇說：

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故莊子的理想的政治，完全是無治；理想的社會完全是原始的社會。這也是他返於自然的呼聲中之一聲。

莊子這種無爲主義，是不容易達到的。他也感覺了這一點。但他以爲在某種情形之下，這無治主義是可成爲事實的。第一是使人減少物質生活的欲望。物質生活的欲望之發達，爲社會上一切擾亂和罪惡的根源，是老子和莊子共有的思想。老子說：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又說：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常使民無知無欲。

莊子也主張絕欲，（見上論莊子人生哲學中）與老子相近。而推究欲望之生，以為由於外界的誘惑。因外界的誘惑而生欲望，欲望既多，爭亂隨起。故說：

榮辱立然後睹所病，貨財聚然後睹所爭。

欲使民寡欲，使民不爭，其方法是毀滅一切世間的文化，使之歸於樸鄙的原始狀態。故說：

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擗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

人民到了樸鄙不爭的地位，乃是渾渾噩噩，不勞統治者的干涉，自然能够逍遙安行，而蹈乎大方。無爲主義便可實現了。

第二是使人民無知。知識也是欲望發達的一個原因。知識愈多，欲望愈大。而且詐僞橫生，是非紛起，疑忌並作。國家縱用種種威脅利誘的方法，曠日持久，也不能收什麼功效。這是人事界最普遍最確實的現象。老子和莊子對此也看得很明白，故老子說：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莊子也說：

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

知識爲大亂之媒，故莊子有絕聖棄智盜賊乃止之言。因知識棄絕以後，然後可以同安於渾樸，莫之令而自正。故馬蹄篇說：

同乎無知，其德不離。

天運篇說：

惑故愚，愚故道。

因愚纔近於自然，故謂愚故道。人民都是這樣，自然用不着政府替他營爲。故愚民是實現無爲主義必須採用的手段。

八 莊子的名學

莊子時代的「顯學」，一是儒家，一是墨家。兩家的思想不同，因而互相爭辨；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入主出奴，紛拏不已。莊子以爲他們都爲偏見所蔽，不見真理之全，愈爭愈亂，愈辨愈紛。真理反爲他們的辨論所掩。故說：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齊物論）

在宥篇也說：

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喜怒相疑，愚智相欺，善否相譏，而天下衰矣。

儒墨之外，辨論最力者爲惠施。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雖知萬物畢同畢異，卻喜與人辨論，終身無窮。莊子也批評他，以爲惠施「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詭辯畸辭，徒爲真理之圍。所以痛駁之曰：

辯也者，有不見也。

當時如儒墨惠施之流的人還很不少，都各以自己的偏見爲是，互相爭辯，各不相下。莊子以爲這種偏見不去，永無發現真理的時候。這種偏見，使人囿於見聞，囿於習慣，不能有高瞻遠矚，俯視一切的胸襟。正如夏蟲井蛙一般。秋水篇說：

井蛙不可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拘墟篤時之結果，便產生「不該不偏之士」，儒墨之爭，惠施之辯，所以紛拏不已，皆由於此。故莊子名學的第一步，便是破壞這種偏見。他說：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若果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同乎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

甲自是而非乙，乙亦自是而非甲。甲乙俱自是，而不知果孰爲是；俱相非，而不知果孰爲非。假如能撇去私心，放開眼界，便可見所是未必皆是，所非的未必全非，有了這種自知之明，然後可以了解真理的能力。故北海若謂河伯：「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以語大理矣。」蘇格拉底謂人必自覺一無所知，必須認定自己個人的意見不是真理，乃爲智慧的初步。與此正是一樣的說法。

上面略略敘述了莊子名學的消極方面。莊子名學的第二步，就是他名學建設的方面。莊子和老子一樣，相信世間一切美醜善惡的分別，都是對待的。老子說：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有名之所以立，由於有「無」，難名之所以成，由於有「易」，推之長短，高下，前後，美醜，善惡，是非，都是相對的。世間沒有可以說是絕對的東西。有長就有短，有短也就有長；有長的就有更長的，有短的也就有更短的。假使把對待的一面去了，其他一面也不能存在。世間無善人，則亦無所謂惡人；無黑暗，則亦無所謂光明；無昏亂的國家，則亦無忠臣；無不和的六親，則亦無孝子。這種思想，是莊子名學的根本原理。故他說：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

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因爲「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從一方面說，是彼是相成。彼是既相成，故彼是都不可無。從又一方面說，彼是都是相待的。彼是既相待而後有，故彼是都不足據。秋水篇論此頗詳：

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

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

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

因此，從空間上說，宇宙無普遍一致的真理；從時間上說，宇宙無永久不變的真理。所謂真理，不過是此時此地的真理而已。莊子的信仰如此，故對於世間一切是非之辨，儒墨之爭，以爲有一個總解決的方法。這方法是什麼？聽他道來：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齊物論）

郭象註此，謂「欲明無是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非非則無非，非是則無是。」是非兩忘，應物無迹，還有什麼無謂的爭辯呢？這是莊子的「道樞」。他以為執了這個道樞，便可以應無窮。故他說：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莊子這種學說，本含有一個真理。但未免過於懷疑，至於自己不能相信自己的思想。他說：「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這樣，世間事物的是非，還有我們措思發言的餘地麼？不如因任自然，達觀一切，閉着眼目不看，靜着心兒不想，鉗着口兒不說，做一個形若槁木，心若死灰的廢人。這樣世界也就可以不要了，就是莊子的齊物論也更可以不作！這種極端的懷疑主義，必定要生出這種自相矛盾的結果來。然而莊子卻還在津津的宣傳他這種學說道：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槌與楹，厲與西施，談詭譎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

這種「不譴是非」的議論，流弊是極多的，這也是莊子名學上最大的缺點。

九 結論

莊子生當社會混亂，思想龐雜的戰國末年，一方面受了環境的刺戟，一方面又承受了老子「無爲自化，清靜自正」的思想，因根據其觀察自然的生物的歷史的現象的結果，而建設他的自然主義。以之應用於人生，則爲出世主義；以之應用於政治，則爲無爲主義；以之應用於名學，則爲「不譴是非」主義。於當時儒墨楊乘諸家之外，獨張異幟。其學體大思精，可稱大家！

莊子最大的貢獻約有四點：第一，攻擊沿襲的思想，把人類社會上虛偽的黑暗的方面盡情揭破，使人從睡眠的狀態中驚醒，感覺現世生活的不安和創造新生命的需要。第二，以生物進化和歷史進化的眼光，觀察人世事物，因之對於世間的風俗習慣信仰等，均抱懷疑和批評的態度，因之一成不變的真理的概念也打破了。第三，因其高唱反於自然之故，故攻擊人爲的文化，輕視物質的生活，立一個精神世間爲他的目標，以提人類之價值。第四，就是生物進化論的倡導。

但莊子思想的流弊也很多。第一，他否認人類控制自然的能力，擡出一個自然，一個命來做人人生依託的地方，故對於社會的文化，個人的知能，都認爲不祥之物。獎勵偷惰苟且的性質，毀滅創造奮鬥的精神，是他的學說應該產生的結果。因此遂形成中國因循怯懦疲茶守舊的民性。第二，混同是非，得喪，善惡，美醜之見，以爲從表面上看去，萬物有種種的分別差異，但從他的實際上看，實在沒有什麼分別差異的地方。故說：「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輕視分析研究的精神，而安於囿圖渾沌的思想。這是科學進步上最大的障礙。中國科學之不發達，未嘗不是受了莊子的影響。第三，莊子講求養生，可惜他所講的方法太神祕

了，如大宗師篇所論，近於後世方士的養生法。故後來道教傳會老莊的學說，建立他們的道教學，流毒極大。

但不論莊子的貢獻和流弊怎樣，他總是中國思想家中之一個有組織的大思想家，而他的學說的影響之偉大，更是不可否認的！

(附)研究莊子的參考書舉要：

1. 郭象莊子註
2. 焦竑莊子翼
3. 姚鼐莊子章義
4. 王闓運莊子註
5. 王先謙莊子集解
6. 郭慶藩莊子集釋
7. 劉師培莊子校補
8. 章炳麟齊物論釋
9. 馬敘倫莊子義證

此外當參看王念孫讀書雜誌俞樾諸子平議孫詒讓札迻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及陳澧玄先生諸子通誼

此文倉卒草成，必多錯誤。俟他日有暇，當修正之。

專著

西漢周官師說考（續第一期）

劉師培

漢書王莽傳，「天鳳元年，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爲六尉郡，河東、河內、弘農、滎陽」（各本均作河南，劉奉世云，當爲滎陽，是也，今據改），潁川、南陽爲六隊郡。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益河南屬縣滿三十，置六郊州。（劉奉世云，衍州字，案當郊州聯讀）長各一人，莽下書曰，長安西都曰六鄉，衆縣曰六尉。義陽東都曰六州，衆縣曰六隊。」

案王畿經畫，周官特詳，大司徒述王國，有「畿方千里」之文。大司馬言「制畿封國」，又言「方千里曰國畿」。職方氏國畿作「王畿」。大行人職亦曰，「邦畿千里」。此卽天子一圻畿說也。維畿中規畫，厥名錯紛，所述田制，有「十夫有溝」，「九夫爲井」二文。（見地官遂人，及考工記匠人）授田四文，亦各不同。（地官大司徒述造都鄙云，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一也。小司徒云，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二也。遂人云，掌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而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四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三也。夏官大司馬云，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四也。）九夫之制，有井與成同並詞者。（見匠人）有井邑丘甸縣都並文者。（見小司徒）所言都鄙，與邦國並文十五見。（天官太宰，布制於邦國都鄙。一也。地官大司徒，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二也。又凡造都鄙，與凡造邦國並文。三也。布教於邦國都鄙。四也。乃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五也。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六也。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七也。土均以和邦國都鄙。九也。太史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十也。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十一也。夏官大司馬，布政於邦國都鄙。十二也。職方氏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

七閭，五戎，六狄之人民。十三也。土方氏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十四也。秋官大司寇布刑於邦國都鄙。十五也。與官府並文五見。（天官太宰，以八職治都鄙，與八法治官府對文。一也。大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二也。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三也。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於職歲。四也。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財者之幣。五也。）與邦國官府並文七見。（天官太宰乃施則於都鄙，與施典邦國，施職官府並文。一也。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法待官府之治。二也。小宰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三也。司會同。四也。職內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五也。春官太史逆邦國之治，逆官府之治，逆都鄙之治。六也。正歲年以敘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七也。）與官府鄉州並文，天府一見。（天府云：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與邦國四海並文，布憲一見。（布憲云：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於四海。）與邦國稍甸郊里並文，縣師一見。（縣師云：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與國郊並文，泉府一見。（泉府云：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又郊人從其有司。）與國中四郊並文，小司徒一見。（小司徒云：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與國中並文，士師一見。（士師云：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與國中郊野並文，司民一見。（司民云：辨其國中與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與道路門關並文，小行人一見。（小行人云：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所言縣鄙，有與邦國都家並文者，經凡二見。（夏官司士，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一也。秋官司士，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二也。）與官府羣都並文，宰夫一見。（宰夫云：掌治法以百官府羣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與帥家鄉野並文，大司馬一見。（大司馬云：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與帥都州里並文，司常一見。（司常云：帥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今本帥誤師。）又六遂一見。（地官遂人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六鄉五見。（地官大司徒，大喪帥六鄉之衆庶。一也。小司徒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二也。鄉師考六鄉之治。三也。鄉大夫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四也。夏官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五也。）與四郊並文一見。（小司徒云：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

屋。鄉統州黨族閭比。（制詳地官敍官。又大司徒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鄉師云，正歲稽其鄉器，比其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秋官士師云，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卒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遂統縣鄙鄴里鄰。（制詳地官敍官。又遂人云，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鄴，五鄴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由鄉遂以逮比鄰，合言析言，其文弗齊。（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以鄉八物糾萬民。大司馬簡稽鄉民，小司徒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此鄉及州之見經者也。餘則鄉州黨族閭比之民，分詳鄉師，鄉大夫，州黨正，族師，閭胥，比長。其遂縣鄙鄴之名，分詳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鄴長。）亦或易里言邑。（遂大夫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一也。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二也。里宰各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三也。鄰長凡邑中之政相鄰徙於他邑，則從而授之。四也。又大司馬野以邑名。邊師職云，物之可以封邑者，亦均稱邑。州里五見。（鄉師受州里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一也。出田法於州里。二也。州長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三也。大司寇凡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四也。使州里任之。五也。或與他所並詞，均別詳。）田里三見。（遂人以田里安厖。一也。以頒田里。二也。縣正同。三也。）鄉里再見。（黨正，一命齒於鄉里。一也。司諫，以攷鄉里之治。二也。或與他所並詞，均別詳。）鄉邑一見。（鄉師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此鄉邑見經者也。或與他所並詞，均別詳。）邑閭，閭里，州涂，各一見。（司稼，懸於邑閭。冢土，巡邦野之稼言。此邑閭見經者也。小宰以官府八成經邦治，三曰聽閭里以版圖。此閭里見經者也。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此州涂見經者也。）司徒所屬，別有縣師，閭師。（均詳地官。又秋官修閭氏下士二人，掌比國中宿互櫜者，有故則令守閭。互士師之職，亦有縣於門閭之文。所云之閭，似與閭師之閭不同。）自斯而外，僅言都邑者四。（封人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一也。縣師凡造都邑。二也。量人造都邑亦如之。三也。掌固若造都邑而治其固，與其守境者。四也。）都家並文者五。（春官都宗人家宗人。一也。祭僕都家亦如之。二也。夏官都司馬家司馬。三也。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又

云，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四也。秋官都士家士。五也。餘詳方士。國與家並文，罪隸一見。（罪隸云，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傍。）家與鄉邑並文，朝士一見。（朝士云，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都野並文，匠人一見。（考工記，匠人營國職云，野涂五軌。又言，野涂以爲都經涂。）邦國都家鄉邑並文，大宗伯一見。（大宗伯云，乃頒祀於邦國都家鄉邑。）家與官府州里並文，司常一見。（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師都鄉家郊野並文，大司馬一見。（大司馬云，帥都載壇。鄉家載物。郊野載旒。帥今本作師。）州里郊野並文，蜡氏一見。（蜡氏云，凡國之大事，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官府郊野縣都並文，司會一見。（司會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以聽其會計。）有邦及鄉里，門關，郊里，野鄙，縣都，並文者，遣人一見。（遺人云，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有野軍鄉官國並文者，大司寇一見。（大司寇云，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有宮官國野軍並文者，士師一見。（士師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有國郊野都邦國並文者，質人朝士再見。（質人云，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一也。朝士云，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二也。）有邦中，四郊，邦甸，家削，邦縣，邦都，並文者，天官再見。（太宰職述九賦云，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稍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一也。又太府云，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二也。）有國中，園地，近遠郊，甸稍，縣，置並文者，區屬大小都公家邑者，地官一見。（地官載師職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置地。）有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並文，分掌國中郊野都家者，秋官一見。（秋

官序官，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遂士中士十有二人。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又鄉士云，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遂士云，掌四郊，各掌其犯之民數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縣士云，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方士云，掌都家，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以時修其縣法。其有並言甸稍者，經惟一見。（委人云，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餘則甸師稍人爲官名。（詳天官地官）至經言郊野，舍野廬氏名官外，（詳秋官）有僅言野及僅言田野者。（司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小司徒，井牧田野，九夫爲井。遂人，而授之田野。遂師，經牧其地野。此均田野見經者也。甸師，共野果蔬之薦。大司徒，各以其野之所宜木，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小司徒，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縣師，以歲時徵野之賦貢。遂人，掌邦之野，辨其野之土起野，役供野牲，令野職，令野修道而委積，致野役，作野民。遂師，共野牲，入野職，野賦，道野役，平野民。縣正，若將用野民，旅師，掌聚野之鋤粟，屋粟，間粟。委人，掌斂野之賦。凡疏材共野委，兵器共野囿，財用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澤虞，若大田獵，則萊澤野，掌茶徵野疏之物。司稼，掌巡邦野之稼。又巡野觀稼。大司馬，虞人，萊所田之野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野廬氏，掌野之橫行禁踰者。司隸，掌王宮與野舍之厲禁。蠻隸，在野外則守厲禁。此均野之見經者也。）有僅言郊，或僅言四郊者。（夏采以乘車建綏服於四郊。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此四郊見經者也。內宰之職，復有后蠶北郊文。又小宗伯云，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於郊。小祝云，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與社。甸祝云，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小行人云，及郊勞。司儀云，主君郊勞。又云，郊送及大夫郊勞。此皆郊之見於經者也。）又郊野並文，經凡一見。（野廬氏云，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國野並文，經凡八見。（天官敘云，體國經野。一也。地官敘同。二也。鄉師以歲時巡野及野。三也。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十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四也。遺人凡國野之道。五也。春官敘體國經野。六也。夏官敘同。七也。秋官敘同。八也。）國中及郊並文，經凡再見。（比長徒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一也。閭師長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征其賦。二也。）國中郊野並文，經亦再見。（司救以節巡國中

及郊野。一也。士師正歲帥其屬而憲禁於國及郊野。二也。國即國中。邦國田野並文。司會一見。司會職云。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致田野之財用。郊與國都之竟對文。掌固一見。掌固云。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置郊並文。肆師一見。肆師云。與祝侯禳於置及郊。其有僅言畿。僅言置者。經各三見。遂人以達於畿。野廬氏。至於四畿。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此畿名三見於經者也。夏官敍官。有掌置。環人送逆及置。掌訝與士逆賓於置。此置名三見於經者也。竟鄙之名。經各一見。候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之朝。及歸送之於竟。此竟名見經者也。田僕以田以鄙。此鄙名見經者也。其他門關道路之屬。名號繁滋。掌節云。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此門關並文者也。若大司徒。小司徒。遂人。言令野修道。遂師言。賓客則巡其道。修。庀其委積。倉人言。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司險言。達其道路。候人言。各掌其方之道治。虎賁氏言。若道路不通。合方氏言。掌達天下之道路。野廬氏言。掌國之道路。至於四畿。又言。凡道路舟車輦互。又言。凡國有大事。比修道路者。又言。則令掃道路。蜡氏言。若有死於道路者。行夫言。雖道有難。均道路見於經文者也。餘詳上。稱弗軌齊。析區匪易。漢儒詮制。鮮克理董。然說各偏方。似以莽傳爲近正。知者。周書作雒解。述「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以爲天下大濶。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爲方千里。分以百縣。」（百里一縣）是雒邑宗周通封圻。宗周爲西都。爲方百里者六十四。雒爲東都。爲方百里者三十六。短長相覆。爲方千里。經云。「王國國畿。王畿邦畿方千里。」均得謂百里之地百區。匪據正方。莽制所詮。與周制符。據彼傳後文稽之。六尉者。京尉。扶尉。翼尉。光尉。師尉。列尉也。六隊者。兆隊。右隊。左隊。前隊。後隊也。祈隊。故滎陽。右隊。弘農。後隊。河北。兆隊。河東。左隊。潁川。後隊。南陽。具詳地里志及莽傳。夫秦漢地制。遷嬗靡常。度地居民。匪復古制。莽畿地域。遠邁周畿。郡域失均。戶籍靡準。姬周畿制。弗必與符。惟按域制名。悉宗經術。周官故誼。猶存概略。所云「鄉置帥一人。」帥疑師訛。制仿鄉師。「隊郡置大夫。屬正。」隊。遂古通。制仿遂大夫。遂正。援是上稽。知周官六鄉。西都之制。郊及六遂。均謂東都。雖鄉郊方里。莽詔無明文。然彼傳顏注引三輔皇圖云。「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枸邑義渠十縣。屬京尉大夫府。居故長安寺。高陵以北十縣。屬師尉大夫府。居故廷尉府。新豐

以東至湖十縣，屬翊尉大夫府，居城東。霸陵杜陵東至藍田，西至武功，都夷十縣屬光尉大夫，居城南。茂陵槐里以西至汧十縣屬扶風大夫府，居城西。長陵池陽以北至雲陽，祿祿十縣屬列尉大夫府，居城北。據彼說，是尉各十縣，蓋據百里一縣之文。（說文及呂氏春秋高誘注並云，百里一縣。風俗通義同。左傳昭五年，十家九縣，長穀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亦其證也。蓋縣出百乘，適符百里之方。）西都六十四同，則是六尉居地六十同，六鄉居地四同也。或斯時周官師說，亦以距國百里爲六鄉。又莽設六隊，東及北南所屆至遠，數倍於周畿。據漢書地理志，「弘農十一縣，河東二十四縣，河內十八縣，潁川二十縣，南陽三十六縣。」莽又以陳留以西，附圻隊爲滎陽郡，合以增置，則六隊屬縣蓋百數十。又莽改河南爲六州，縣滿三十，州各五縣。夫遂縣鄉州兩制相若，乃莽建東都五縣爲州，疑周制六隊三十縣，莽所增縣亦達五倍。周制六遂三十同，莽則六州六隊，約方一千三百餘里。故莽制五縣，准周一同。若然，則是周官六郊地積六同，六遂之地計積三十同也。斯時周官師說，蓋以縣鄙之縣亦方百里。遂方百里者五，故東都郊外，僉謂六遂莽云，「衆縣曰六隊。」此之謂也。此制既明，知周官田制文各弗同，實以鄙維爲大別。西都之田，九夫爲井，授田之法，不易之田，家百畝，合井邑丘甸縣都（此爲井地區畫之名，與甸稍縣都迥別）以任地事。東都之田，十夫爲溝，授田之法，上地食者三之二。（小司徒言，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蓋謂井地，以其司井牧也。大司馬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與遂人田百畝，萊五十畝合。）非以距都遠近異制也。試更卽莽說推之。蓋國中，鄉州鄉里，均西都近國之稱。郊及四郊，郊里（故書序言，分居里成周郊）均東都近國之稱。地弗名野，鄉州而外，各有甸稍縣都，爲公邑家邑大小都所在，總稱都邑都家。就家邑大小都三等言，則曰羣都。就大者言，則曰都鄙。蓋東西二畿，均有采地也。（如畢原之原在河內，蘇忿生之田兼有溫樊，祭公亦畿內國，亦近敖倉，均東都建采之證。）就公邑言，經或稱縣，縣與小都之縣不同。蓋周制百里一縣，爲鄉郊采邑所同。惟鄉郊采邑治有屬，公邑居鄉郊采邑外，因屬稱縣，縣士縣師是也。野爲甸稍縣都綜名，其有家野野都對詞者，野亦公邑屬稱。惟司民以野對都鄙，司會以野對縣都，遣人以縣都對野鄙，則縣都屬稱大小都，野及野鄙均爲公邑，名各弗同。然公邑及三等采地區以治法，其

飲遠邇與否，經無明文。（公邑采地，土或錯連，故方士掌都家而修縣法，縣師掌地域而造都鄙，職亦相聯。）其僅言縣鄙者，均爲六遂，卽遂人所謂造縣鄙形體法也。蓋六鄉郡國，不居甸稍縣都之中，故無采地，及公邑。遂居郊外，錯居甸稍縣都之間，卽綜詞言，則一。同。之。地。均。被。縣。名。卽。溝。畫。言。則。公。邑。采。地。均。非。縣。鄙。惟。二。千。五。百。家。所。在。以。縣。鄙。名。故。縣。鄙。或。與。都。鄙。對。文。或。與。野。以。邑。名。對。詞。也。（此野字亦轉屬公邑）縣僅二千五百家者，蓋卒乘之制，輕車重車，衆計百人。畫井之地，同出百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又六鄉之中，州出一師，計衆二千五百，分隸百乘，乘得二十五人，則一乘之衆也。（說詳下條）六遂之地，雖弗爲井，據遂人言，「登夫家衆寡以令師田。」遂師言，「軍旅田役平民。」縣正言，「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師而至。」鄴長言，「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革兵革帥而至。」是六遂亦有軍制。蓋一同所出，數與井同。其他二十五人，蓋又縣出一師，六遂之地，亦制六軍。惟郊外爲遂，與六鄉近國弗同。故一同之間，置縣僅一，亦與鄉州毗竟弗同。縣合鄙鄴里鄰而成，縣戶二千五百，是卽一師之衆，經詳在縣人數，非賅一同籍戶也。（作雒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與經弗同者，蓋郡卽經文之鄙，合中計之，則爲五鄙，卽經文之鄴，合中計之亦爲五也。）又六郊之地，莽名郊州，蓋與縣州示別。州亦二千五百家之稱，或亦與遂同制。惜鄉遂分制六軍，莽傳無文。六郊軍制，亦無明說。又西都井地出車，弗僅三千乘，分屬六軍，法亦靡攷。然推迹莽說，知鄙雒制度不同，六鄉以外，有公邑采地之區。六郊以外，有公邑采地。縣鄙之區較之東漢師說，夫固信而有徵矣。

又案莽傳說郊遂與羣籍符。書君陳序曰，「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又畢命序云，「康王命在冊畢分居里成周郊。」（故周官言郊里）知郊名轉屬成周。周書言「郊甸六百里，冢土大邑成周。」言甸爲公邑，蓋以公邑賅采郊，則周官遠近郊也。春秋之時，王室東徙，左傳說王圻無六鄉文。襄二十一年傳云，「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昭九年傳載詹桓伯語云，「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之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戒焉取之。」昭二十二年傳云，「賓孟適郊。」昭二十九年傳云，「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國語周語云，「送不過

郊。」均以郊及郊甸稱王圻，是成周有郊無鄉也。周官之作，在均政教，故立制恆據土中，以東都爲臬。據周書及大戴說，則丘兆明堂在南郊，均謂東都證之。周官則朝聘喪祭田狩親蠶亦均郊地，知非鎬京。使鄉郊同域，胡鄉士掌國，異於遂士掌郊。蓋遂士治縣鄙兼掌郊州，亦猶鄉士掌六鄉兼掌都中也。又郊里鄉里，委積殊文，郊野鄉家，載旗異制，蜡氏之職，亦別州里於郊，使非鎬洛異稱勢必撓歧靡准。（若比長所云，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郊亦郊州。古者死徙无出鄉，由鄉徙州，事非恆有，故經文著其法，弗得援此謂鄉郊同地也。）此制既昭，知出車所云「于郊」，乃文王制。良耜言「百室盈止」，載芟言「千耦其耘」，噫嘻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爲耦」，均屬遂田。蓋耦曰十千，卽萬夫之證。駿發爾私，明非公田。千耦者千夫之倍也，百室者百家之室也。周頌之詩，如清廟我將之屬，均言營洛朝諸侯，則籍田祈穀，亦言王在東都。迺東漢周官說於鄙維之辨，昧弗一稽，斯其疏也。

又案齊語管子對桓公曰：「昔者聖王之治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又云：「管子於是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鄉五焉。國子帥鄉五焉。高子帥鄉五焉。」又云：「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師，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攷管子之制，本與周制少殊。蓋齊桓以前，舊置二軍，二軍二萬五千人。桓則易二爲三，衆滋弗足。觀十聯爲鄉，略擬周官之州。以齊鄉較周州，戶綱五百。故五鄉一帥，較之周鄉，戶綱二千五百，因以萬人爲一軍。卽乘制亦弗符。又周官六鄉，鄉各一軍，齊則五鄉一軍，鄉匪一軍所出。下云「軍伍整於郊」，知近國之地亦以郊名。蓋侯國出軍，以郊爲域，天子郊鄉異壤，諸侯鄉通於郊，卽國語周語所謂國有郊牧也。書費氏「三郊三遂」，卽謂三軍所出。（春秋之時，侯邦近國之地，均以郊名。惟宋爲王者後，左傳有鄉四文，若楚子入陳鄉取一人以歸，則鄉爲里閭異名。故鄉取一人，卽置夏州。）以大國三郊推之，莽說六郊，足補經制之

缺。

又案地官敘官疏引賈馬說云，「六鄉之地，在遠郊五十里內。五十里外置六遂。」觀賈馬說，蓋以周公致太平，假設正方千里之文以作世臬，全經畿制，僉據正方。又以距國五十里爲鄉，其外爲遂。鄉之所在爲郊。遂之所在爲野。（魏書劉芳傳疏，引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宋蓋亦用賈馬說。知者，王畿千里，指方里言，非指距王城里數言。宋言二十分其一爲近郊，則五十里爲近郊方里，非謂距王城面各五十里計方百里也。遠郊倍近郊，則百里爲遠郊方里，非謂距王城計方二百里也。若近郊距城五十里，遠郊距城百里，則宋氏當云十分其一爲近郊，五分其一爲遠郊矣。芳又引王肅說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似與賈馬亦略同。）制與西漢師說違背。然魏晉以下，其說亦淪。今卽佚說攷之，據賈馬誼，蓋郊方百里，爲方一里者萬，中爲王城，匠人以爲方九里，城外爲郭，郭方二十七里，見周書作雒篇。（俗本作七十二里）卽戴師所任園地，計方一里者七百二十九。六鄉里制，經文靡徵，據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則六鄉七萬五千家。賈馬之誼，蓋以小司徒上地中地諸文，爲六鄉授田制，惟以人數計高下，弗爲一易再易。鄉合二千五百比，五家爲比，敘官以比長爲下士，則弗授田。一比授田四家，家各百畝。六鄉授田六萬家，計積六萬夫地。通以九夫方里率，爲里六千六百六十六有畸。所授之田，卽屬宅田七等，合以城郭，計居地七千三百九十五里有畸，不盡之里仍積千餘，凡經文鄉郊並稱者，郊卽鄉外餘地。通言則鄉郊互該。析言則鄉郊復別。故曰，「遠郊五十里內爲鄉也。」至於六遂之制，則賈馬復殊。賈公彥敘廢興引馬融傳云，「賈逵以爲六鄉大夫，則冢宰以下是，及六遂爲十五萬家，緝千里之地，甚謬焉。」據賈說，蓋以六鄉七萬五千家，自居五十里。郊內六遂七萬五千家，則分居五十里。郊外迄於五百里之疆。據馬說，蓋以七萬五千家，惟居郊外及距國百里地。知者，書祭仲之命疏引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鄙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是馬以距國五百里爲都也。援是以推，則是二百里爲甸，三百里爲稍，四百里爲縣。經言縣鄙，亦指四百里小都言，故稍甸以內，斯爲遂制。據遂人言，「以土地之圖，

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而遂師之職，亦有率六遂之文。是遂鄉數同，六遂之民，亦僅七萬五千家。又據遂人言，「上地夫一廩，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廩，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廩，田百畝，萊二百畝。」一十三夫之地，耕者六夫，序官言鄰長無爵，當亦授田。遂合二千五百爲鄰，每鄰授田五家，六遂之民，計耕十六萬二千五百夫之地，通以三分去一率，居地二十四萬三千七百餘夫。以一同九萬夫約之，卽益以餘夫所授，六遂居地，亦當弗盈三同。故馬氏之意，惟以郊甸間之三同，屬諸六遂。始於距國五十里，迄於距國百里，自是以外，均弗爲遂。賈君之意，則以戴師任地遠郊以外卽爲甸稍，知六遂匪居甸郊間。又以遂人掌治野下云，「以達於畿。」知遂人所掌，橫亘甸稍縣疆之中。其以六遂緝千里之地者，卽據十夫制爲說。推彼之意，蓋以小司徒井牧田野，僅該都邑井地言，十夫之田，掌於遂人，凡遂地均非井制，經稱羣都，都鄙有與縣鄙野鄙並文者，都邑，都鄙，都家，縣都，均井地所在，縣鄙，野鄙，則爲十夫制所在，二制弗同。十夫之制，由五家爲比，十家爲聯而推，實與國路相經緯。道路達畿，經有明文。古制由畿適國，途均直達，卽遂人所云道路，凡與國都方位相值者，概爲賓客羈旅所率由，以野廬氏遣人司險候人諸職證之，則又市廬駢列，林樹殷蕃，吏司送逆，日出其途。民之守道途，司委積，眠車輦者，萃宅其周。凡匠人所營溝洫制，施弗適宜。由是與道路相邇之區，自甸迄疆，均弗畫井，積方三十三里有畸，以爲十夫制，因以縣鄙爲大名，其總名則曰六遂，故曰緝千里。如彼說，則是鄉外卽甸，甸稍縣疆而方四百五十里。又六遂之地，絜長補短，約積六同。然遂僅七萬五千家，未必居六同之地。又一同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使遂人十夫制，悉隸除率之中，則地與國道相毗連，每同弗井之地，弗僅三千六百，所去之率，或較三分之一爲贏，亦非畫井分疆之法也。證以他職，牴牾滋多。然鄉郊距國五十里，馬說亦同。據彼說，則六遂縣鄙亦邇王都，地以鄙名，於制亦悖。（鄙遠於國，齊語可徵，春秋所書，有西鄙北鄙南鄙，地均遠國。左傳隱元年云，旣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又云，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國語周語云，立鄙食以守路。是國各有鄙。又左傳僖二十年云，越國以鄙遠。宣十四年云，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昭十九年云，是晉之縣鄙也。鄙字之義，略與邊邑符。又襄二十六年傳，衛人侵戚東鄙。襄二十八

年傳云，與晏子搆殿其鄙六十。是都邑四陲，亦各有鄙。至於近國之地，則稱鄙靡徵。如莽傳說，則縣鄙都鄙均距王城百餘里。如賈馬說，則五十里外，即縣鄙。二說相衡，得失自昭。特說出漢師，自屬古文別誼。許叔重作說文，以王國爲郊，距國五百里爲都，即在天子三百里內。所云郊制，又與賈馬不同，斯又後師之歧說也。

又按後鄭注地官井邑引司馬法別說，謂同此革車，百乘與萬乘之制不符。（說詳下條）其說鄉遂，則又沿杜鄭之說，立異賈馬。蓋杜子春釋戴師，即以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先鄭因之。（鄉師後鄭注，引司農云，謂國中至百里郊也。）並以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地官敍官後鄭注引）後鄭兼宗其說。（太宰注云，四郊去國百里，司會注云，郊四郊，去國百里，地官敍官注云，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則去四同。戴師注云，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肆師注云，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鄉士注云，其地則距王城百里也。）如其說，則是郊方二百里，鄉在其中。（後鄭注周禮，亦知六鄉不足該四郊，故戴師注謂遠郊之內，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慶里也，場圃也，田宅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焉。其注小司徒六鄉四州之吏云，四郊之吏，吏在四郊之內，主民事者閭四。國中四郊注云，國中及四郊，是所主數，六鄉之中自慶里至遠郊也。如其說，蓋以遠郊近郊，兼該六鄉及慶里九等，故郊鄉異稱，然比長徙於國中，及郊注云，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縣師郊里注云，郊所居也，遺人鄉里注云，鄉所居也。司勳六鄉賞地注云，在遠郊之內，屬六鄉焉。詞均未析。質人郊一甸注，以郊爲遠郊，尤爲弗合。若大司馬注以郊爲鄉遂，州長縣正以下，則以郊名該鄉遂，誤之甚矣。而六遂則居甸。（後鄭戴師注云，在甸七萬五千家爲六遂，餘則公邑。）所云六鄉方里，雖與莽符，然與賈馬弗合。（周禮東漢誼以遠郊爲五十里，先鄭戴師注引司馬法，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舍縣鄙而外，並與賈馬弗合。說文謂距國百里爲郊，亦據鄭說。）既以六遂爲在甸，因謂公邑即六遂餘地，亦不置井。（後鄭小司徒注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匠人注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而都鄙之名，惟該三等采地。（後鄭戴師注云，

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又地官敘官稍人注云，王爲縣師，令都鄙丘甸之政也。距王城三百里曰稍家邑，小都大都自稍以出，如彼說，蓋謂稍內無井田。又太宰都鄙注云，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大司徒都鄙注云，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掌節都鄙注云，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地者，又云都鄙者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采地之大夫也。又宰夫羣都注云，羣都諸采邑也。依彼說，是都鄙不該公邑，至夏官敘官都司馬家司馬注，以都爲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以家爲卿大夫采地，與春官敘官注以都兼公卿家指大夫者，說復互歧，孫詒讓已斥之。又以遂人掌野達畿，因以公邑之制，通及稍及縣疆，（後鄭戴師注云，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云遂人亦監焉。）爲遂人所監，而稍及縣疆之都鄙，亦爲遂人所盡主。（後鄭地官敘官云，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大都小都焉。又遂人注云，以至於畿，其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推其意，似以甸外公邑卽十夫制所在野，則郊外甸稍縣疆之大名，兼該井地。（後鄭縣師徵野賦貢注云，野謂甸稍縣都也。遂人掌邦之野注云，郊外曰野，此野謂甸稍縣都。縣士野有大事，注云，野距王城二百里以外及縣都。又旅師委人二注云，野謂遠郊之外也。據彼說，蓋以遠郊以外，凡甸稍縣都均得稱野，野名通及都鄙。故又以稍及縣都之都邑，其地盡於遂人，惟距國百里之內，則弗爲野，故天官敘官甸師注云，郊外曰甸，而甸師注云，甸在遠郊之外，郊外曰野。）然六遂達畿，與在甸注文弗合。又司會質人二注，轉以野名屬甸稍。（後鄭司會注云，野甸稍也。質人注亦云，野甸稍也。）大司馬二注，轉以野爲公邑大夫，則均立說互歧，按文生訓。及釋縣鄙，立說尤訛。彼以經云，縣鄙兼該六鄉州黨言，（後鄭宰夫縣鄙注云，六遂五百爲鄙，五鄙爲縣，言縣鄙而六鄉州黨亦存焉。司常州里縣鄙注云，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司土縣鄙注云，鄉遂之屬。推其意，蓋以鄉鄙爲六遂屬，別與六鄉州黨相當，故舉縣鄙該州黨。又大司馬縣鄙各以其名注云，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蓋據下文鄉以州名，因以縣鄙轉屬遂，與各注自歧。）於縣師之縣，則以縣疆之縣相證。（後鄭地官敘官縣師注云，名曰縣師者，以六

鄉以至邦國縣居中焉。於縣士之縣，則云稍縣都公邑。（後鄭縣士掌野注云，玄謂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士掌其獄焉。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總言之也。獄居近野之縣，獄在二百里上，縣之縣，獄在三百里上，都之縣，獄在四百里上。彼以縣即公邑，野則稍縣都大名。所云都縣都野即稍也。）於方士縣法，復以縣師爲釋。（後鄭注云，縣法縣師之職也。）立說益疑，經文益晦。先鄭於縣師縣士，並以縣疆之縣相明。（地官敍官縣師後師注，引司農云，四百里曰縣，縣士注，引司農云，掌三百里至四百里大夫所食。晉韓須爲公族大夫，食縣，縣士敍官注云，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亦係先鄭說。冢上注，司農云爲文。先鄭以縣爲大夫所食，與後鄭異，其引韓須食縣爲說，則以縣疆之縣，與四甸之縣不同，均與經文牴牾。）因以方士掌都家，僅該疆地。（後鄭注引司農云，掌四百里至五百里公所食。）遂士掌四郊兼該甸稍，（後鄭注引司農云，謂百里外自三百里也。後鄭又云，玄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弗用先鄭說。）此於經文尤弗翕，因並辯之。

又案漢書食貨志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二千五百戶，鄰長位下士，自是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爲卿也。班氏所述，即據周禮，其以遂之鄰里，易鄉之比閭。以鄰長里胥，當比長閭胥，則雖與莽歆賈馬異說，然足徵本經閭里誼克互稱。蓋六鄉之政，以巨計則曰鄉州，天府以官府鄉州都鄙並文，是也。以細計則曰鄉里，遣人鄉里委積，黨正齒於鄉里，司諫考鄉里之治是也。鄉師以旗色辨鄉邑，大宗伯頒祀邦國都家鄉邑，邑與里同，以里宰掌比其邑證之，邑亦二十五人之稱，與鄉里同，均指閭言，若通巨細爲計，則曰州里。鄉師受州里役要，里長則大考州里，司常州里建旃州里各象其名，大司寇害於州里，使州里任之，是也。州里之稱，亦同州閭，後鄭以大宗伯都家鄉邑爲都家之鄉邑，以司常之里爲遂制，其說亦誤，附志於此。

漢書王莽傳「居攝三年，莽上奏曰，『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說，無其文。』始建國四年，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下書曰，『州從禹貢爲九，爵從周氏有五，諸侯之員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諸公一同，有衆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衆戶五千，土

方七十里，子男一則，衆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衆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殺以兩，至於一成，五差備具，合當一則。今已受茅土者，公十四人，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天鳳元年，七月，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其禮如三公，郡監二十五人。』（舊作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據王念孫讀書雜誌說改，與荀悅漢紀合）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世其官，其無爵者爲尹。緣邊又置竟尉，以男爲之，諸侯國間田爲黜陟增減云。天鳳二年，莽曰：『今諸侯各食其同，國則辟任，附城食其邑，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多少之差，咸有條品。』地皇二年，以州牧位三公，刺舉怠解，更置牧監副，位元士。』

按列爵分土，今古文歧說，王制稱「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官稱「諸公方五百里，侯四百，伯三百，子二百，男百。」東漢古文說，並以王制周官爲二制，竊以封土弗同，一由州境區廣狹，蓋王制九州三千里，周官六千，一由出車殊說。古文句出一乘，今文云十井。此則兩制迥歧，弗容傅合者也。據莽傳說，則以王制通周官知者，典命言「子男五命，侯伯七命。」大宗伯職又有「五命賜則，七命賜國」文。莽制侯伯稱國，子男稱則，制實與符。（後鄭大宗伯注云，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方五十里，合今俗說子男之地，獨劉子駿識古，有此制焉。據後鄭說，蓋以王制子男受則，名與經符，本子駿周官誼，故曰子駿識此制。）其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屬令屬長州牧者，太宰「牧以地得民。」又云，「乃施典於邦典而建其牧。」（大司馬亦云建牧）職方氏云，「王設其牧，」掌郊職云，「以諭九牧之維，」是周官有九牧。又典瑞三公八命，大宗伯八命作牧，莽以州牧位三公，亦宗斯制。（王制牧稱州伯，莽稱州牧，知宗周官。）雖卒正以下，經無明文，然職方氏又云，「凡邦國大小相維，」形方氏亦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是邦國維聯，經有明徵。西漢經術，蓋以小大相維，與王制同。謂州牧以下，分建卒正連率屬長以臨其屬，卽一州封國，總數亦略擬方。（莽制諸侯千八百國，卽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國之盈數，知莽以周官封國，數與王制相方。）蓋亦五國爲屬，十國爲連，三十國爲卒也。（漢書刑法志云，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

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案刑法志所宗均古文說，所云四時田，悉本夏官大司馬，故知五國爲屬以下，亦係今古文相同之說，故王制州伯之文，悉改爲牧，蓋即西漢說周官者之文也，誼與莽制相符。惟莽傳封國方里，實與王制弗符。王制公侯同等，莽據周官，知侯伯同命，與公弗同，因以侯伯爲一等。（東漢古文家說古制，並云侯伯七十里。又東漢地理志云，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爲附庸。蓋千八百國，彼志亦宗古文說，疑當作公百里，侯伯七十里。）其封域弗宗司徒者，或西漢師說以爲五百里四百里，係賅閒田附庸言。經云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則均制賦出車之壤。至其實封，仍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爲等衰。其曰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者，夏官敍官云，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左氏襄十三年傳曰，「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國語魯語云，「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韋注云，師三軍之衆也。）諸侯有卿無軍。（韋注云，有卿，有命卿也。無軍，無三軍。又云，禮所謂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帥教衛以從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韋注，無命卿也。）帥賦以從諸侯。」是三軍二軍一軍，均謂公侯，亦即伯牧卒正。又據司馬法及漢書刑法志，均以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一同百里，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兵車百乘，是五同出車五百乘，十同千乘也。古者出師輕重，二車合爲一隊，隊各百人，七十五人出自邱甸，二十五人出自郊鄉，（別有考）一軍五百乘，故五同之地斯出一軍。公五百里，其食者半，計地一十二同強，例得二軍，二軍爲次國，故曰公氏作牧。（經言諸公，匪僅指三公言，係指爵公，上公僅六爵，公無恆數，州虞是也。爵公上公同命，經無明文，或莽以爵公與三公同八命，惟上公九命，故曰公氏作牧。又曰州牧位三公，存之以俟考。）侯四百里，食者三之一，計地五同強，例得一軍。（左傳莊十六年王命曲沃以一軍爲晉侯，亦侯國一軍之證。）一軍爲小國，故曰侯氏卒正。伯三百里，食者三之一，計地三同。子二百里，食者四之一，計地一同。男封百里，食者四之一，計地四分同之一。均弗盈軍，故無軍將之卿。即連率以下之國也。其曰諸侯閒田爲黜陟增減者，疑亦王制周官同說，公氏陟伯，所食之地益四同，斯作三軍，三軍爲大國，侯氏陟牧，地益五同，斯作二軍，嗣若陟伯，復益五同，

亦作三軍，伯陟卒正，益地二同強，亦作一軍。故春秋之時侯伯侯牧，均屬公侯，鄭秦以伯，斯爲變制，所謂使伯從公侯也。特屬令之名，弗見於經，以公作牧，侯作卒正，伯作連率推之，則子爲屬長。以推作屬長推之，斯必子作連率，伯作卒正，侯作牧，於制方符。莽顧參差其制者，蓋以牧正卒長屬公侯伯子，則一州之地，必二百里國二十一，三百里國十有四，四百里六，五百里一。合以方百里者百六十八，所居土地業盈五圻，非二千里之州所克容。若牧正卒長分屬侯伯子男，則州建二百里國十有四，三百里國六，四百里國一，餘均百里地，則又弗盈四圻。故必參差其制，以明作牧，弗必限於公，卒正弗必限於侯。連率以下，例可遞推。惟姬周計州錫土，果如莽說，亦無明徵。且新室封建，距周較遠，又以出車制賦，准古綦難，故本封而外，弗復頒土，附庸閒田，亦居封外。雖所宗均爲周官，誼然邦國數要大小等夷，經無明說，故子駿之倫，旁准王制，互相證明，然後周官之說備，固與東漢師說異也。

又按太宰職云，「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大司馬亦曰，「置牧立監以維邦國。」莽依周官王制之文置郡監，監位上大夫，則經云立監，西漢先師必以監大夫爲說，蓋管蔡霍爲三監，古今師說並同，則大夫之制，亦爲周官所有。據莽傳說，蓋中及四方郡各二十五，各設監大夫五人，後鄭以監爲君，謂卽公侯伯子男，匪古誼也。

又按巾車職云，「金路鈎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以大行人證之，九就七就五就，卽上公侯伯子男之等衰。蓋同姓封禮，率從上公，（如魯衛）異姓錫土，以侯伯爲恆，衛卽衛服，地居九州之界，所封均小國。莽傳之說，亦與斯符，其曰「緣邊置境尉以男爲之」者，邊境擬周四衛，男於周官爲五命，所以明衛服鮮大國也。（呂氏春秋慎勢篇云，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管子事語篇亦曰，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書康誥曰，「侯甸男邦采衛，」邦國文同，或七命賜國，界以男服，後鄭以四衛爲四方諸侯，然衛蕃並文，知屬服名，鄭說非。

又按莽傳附庸，卽周附庸。附庸之制，周官無明文。據莽傳說，知州建附庸，國亦二百一十，其曰「九成以下，降殺以兩，五差備具，合

當一則」者，所以明附庸五國，合隸於壹也。若然，則一州之內，惟牧正率長有附庸。知者，牧正率長合爲四十二國，以五隸一，附庸二百一十，其數適盈，以是知屬以下弗得有也。先鄭謂諸公食者半，其半皆附庸小國，則是封域之內附庸數百也，與莽說違。

漢書王莽傳，「始建國元年，以太傅佐輔驃騎將軍王舜爲太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就德侯平晏爲太傅，就新公。少阿義和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爲國師，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爲國將，美新公。是爲四輔位上公。莽策羣司曰，「歲星司肅，東嶽太師典致時雨，青煒登平，考景以晷。熒惑司愆，南嶽太傅典致時奧，赤煒頌平，考聲以律。太白司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白煒象平，考量以銓。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玄煒和平，考星以漏。」天鳳二年，東嶽太師立國將軍保東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南嶽太傅前將軍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嶽國師寧始將軍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字疑誤）二十五郡。北嶽國將衛將軍保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

按莽置四輔，上擬尙書四岳。其曰「位上公」者，蓋春官典命有「上公九命爲伯」之文。大宗伯亦曰，「九命作伯。」莽以尙書四岳，卽周官九命上公。知者，國語周語云，「昨四嶽國命爲侯。」伯下云，「一王四伯。」是四嶽四人，位均侯伯。又據鄭語史伯說，以晉楚齊秦當代興。左氏襄二十七年傳亦曰，「晉楚齊秦匹也。」是春秋經例以晉楚齊秦擬四岳於春秋爲侯伯於周官則爲上公。（國語周語，如公命侯伯之禮，韋注云，如公受王命，以侯伯待之之禮。）觀國語吳伯吳公，兩詞靡別。左氏說伯合諸侯，亦與公合諸侯同。此卽上公作伯之徵。周官之文，其有僅云上公者，典命而外，行人掌客爲詳。（又玉人上公用龍）卽典命所云九爲節也。莽以三公八命，而上公則九命。上公執桓圭，三公則僅執璧。又三公眠上公之禮，掌客有明文。知上公非爲三公，故以上公作伯，與古四岳侯伯同。如莽說，則是虞書四岳，卽周書四輔。周官九命作伯，方各一人，內兼四輔，外領方州，以莽傳證之，「地皇三年，命東嶽太師開東方諸倉。」又始建國三年，王舜死，莽言，「昔齊太公以淑德累氏，爲周氏太師。蓋予之所監。」蓋伯各職方，太公亦四伯之一。惟東漢周官說，並以師傅保爲三公，弗云卽九命侯伯，與莽指殊。說詳下條。

又按堯典有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後鄭以爲卽四時之官，又主方岳之事。蓋以羲和四子卽四岳，此非古文舊說也。據莽傳既爲國

將哀將置和叔，又有太師義仲景尙太傅義叔士孫喜國師和仲曹放，是義和四子，乃四岳屬官，亦非六官之四。觀漢書百官公卿表敘，首言義和四子，次言咨四岳，知非一人，與莽說合。又莽傳開皇三年，遣太師更始將軍東，是莽設四將，亦副四上公職方，疑與孤副三公制擬。

又按莽傳，「安新公王舜死，子延襲爵。太傅平晏死，以子唐虞尊爲太傅，封平化侯。」知上公爲位，公侯爲爵。弗必上公僉公爵也。故春秋齊晉並以侯國兼伯，與九命上公同。

又按王制公羊傳均稱二伯。莽傳言，「建始國二年，甄豐子尋作符命，言新室當分陝立二伯，以豐爲右伯。太傅平晏爲左伯。如周召故事。」是莽以二伯之制，與四伯殊。大宗伯「九命作伯」，先鄭注云，「長諸侯爲方伯。」後鄭注云，「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五侯九伯者，據先鄭說，似上公卽方伯，方伯卽四方侯伯。（據今文師說有未以方伯卽二伯者）與莽說同。後鄭之誼，則以上公卽二伯。今考秋官掌客職云，「諸侯長十有再獻。」以大行人證之，則上公九獻，知諸侯長非上公，蓋卽二伯。迺後鄭亦以九命作伯說之，然九獻十二獻，弗應位同禮歧。如莽傳說，則豐位四將，晏位四輔，同居二伯之官，知古文說二伯，弗必悉屬三公。據顧命言，「召畢帥東西諸侯。」左傳言，「周公太公夾輔周室。」又言，「鄭晉夾輔。」均卽二伯。然太公周召則上公，畢亦稱公，晉爲甸侯，鄭則卿士，是姬周置二伯，制主統率羣侯。凡上公公卿羣牧，僉克兼司其職，春秋之制，以晉楚齊秦爲四伯，又以齊及晉楚爲盟主。蓋九牧之四爲四伯，四伯之二爲二伯，主以外侯，各職厥方。此則春秋經例，約周禮以示矩常。其於周官，夫固制同而勢異也。

又按曲禮下云，「五（疑當作王涉上而誤）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其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斯卽上公作伯之制。王官之長，卽四輔也。於外曰公，卽上公也。據春秋左氏傳，則單子劉子，或云王官伯，或云天子之老，是內臣亦或攝上公。惟經僅書子，例弗書公，蓋以侯伯與外侯，故齊桓晉惠均有伯舅

伯父之稱。此誼既明，則知魯語稱元侯作師，即謂在外二伯，亦即掌客所云諸侯長。上云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即謂職方四輔，亦即左傳所云王官伯。後鄭韋昭所解，均與古誼相侷。

漢書王莽傳，「始建國元年，太保後承陽侯甄邯爲大司馬承新公。丕進侯王尋爲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將軍成都侯王邑爲大司空隆新公。是爲三公。」莽策羣司曰：「月星元股左司馬，典致武應，考方法矩，主司天文，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力來農事，以豐年穀。日德元股右司徒，典致文瑞，考園合規，主司人道，五教是敷，帥民承上，宣美風俗，五品迺訓。斗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圖，考度以繩，主司地理，平治水土，掌名山川，衆殖鳥獸，繁茂草木。」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昔，位皆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義和。後更爲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同。卿凡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宋祈曰或無官字）諸職。天鳳二年，大司徒保納言卿作士卿，（舊作保納言卿士卿作卿依劉攽校改）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洎前十郡，（舊作七部晉灼注本已訛據王念孫讀書雜誌說改）大司空保典樂卿秩宗卿，（舊作保樂卿典卿秩卿依劉攽校改）翼尉光尉左隊前隊中部右部有（二字衍）五郡太司馬保子虞卿（舊作保子卿虞卿共卿工卿依劉攽校改）師尉列尉祈隊後隊中部洎（洎字衍據此文蓋謂中部二十五郡該六尉六隊及內郡言分爲左右前後四部）後十郡，及司卿（舊作六司六卿依劉奉世校刪）皆隨所屬之公，保其災害。

按周官各職，有三公六卿諸侯大夫士並文者。司服一見有三公卿大夫士並文者，掌次一見有三公孤卿大夫並文者，射人三見。司士朝士各一見有孤卿大夫士並文者，大宗伯司服巾車司常司士各一見有三公孤卿並文者，太僕小臣各一見有孤卿大夫並文者，射人再見，掌次弁師各一見有三公卿大夫並文者，典命一見有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並文者，宰夫一見有三公州長百姓羣臣羣吏並文者，小司寇一見有三公六卿並文者，宰夫一見有三公六卿大夫分言者，鄉士遂士縣士一見有孤卿並文者，掌次一見據五官敘官，則太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馬大司空均卿一人，小宰之屬，均中大夫，知司空小司空亦同。又考地官敘官云，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公孤職掌，均並無文。考王記匠人則又再言九卿，故漢書百官公卿表序說周制云：「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爲六卿。各有徒屬，職分屬於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舜之於堯，伊尹之於湯，周公召公之於周是也。」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爲三公。東漢周官說，並與此同。蓋准大戴保傅篇爲說。莽傳之說，則王制通周官知者，莽傳稱「地皇二年，莽下書責七公，始建國三年，莽令七公六卿號皆稱將軍。」七公者，上公四人，暨三公是。莽置大夫元士，雖宗王制至三公六卿之名，則准周官。據莽說，蓋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太師太傅別爲上公之二，孤爲公貳。新則司允三官。周則小司徒小司馬小司空，孤卿合詞，則爲九卿。孤卿分言，則爲六卿。雖敘官之文，明以六官爲六卿正職。如莽說，是必六官之三，均上兼三公，佐亦上兼三孤。既以六官長貳兼公孤，則六卿弗具，必以他職攝其缺。莽以周官無文，故六卿之名，尙則虞書竊以三公不必備，古文師說實同。書顧命六卿，四爲畢公，六爲毛公，是卽司馬司空兼作三公之證。卿上兼公，則其貳爲孤，經文公孤似應兼備斯制。今文家僅以三公二王後爲公，無上公三公之區，與周官殊。又按莽初卽政，以甄邯爲大司馬，繼以孔永達並苗詵陳茂嚴尤董忠並茂爵侯，尤終均伯，詵則利苗男。莽傳又稱「並上印執就侯氏朝位。」是三公爲職，與爵稱殊，故鄭武莊爲卿士，其爵均伯，弗以職尊益爵也。又按賈公彥敘廢興引馬融傳云：「賈逵以爲六鄉之大夫，則冢宰以下是。」說文卿字注云：「六卿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又鄉字注云：「國離邑民所封鄉也。封圻之內，六鄉六卿治之。」據賈許說，是周官六卿各兼一鄉之吏，亦卽六軍之將，是猶鄉老之公，卽三公也。據莽傳說，則六鄉公卿亦匪媻官。知者，莽以三公六卿分保六尉六隊，足證近畿之地，弗屬四公。王朝公朝兼職分司，此卽公掌二鄉，卿掌一鄉之遺說也。又司卿保災害各隨所屬之公司，卽三孤，蓋亦考王記九分國治以九卿之說也。故國語魯語亦有三公九卿文，與周官符。更卽齊語證之，語稱「管子治齊，士鄉十五，公率五鄉，高國各

率五鄉。」夫齊制五鄉一軍，略擬周官一鄉。齊以國高率十鄉，則六官兼掌六鄉，自屬姬周遺則。非三公六卿外別有鄉公、鄉卿也。自馬融以謬斥賈，後鄭因之，始以鄉里別六官，則是王國之卿十有二，併數三孤爲十五也。或以后宮十二卿相准，弗知公孤六卿，適符十二之數。后卑於王，弗置公孤，所增六卿公孤之降稱。或以受教法司徒鄉大夫職有明文，不知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治典自建而自司，教法自頒而自受，其例一也。近儒鮮仲賈說，因附著之。

漢書王莽傳，「元始五年，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富平侯張純九百二人，皆曰：『故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爲九命之錫。』策曰：『官在宰衡，位爲上公，今加九命之錫，其以助祭共文武之職，乃遂及厥祖。』於莽稽首再拜，受錄，鞞、衰、冕、衣裳、瑒、瑒、珌、句履、鸞路、乘馬、龍旗九旒、皮弁素積、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矢、左建朱鉞、右建金戚、甲冑一具、圭瓚二九、命青玉珪二、朱戶、納陛、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

按援據此文，蓋以九錫爲九命之錫。九錫者，衣服、車馬、弓矢、斧鉞、鉅鬯、命珪、朱戶、納陛、虎賁也。九錫之禮，惟施於九命上公。九命以下，則無命數，錫數不相應也。白虎通義考黜篇引禮說，「以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弓矢鉞鉞鉅鬯爲九錫。」（與公羊莊元年解詁曲禮疏所引公羊說韓詩外傳說，名次稍殊。）又云，「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士。七十里不過七賜而賜爵士。」復引或說云，「盛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後有功賜鉅鬯，增爵爲侯，益土百里，復有功入爲三公。五十里子男始封賜一等，至樂則復有功稍賜至虎賁，增爵爲伯。復有功稍賜至鉅鬯，增爵爲侯。」據通義說，蓋以九錫之次，援爵爲差。二說雖殊，均與莽傳弗符。蓋莽傳之說，以九錫爲同時所錫，乃上公所獨。通誼以九錫匪同時，故爵命不同，錫亦異數。乃周禮小宰先鄭注，以九賜釋禮九命。禮記曲禮疏說九錫，引周禮九儀，含文嘉九賜，（即通義所引禮說）二文復引鄭司農說，以周禮九錫與九賜是一。又引異義許慎說云，「九錫九命如先鄭說。」蓋以大宗伯再命受服，與九錫衣服相當。直以錫數應命數，與通義今文說，雖亦稍殊。然與莽傳周禮說，違背滋甚。曲禮疏又約鄭康成說，謂「九命九賜不同。九賜謂

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錫。「轉與莽傳說近。曲禮「三賜不及車馬。」注「不以車馬爲九錫之三。」亦其證也。惟莽傳以九賜惟施於伯，復與後鄭不同。如莽傳說，蓋左傳所載魯衛封禮，如大路大旂少帛精莢旃旌夏璜繁弱之屬，均爲上公九錫之文。又晉文作侯伯，賜以大輅戎輅弓矢虎賁。書序述王錫晉侯，兼云桓鬯圭瓚。國語王賜齊桓，兼受大輅龍旂，亦均上公九錫之禮也。蓋魯衛封禮視上公，齊晉作侯伯，亦屬九命。古惟九命之伯，得專征伐。後鄭以八命亦得專征伐，（據今文說，專征伐不必上公）因以八命作牧，亦得加九錫。今考春秋三書「錫魯命」，「通典引賈逵說，謂「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爲信。」則左傳所云錫命，均謂錫瑞，迥與九賜靡涉。春秋之時，魯爲次國，傳無九賜之文，則侯牧不得膺九賜。公羊何氏解詁，以九賜以下，有七賜五賜之差，與通義略符。因以九賜說錫命，與左傳殊。

漢書王莽傳，「始建國元年，更命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以下曰大夫。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車服黼冕各有差品。」

按王官之爵，具見敍官，自公以下凡六等，曰卿，曰中大夫，曰下大夫，曰上士，曰中士，曰下士。據莽傳說，則士爵區五，大夫之爵區三。蓋命士卽上士，庶士卽府吏胥徒。彼以王制下卿以下，別有上大夫。又元士上士，其文互著。因以元士非上士，上大夫非卿。然博士今文說，並以元士屬王朝，上士屬侯國，與此不同。

漢書王莽傳，「地皇四年，進所徵天下淑女杜陵史氏爲皇后，聘黃金三萬斤，車馬奴婢雜帛珍寶以巨萬計，莽親迎於前殿兩階間，成同牢之禮於上西堂，備和嬪美御和人三位，視公嬪人九，視卿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一，視元士凡百二十人，皆佩印執，執弓鞬。」按此說同昏義，卽後鄭周官注所本，近儒詮釋已詳。蓋天子妃匹之制，王制无明文，故莽制初采春秋說，嗣用昏義，前後不同。

古本字考

劉師培

說文「祝，祭主贊詞者。从示，从儿口。一曰从兌省。」易曰，兌爲口，爲巫，是祝爲祭官。若廣雅釋詁訓祝爲斷，穀梁哀傳「祝髮文身，」公

羊哀傳，「天祝予。」僉與斷同。考其本字，蓋當作殊。說文「殊，死也。」左傳昭三年釋文引說文云，「一曰斷也。」廣雅釋詁亦以斷絕訓殊，蓋殊斷誼符，引延則爲別異。（淮南子本經訓云，而萬殊爲一，高注云，殊異也，禮記大傳篇，殊徽號，孔疏亦云，殊別也。）朱祝二音同紐互轉，禮月令「其神祝融。」淮南子時則作朱明。又呼雞重言其音爲粥，風俗通作朱朱，博物志則云祝祝，併其例也。殊从朱聲，故卽段祝爲殊。祝髮左傳作斷髮，公羊祝喪並詞，咸與殊詁宛符。僞大誓「祝降時喪。」孔傳詁斷，蓋亦讀祝爲殊也。（又案祝字本訓，僅屬祭官祝史是也，若書無逸，否則厥口宜祝，詩大雅，侯作侯祝，祝並訓詁。又呂氏春秋樂成篇云，王爲羣臣祝，高注訓願，考斯二詁，僉非本誼。引伸詛祝之祝，正字爲訓，說文，訓壽也，州聲之字，古與祝通，左傳州吁，穀梁作祝吁，是其例矣。祈祝之祝，正字爲禱，說文，禱告事求福也，壽聲之字，音亦近祝。淮南俶真訓治金之鑄器，高注云，讀如唾祝之祝，亦其一證也。州壽二聲，古並通朱，亦殊祝同字之旁證。）說文「休，息止也。从人，依木會意。」由息引延，詁蔭，詁暇。若爾雅釋詁訓休爲美，廣雅釋詁訓爲喜，詩民勞菁莪長發傳箋亦僉以美詁休，考其本字，蓋當作好。說文「好，美也。」禮記仲尼燕居篇「領惡全好。」鄭注云，「好善也。」是好賅善美二誼。古音好休同部，薺从薺好省聲，或从草休聲。詩良耜以薺茶蓼，說文引作旣蓀。廣雅釋詁三亦云，「林除也。」段休爲好，亦猶薺兼好休二聲也。詩蟋蟀「良士休休。」毛傳云，「樂道之心。」則好憎之好，誼亦休字所兼段矣。

說文「刺，君殺大夫曰刺，刺直傷也。」刺殺誼同。史記封禪書「刺六經中作王制。」索隱云，「謂采取之也。」若其本字，蓋當作搯。說文「搯，撫果樹實也。」廣雅釋詁一云，「搯，取也。」宛與采取誼符。刺从刀从束，束亦聲。搯从雷聲，雷从帝聲，帝字亦从束聲。得聲略同，故卽段刺爲搯。若美刺之刺，詩瞻仰「天何以刺。」毛傳詁賚，則爲賚字。段文賚从束聲，故亦與刺互段也。說文「委，隨也。」是委誼符。倭周禮地官有委人，大司徒，遣人諸職，僉以委積並詞。後鄭注云，「少曰委，多曰積。」又穀梁桓十四年傳云，「黍盛委之所藏也。」九章算術商功篇有委菽委米委粟之文，考其本字，蓋當作蘊。說文「蘊，積也。从艸，溫聲。」春秋傳曰，「蘊利生尊。」又廣雅釋詁三云，「蘊，聚也。」方言卷十二云，「蘊，饒也。」並與積誼相比類。古蘊藉字恒段轉音之字書之，作苑，作鬱，弗登其

文。(方言十三，苑蓄也，段宛爲蒞。荀子哀公篇云，富有天下而無怨材，段怨爲蒞。詩都人士我心苑結，段苑爲蒞。周書成開篇，發鬱，孔晁注云，謂穀帛滯積者也，則又段鬱爲蒞。)委蒞古音同紐。左傳蘊利，大戴利子乘篇，作委利，是委積並詞，委均蘊段，與段慰爲愠約符。若以委字本誼說之，失其指矣。

說文「鷄，鷄鳥也。从鳥，董聲。難，鷄或从隹。」是鷄難同字，若虞書而難任人，論語爲君難，末之難矣，均與弗易誼同，考其本字，實當作難。說文「難，敬也。」爾雅釋詁云，「難，懼也。」(釋文又云，煥敬也，煥卽難段，詩楚茨，我孔煥矣，同。)詩長發，「不難不竦。」毛傳云，「難，恐也。」敬與懼恐，誼實相因，難爲艱難之難，猶敬爲便易之易也。說文訓敬爲悔，(誨文傷亦訓輕亦敬字之段。)宛與難誼背馳，敬爲輕儻之詞。敬心之生，繇於眎事爲弗難，故弗難之誼，該於其中。難爲戰兢之詞，難心之生，繇於眎事爲弗易，故引延難訓，則弗易之誼亦賅。字有省形，段難爲用，詩桑扈，「不戢不難。」毛傳云，「不難，難也。」孔疏云，「難者戒懼之詞。」立訓至推，釋名釋言語云，「難，憚也。人所忌憚也。」亦與恐懼誼符。是則難易本指，與戒嫚同。難演爲蹇，易演爲平，則又輾轉引伸之詁矣。說文鑿屯並詁難，難均難段，亦猶嫚嫚訓侮易，易當作敬也。(說文歎輕易人歎媮也，易亦敬字。)

說文「絜，麻一耑。」義有引延，則爲束約，絜矩絜長是也。若廣雅釋言訓絜爲靜，釋器復詁絜爲白，字或作潔。管子水地，以鮮而不詬相諭，考其本字，實當作寔。說文「寔，靜也。」靜卽淨字，與清約同，引伸其詁，爲淨，爲明。絜寔並从切聲，得聲相同，故卽段絜爲寔。書堯典，「直哉維清。」史記五帝紀清作靜絜，絜卽寔也。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十六云，絜古文作寔，同，亦其確徵。後世潔行寔廢，知其本者鮮矣。(又案歲時祓除古稱修禊，漢杜篤有祓禊賦，說無禊字，廣雅祓禊均詁祭，由今考之，禊絜誼同，風俗通誼祀典篇云，禊者潔也，又云尙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民解療生疾之時，故於水上灑潔之也。續漢書禮儀志云，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病垢災，爲大禊。絜者言陽氣佈暢，萬物悉出，始絜之也。劉昭注云，謂之禊也。遐稽二訓，則修禊修絜古實一文。國語周語云，姑洗所以修潔，百物姑洗，律應季春，故上祓除，援絜錫名，其正字亦當作寔。蓋寔爲段字，禊爲後起字，祭亦引延之詁也。近儒或以作契爲本字，其說鑿。

矣)

說文「掾，緣也。」掾緣同聲，似卽緣字或體。若漢書蕭何傳「爲沛主史掾」讀漢志百官志，又有「官府掾」諸文，考其本字，實當作篆。說文「篆，引書也。」蓋引筆署文謂之篆，故李斯作文，卽號篆書，別以籀書爲大篆。公庭之吏，掌治公書，因取引書之誼，以篆爲名。是猶記事爲史，而吏介府胥之間，亦被史稱也。漢書「刀筆吏」今官府吏胥，概稱書版，並與引書誼符。掾篆聲同，段掾爲篆，亦猶周禮夏篆，段篆爲緣也。(掾爲篆段，亦與丞簿之簿例同)

說文「成就也。」荀子正名篇「則从諸夏成俗。」解蔽篇「不蔽於成積。」楊注成並詰舊。考其本字，蓋當作定。說文「定，安也。」爾雅釋詁「定，止也。」蓋安止不遷謂之定。俗曰定俗，習曰定積，厥誼一也。定聲丁聲，同部同用，假成爲定，亦猶詩麟趾，段定爲頂也。(儀禮鄉飲禮，羹定速賓，鄭注云，定孰也，訓定爲孰，則定之本字，當爲成孰之孰。)(朱駿聲以爲塵段，未徹古音)

說文「郎，魯亭也。」是郎爲地名，若周書作維解「重元重郎」韓子十過篇「郎門之坵」(論衡紀妖篇作郭門誤)漢書董仲舒傳「巖郎之上」字或作廊。又韓子孤憤外儲說篇「游言郎中」與百官國中對詞。漢有郎中令，中令將郎官，考其本字，並當作闌。說文「闌，門遮也。」廣雅釋詁三云「闌，遮也。」釋言又云「闌，閉也。」蓋橫木爲闌，古以闌名，闌卽俗文欄字。闌良二音，同紐互通。漢唐扶頌「道路琅玕」文選魏都賦作「珠琲闌干」海賦言「洪濤瀾汗」是其證也。郎从良聲，故段郎爲闌。古代王宮，各有糾禁，故宮門以內，地稱郎中，猶後世所云禁中也。禁必有域，故繚垣闕門之屬，或被郎名，而宿衛之官，亦有郎中，爲冠漢卿。郎中令與光祿勳遞稱，勳與闌同，郎官初職，蓋擬春秋門子，官以郎表，亦猶周官以大門爲稱也。近人以郎爲良段，說似弗駭。(漢書竇嬰傳廊廡，廊亦闌字，廡爲周屋，故與闌字並文。後世以廊爲階，以欄爲柵，析爲二名，失之甚矣。)

說文「爛，孰也。」俗作爛，若詩韓奕「爛其盈門」鄭箋云「爛爛燦然鮮明且衆多之貌。」楚詞九歌云「爛昭昭兮未央」王訓光貌。考其本字，並當作脹。說文「脹，明也。」俗文作朗，詩既醉「高朗令終」楚語「光遠宣朗」並與光明義符，段爛爲脹，與段郎爲闌

同例。(漢書禮樂志，爛揚光，梅福傳爛然可睹，王莽傳功德爛然，文選西都賦登降炤爛，注並詰明，其正字亦當作脹，與孰誼殊)

說文「浪，滄浪水也。南入江。」浪即漢水下游，廣雅釋訓云，「浪浪，流也。」今則波浪並文，考其本字，實當作瀾。說文「瀾，大波也。从水瀾聲。」瀾瀾或从連聲，詰與爾雅釋水符。波瀾轉音即為波浪，引伸則為流貌，段用水名浪字，匪正體也。易屯卦「泣血漣如」詩氓篇「泣涕漣漣」楚詞離騷經則曰「霑余襟之浪浪」東漢侯成碑復云「泣涕漣瀾」浪漣洑瀾誼實靡二，均即瀾字段字。又詩終風「詭浪笑傲」後世之文，或云浪跡，列子說符篇有蘭子，亦均一聲之轉也。

說文「拊，搥也。」拊搥猶云撫循，若虞書「擊石拊石」左傳襄二十五年「公拊楹而歌」(釋文云拊拍也)國策魏策「拊驂無答服」(高注云拊擊也)楚詞九歌「揚抱拊鼓」拊均同擊。考其本字，並當作培，非拍字。說文「棊，柷也。」廣雅釋器云「棊杖也。」

蓋棊即俗文棒字，古為擊人木器之稱，誼有引延，則斂物過人，亦均稱棊。莊子逍遙游作拊，他篇或並云拊擊，訓誼亦同。音付古音通轉，字或段。詩常棣「鄂不韡韡」鄭箋云「不當作拊」(釋文云二作拊)鄂，足也，古聲不拊同，是其徵也。古籍段拊為拊，亦猶附婁傳作培塿，榘部傳作榘榘已耳。又史記秦始皇紀引賈誼過秦云「執捶拊以鞭笞天下」拊為擊器，尤與柷杖誼符，足證棊榘非二文矣。

(又案說文榜字注云，所以輔弓弩，是榜檝同器，與秘約同，若漢書陳餘傳史榜笞數千，後漢書陳寵傳，急於笞笞，酷烈之痛，誼均訓擊，其本字亦當作棊，旁聲之字古與音聲付聲互通，如魴鯁互訓，實為一魚，房俎之房扉異鄂不之不，均其證也。又泝之泝，後漢書岑彭傳作枋，說字駢或訓近，廣雅訓附為依，均係旁段，則枋榜同為棊字，又奚疑乎。又案說文訓支為小擊，近人以虞書朴作教刑，儀禮鄉射禮取朴措之，左傳文十八年以朴扶職，朴均支字異文，然上文三朴字均為擊器，亦與小擊之誼稍殊，疑亦棊字之段，棊朴互通，例猶仆踣同字，又漢書陳項傳引過秦別作執，敲朴以鞭笞天下，蓋朴拊異文同實，猶詩之君曰卜爾百福，段卜為付也。

說文「遂，亡也。」蓋遂遺同訓，(說文，遺亡也，與遂同訓，遺遂古亦通用，詩角弓莫肯下遺，荀子非相篇引作下隧，是其證，蓋隕訓下隊，與隊訓从高隕，取義亦同，疑遂遺隕隊古匪二字，故古義悉符也)與奪失同。(廣雅釋詁三，訓墜為失，似即遂字，本誼段墜為之)若

詩桑柔「大風有隧」禮記曲禮「出入不當門隧」毛詩鄭注隧並訓道。（左傳襄十八年，連大車以塞隧，國語魯語，其舟除隧，韋杜注同。）又周禮遂人言「夫間有遂」匠人言「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後鄭以爲夫間小溝。則遂爲田間水道。（荀子大略，溺者不問遂，楊注云，水中可涉之徑也，與小溝之遂略同。）家人以渡爲丘隧，後鄭注云「羨道也」則遂爲闕地所通之道。（左傳隱元年，隧而相見，杜注亦云，若今延道。）至周禮地官有遂人，遂師，遂大夫，又言五鄙爲遂。鄉遂並詞，僉與本訓不合，考其本字，實當作術。說文「術，邑中道也。」廣雅釋宮云「術，道也。」蓋術爲邑道，引延其誼，則爲一切途徑之稱。周禮遂名，亦由術路之稱遂被，故月令「審端徑術」（鄭注云，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學記「術有序，國有學」（鄭注，術當作遂，聲之誤也，鄭弗知術爲正字，定爲聲譌，非是。）凡徑遂鄉遂之字，記並作術。（管子度地篇，州者謂之術，不滿州者謂之里，稍與周禮六遂稍殊，然地以術名，實本周官之遂，與州里同。）蓋術遂同聲，同轉，是猶左傳文經西乞術，公羊作遂，僖經公子遂，世本作術也。（見史記魯世家索隱引）故羣籍之文，段遂爲術，字或作隧，其義亦同，引伸其義則爲通達。禮緇衣「百姓以仁遂焉」鄭注註達是也。若周語國語「以遂入風」章注註順。禮記祭義「陶陶遂遂」鄭注以爲相隨行貌，則又段遂爲述。說文「術，循也。」誼與順遂僉合。又詩綿篇「行道兌矣」毛傳訓兌爲或，蹊兌卽蹊遂之遂。蓋兌豸古通。（祝禴誼同是其比。）兌字正文亦當作術也。（禮記檀弓下云，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鄭注云，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是也，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於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爲兌，此亦兌隧互通之例，詩碩人說於農郊，箋讀說爲隧，亦旁證也。）

讀莊子札記 據浙江書局校刻明世德堂本

鹽城陶鴻慶

齊物論篇，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愚案俞氏莊子平議釋大塊爲地，是也。漢書天文志云，「迅雷風妖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皆與泰西地文之說合，郭注解爲無物，非。

齊物論篇，聖人懷之，

愚案懷當讀如淮南覽冥訓「懷萬物」之懷。本作襄，懷借字耳。高誘淮南子注云，「懷，猶囊也。」卽其義。郭注云，「以不辯爲懷耳，聖人無懷。」是以懷爲懷念，失之。

齊物論篇，吾待蛇蚺蝮翼邪，

愚案待當爲特，涉上文諸待字而誤。逍遙遊篇，「而彭祖乃以久特聞。」崔本特誤作待，卽其例矣。呂覽適音篇高注云，「特但也。」言吾但如蛇蚺蝮翼耳。故下云，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寓言篇云，「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蝮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與此文異而義同。郭彼注云，「影似形而非形，」正得其旨。此注據誤文強解，義殊難通。

養生主篇，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愚案已當音紀，讀爲至人無已之已，以有涯隨無涯者，爲其執己見以求知也。德充符篇云，「彼爲已以其知，」天下篇云，「慎到棄知去已，」又云，「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皆以已與知對言，可與此文互證。郭注云，「已困於知而不知止，」王氏經傳釋詞引戴東原說，「已猶此也，」均失其旨。

人間世篇，凡事若大若小，寡不道以懽成，

愚案郭注云，「事無大小，少有不以成爲懽者，」蓋因下文仲尼對葉公「遠則忠之以言」云云，故解道爲言，然葉公自論使事不及於言，注未確。道猶術也，定十五年左傳「子蒲曰，吾未知吳道，」杜注云，「道猶法術，」是也。懽成猶樂成，成事必有其術，下文云，「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正與此應。

人間世篇，妄則其信之也莫，

愚按郭注云，「莫然疑之，」俞氏曰，「莫者無也，猶曰莫信之也。」今案莫信之而云信之也莫，究爲不辯。莫蓋模之借字。淮南繆稱

訓「猶未之莫與」高注云「莫勉之也」是也。勉強信從，則其信不堅，故足致殃也。人間世篇，惡成不及改。

愚按郭注云「彼之所惡而勸強成之，則悔敗尋至」俞氏云「不及改，極言其速」是也。惡當讀如字，與上文美成對文，郭誤讀烏路反，故失其旨。

人間世篇，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愚按郭注云「直爲致命，最易而以喜怒施心，故難也」（此本而誤爲所，古逸叢書本不誤）增文成義，迂曲甚矣，此其難者言致命之不難也，句末當有乎字，文省耳。老子七十九章，其不欲見賢，俞氏平議云「句末當有乎字，乎者語之餘，古人多不著於文字，而使讀者自得之」說詳俞氏古書疑義舉例。

德充符篇，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

愚按人爲二字誤倒，當云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古逸叢書本不誤。

大宗師篇，不蕃士。

愚按郭注云「縱心直前，而羣士自合，非謀蕃以致之」此曲說也。說文「士，事也」經傳多借士爲事。管子君臣篇「官蕃士」蕃士卽謀事也。不蕃士者，事至而謀，不謀於事先也。

大宗師篇，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

愚按上文朋承爲韻，下文喜己德色爲韻，此二句不當無韻。郭注云「常遊於獨而非固守」是讀觚爲孤。釋文引崔云「觚，稜也」。俞氏讀觚爲軻，引養生主篇釋文大軻繫結骨以釋之，然三說皆無勝義。觚而不堅，義殊未安。疑觚堅二字傳寫互易，含真守璞而能與世推移，故曰堅而不觚。堅有實義，與虛對文。觚與華叶韻，與乎之與，釋文云如字，下文「孰能相與於無」相與釋文亦云，與如字。

崔云，「猶親也。」然則與乎之與，尤與不觚之義相應，亦一證也。

大宗師篇，人之有所不得與是物之情也，

愚案與字陸氏無音，據郭注「人之有所不得而憂娛在懷，皆物之情也」，則與爲語詞，當音餘，

大宗師篇，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

愚案此文以天與卓爲二物，其義難通。注云，「卓者獨化之謂也。」（今本注文卓者謂爲卓爾，古逸叢書本不誤，）獨化非天而何。疑天父二字傳寫互易，本作以父爲天，言人無不知愛其父，而況天之卓然物表者乎。詩柏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傳曰「天謂父也。」是以父爲天，古今常語。（淮南覽冥訓雖有以天爲父，以地爲母之文，然彼言聖人之德，與此文不類，）下文云，「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真卽齊物論所謂真君，亦天也。蓋以君父爲比，而明天之不可違也。天地篇云，「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亦以君親對舉，卽其例矣。下文「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意與此同。郭所見本已如此，不得不於天之上更闢一境，因有卓爾獨化至於玄冥之說。夫玄冥者無名之謂，又不得以卓名當之矣。大宗師篇，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

愚案此二句語氣相應，唯當讀爲雖簡，簡讀如「可也簡」之簡，孟孫氏人哭亦哭，是簡之而不得也。中心不戚，是已有所簡也。故曰雖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讓王篇云，「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語意與此相似。郭於上句注云，「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而以下句屬下爲義，殊失其旨。

應帝王篇，因以爲波流。

愚案釋文云，崔本作波隨，當從之，隨與上文蛇何靡爲韻。

駢拇篇。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愚案篇首駢拇枝指釋文引廣雅云，「駢並也。」崔云，「枝音歧，謂指有歧也。」此云多駢旁枝，文不成義。疑本作多旁駢枝，旁讀爲方。在宥篇云，「出入無旁，」無旁卽無方也。人間世篇「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俞氏亦讀旁爲方。是旁方古通用。上文云，「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此文正與相照，後人誤讀旁爲本字，則義不可通，輒倒乙其文耳。肱篋篇，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愚按郭注云，「所資者重，則所利不得輕也，」讀重利爲輕重之重，此說殊泥。重利謂增益其利也。漢書文帝紀「是重吾不德也。」注云，「重謂增益也。」是也，兩重字義各有當，注未晰，雖當讀爲唯。

肱篋篇，知詐漸毒，

愚案漸者欺也，孫卿子不苟篇云，「小人知則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議兵篇云，「招近募選，隆執詐尙功利，是漸之也。」正論篇云，「上幽險則下漸詐矣。」王氏引之皆釋爲欺詐，並引此文爲證。釋文引李云，「漸漬之毒不覺深也，」非是。在宥篇，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愚案此老子之言也，故下當有曰字，而寫者奪之。本書引道德經文，肱篋篇凡兩見。知北遊篇凡三見。本篇一見。皆冠以故曰字。天道篇，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

愚案比讀如律文比附之比。詳說文「審議也。」比詳二字亦平列，下文曰，「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因任與比義近，原省與詳義近。（俞氏云，「省察也，原於省同義，可與此義互證。釋文解爲除廢，非是。」）釋文云，「比較詳審，」失之。天道篇，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

愚案後言二字，義不可曉。釋文云，「幾音機，司馬本作順，云順長也。復言長也。」據此正文，後乃復字之誤。意讀爲噫，故釋文音於其反，幾乎復言四字爲句。幾殆也，復之義爲反復。故訓爲長意。蓋病其多言也。道德經上篇云，「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天運篇，孰居無事推而行是，

愚案郭注云，「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哉，各自行耳。」據此，是郭所見本作而推行是，與主張綱維句法一律。今本蓋校者據釋文改之。

天運篇，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

愚案，有讀爲又。

天運篇，至願名譽并焉，

愚案願慕也，孫卿子榮辱篇「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楊注云，「願猶慕也。」是也。又王制篇云，「名聲日聞天下願，」致士篇云，「貴名白天下願，」並從此訓。此言至願，謂爲人所歆慕，猶言至榮，與上文至貴至富相配。郭注云，「所至願者適也，」增文成義，非是。

天運篇，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愚案郭注云，「游而任之，則真采也，采真則色不僞矣。」以采爲采色，義無所取。上文云，「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則采字當依本義釋爲撝取較勝。

刻意篇，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愚案俞氏云，「休焉二字誤倒，本作故曰聖人休焉，休則平易矣，」其說是也。今案曰字亦衍文，本作故聖人休焉，與上文語意緊接。休卽休乎上所云云，郭注云「休乎恬淡寂寞息乎虛無無爲是也。」天道篇「故帝王聖人休焉，」亦無曰字。可證此涉上文兩故曰而誤衍耳。

繕性篇，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

愚案古逸叢書本，生上有知字，是也。盜跖篇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卽此知生之義。郭注云，「夫無以知爲而任其自知，則雖知周萬物而恬然自得也。」任其自知，正釋知生之義，蓋郭所見本未誤。秋水篇，不賤貪汙，

愚案上文云，「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下文云，「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諸句皆二句自爲呼應。上言動合至理，下言不設成心也，惟此句單出其上，當有脫句，而今無可考。

至樂篇，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

愚案相合二字衍文也，兩讀如易說卦「參天兩地」之兩。王弼注云，「耦也。」然則兩無爲者，天地以無爲相耦也。天地既位，無分合之可言，故兩無爲萬物皆化，文義已足。天地篇云，「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是其證也。增「相合」字義轉似是而非。且上文清寧爲韻，下文芴出芒象職殖爲韻，此以爲化爲韻。又屢見於本書者，如今本則於相合絕句，而失其韻矣。郭注云，「不爲而自合，乃釋正文兩字之義，後人誤以兩爲數名，疑正文不備，輒據注文增益之耳。」

至樂篇，種有幾，

愚案幾當讀爲機，張湛列子天瑞篇注，「機者羣有之始，動之所宗，」是也。下文「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正與此應。郭注以「不可勝計」釋之，殷敬順列子釋文又以爲設問之辭，皆望文生義，殆非其旨。

達生篇，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無者有之矣，

愚案先字不當有，蓋卽无字之誤。又涉上文養形必先之物而行也。必先之物猶言所貴者物也。（古逸叢書本作先之，以物義更明，）與後先之先異。

達生篇，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鎔銖，

愚案五六月，釋文引司馬曰，「黏蟬時也。」此說失之。五六月謂數習所歷之時也，下文「善游者數能」注云，「須數習而後能」義與此同。

達生篇，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

愚案旋而蓋規矩，釋文作「旋而蓋矩」，引司馬本矩作瞿云，「旋圓也，瞿句也，倕工巧，任規以見圓覆，蓋其句指不以施度也。」此文有譌奪，當云倕工巧，任規矩，以規爲圓覆，蓋其句指所以施度也。據此則正文不當有規字，郭注云，「工倕之巧，猶任規矩，不及旋字之義，蓋以規釋旋，是郭所見本，亦作旋。而蓋矩與釋文同。蓋當爲盍之借字，爾雅釋詁「盍合也」，漢書律歷志「衡運生規，規圓生矩」。旋而蓋矩，猶言規圓生矩。淮南主術訓「譬猶方圓之不相蓋」，蓋亦訓爲合。不相合者，而使之合，則純任規矩故也。故郭注云，「此言因物之易」。今本有規字者，乃後人據郭注以增益之，而其文不可通矣。

田子方篇，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

愚案此二句傳寫誤倒，元文當云，死有所乎歸，生有所乎萌，萌與上文明功，下文窮宗爲韻。如今本則失其韻矣。且有出於無，聚生於散，先後之次，因應如是。知北游篇云，「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庚桑楚篇，「將以生爲喪也」，郭注云，「喪其散而之乎聚也」，皆此義也。郭注本云，「歸於散也，萌於未聚也」，二句相承成義。今隨正文誤倒，則文義不順，是郭所見本未誤也。

田子方篇，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

愚按王其無它，釋文引司馬云，「無違令」，此失其讀。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八字爲句。言先君所以命王者無可疑也。知北游篇，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愚案郭注云，「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無名也」，以冥冥連文，非是。此當以謂之冥絕句。下冥字屬下爲句，老子上篇，同謂之玄，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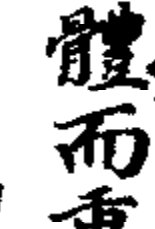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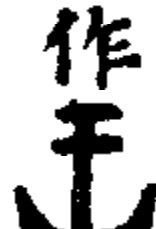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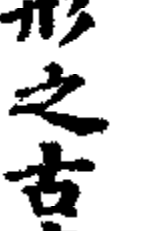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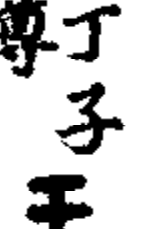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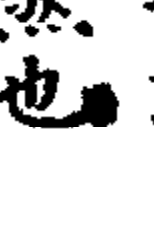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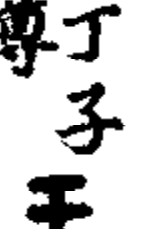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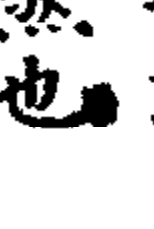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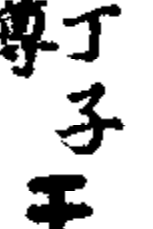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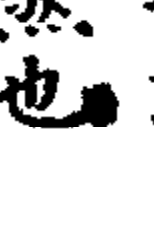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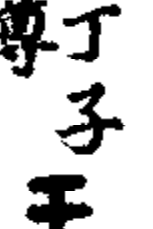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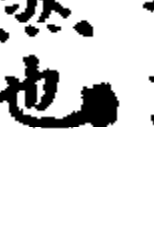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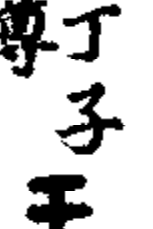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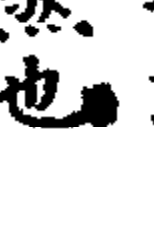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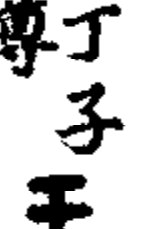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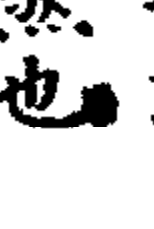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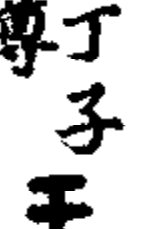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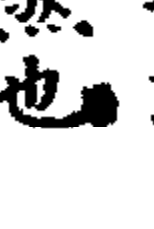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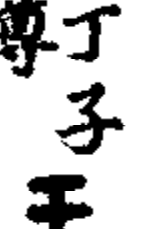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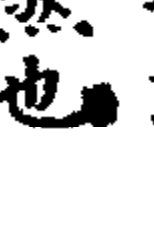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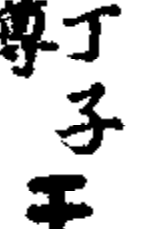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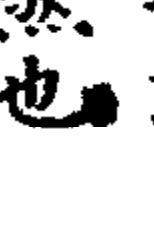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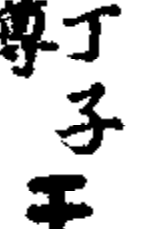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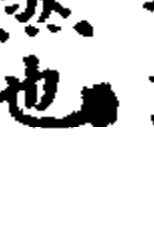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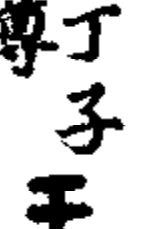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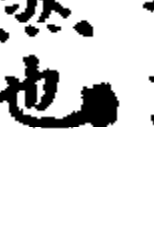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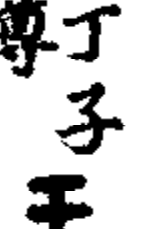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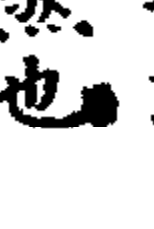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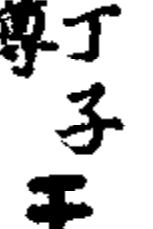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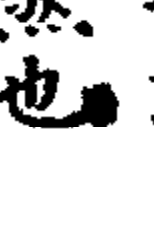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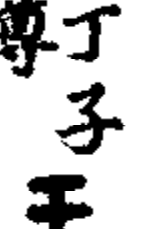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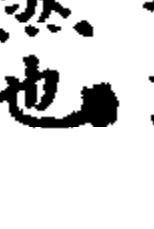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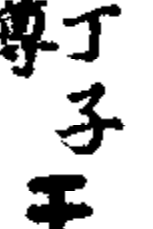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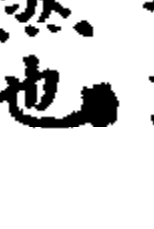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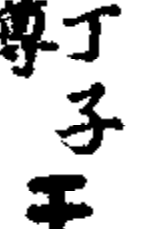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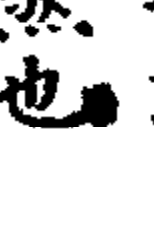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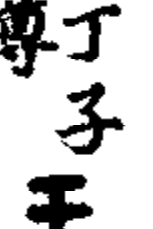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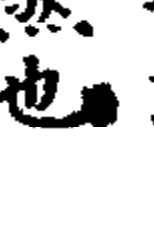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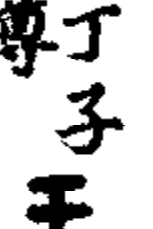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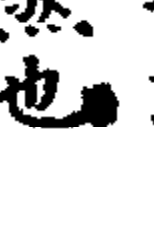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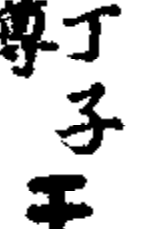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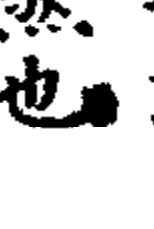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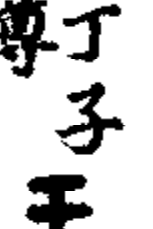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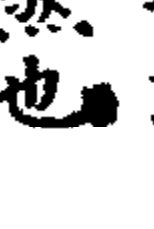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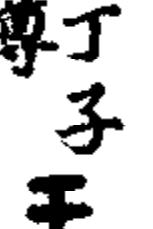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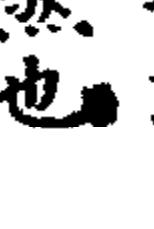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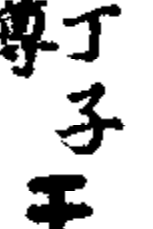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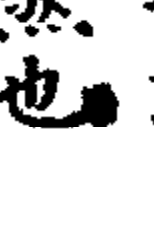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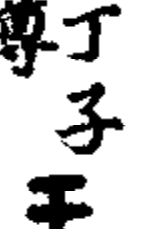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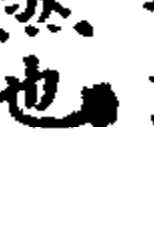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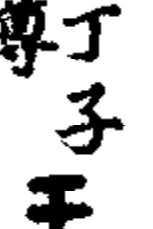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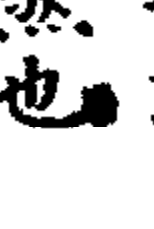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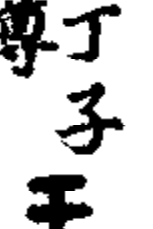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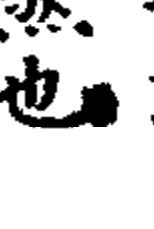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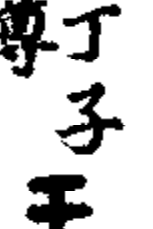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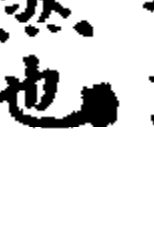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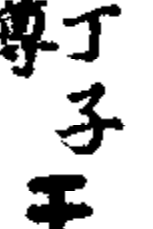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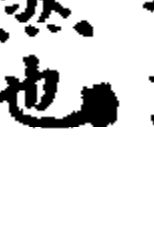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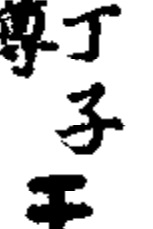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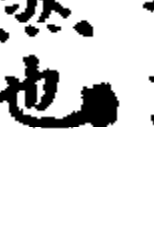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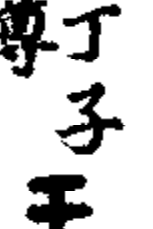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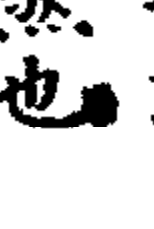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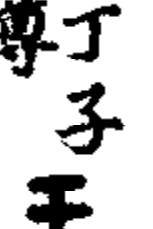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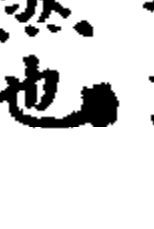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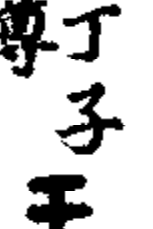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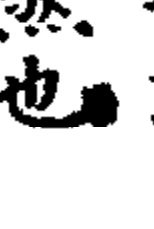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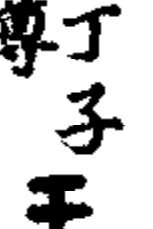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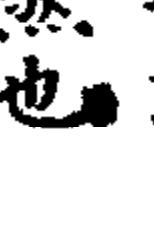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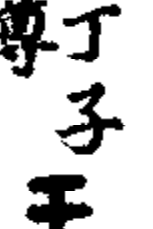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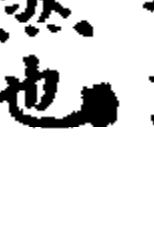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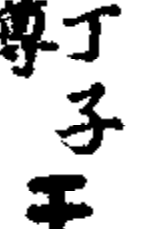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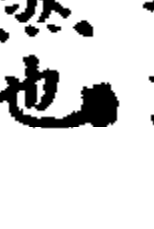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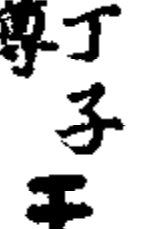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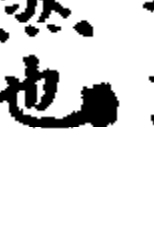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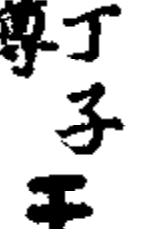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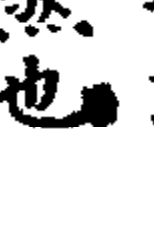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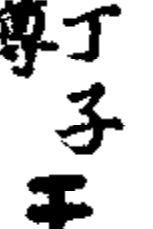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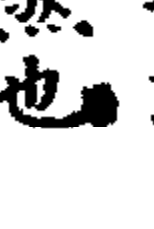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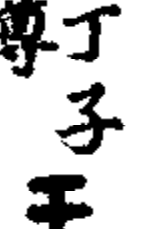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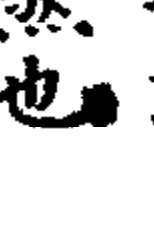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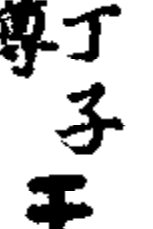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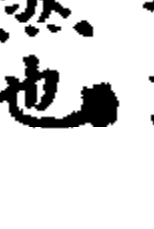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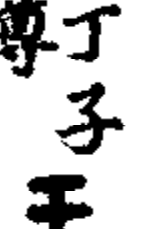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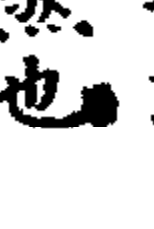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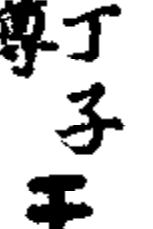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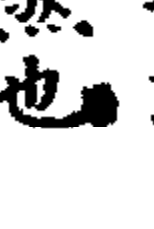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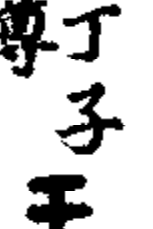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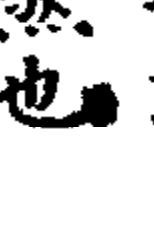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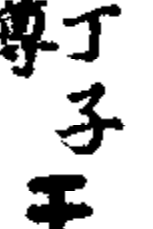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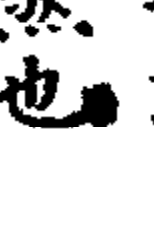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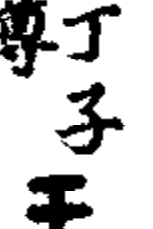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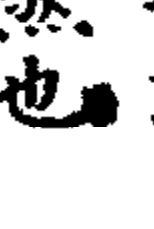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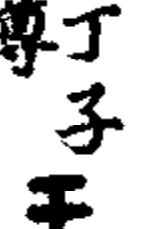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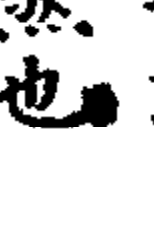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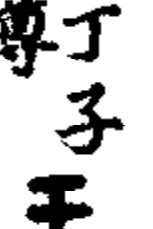
剛注云，「玄者冥也。」然則謂之冥，猶云謂之玄矣。淮南說山篇「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是其證。然郭於下節注云，「凡得之不由於知，乃冥也。」正承此注言。是此注本不疊冥字，乃後人誤讀正文，因而改註耳，知北游篇，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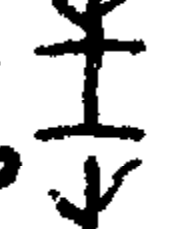

愚案不以死死生，下死字當作生。郭注云，「死者亦獨化而生耳，」死字亦當作生。上句不以生生死，注云，「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夫生者生此死也。」謂其自然而死，不因有生而後有死也。此句言其自然而生，故云不以死生生。注云，「生者亦獨化而生耳，」與上句文義皆相對，謂不因生而有死，亦不因死而有生也。下文曰，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注云，「獨化而足，死與生各自成體，」正申此二句之義。如今本既不以生而死，又不以死而死，其義豈可通乎。（覆檢古逸叢書本，正文與此本同，而注文死字正作生，益可證正文之誤。）

（未完）

釋王皇堂

顧實惕生

說文王，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為王。王，古文王。案謂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者，猶謂亥有二首六身，左裏三，十二傳推十合一為士，說皆古人假象說字，比諸後世江湖測字之流，應機說法之倫，而非其本義也。古文作，出孔壁古文與魏正始三體石經，出孔壁古文而作，不合。見隸辨及清黃勳丁氏所得魯爽篇尚書春秋殘字，又王國維魏石經考。然說文所錄古文重文，多為古文中之異體。說文叙曰：今叙篆文，合以古籀，是不啻明言說文所錄正篆，皆古籀篆同體，而重文則又皆古籀篆中之異體也。故正始三體石經古文作，益以說文重文古文作，則與金文王字通常作，亦有特作者，正無不合。故說文正篆作，古文也。重文作，亦古文也。但正篆作，乃後起變形之古文，而重文作，則最初原形之古文也。其變形之古文，形義難知，故有一貫三之權說，而原形之古文，則形義頗為顯著，可得揚榘而定也。攷金文又有作者，，，，，，，，，，，，，，，，，，，，，，，，，，，，，，，，，，，，，，，，，，，，

，，，，，，，，，，，，，，，，，，，，，，，，，，，，，，，，，，，，，，，，，，，，，，，，，，，，，，，，，

，，，，，，，，，，，，，，，，，，，，，，，，，，，，，，，，，，，，，，，，，，，，，，，，，，，，，，，，，

，，，，，，，，，，，，，，，，，，，，，，，，，，，，，，，，，，，，，，，，，，，，，，，，，，，，，，，，，

，，，，，，，，，，，，，，，，，，，，，，，，，，，，，，，，，，，，，，，，，，，，，，，，，，，，，，，，，

，，，，，，，，，，，，，，，，，，，，，，，，，，，，，，，，，，，，，，，，，，，，，，，，，，，，，，，，，

，，，，，，，，，，，，，，，，，，，，，，，，，，，，，，，，，

之。Couronne云，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二號華國第二期。說益乖戾，況土以尊閣之，不戴皇天，而履后土，冠履同處，尊於何有？不亦太嫌滑稽矣乎？
說文：王，艸妄生也。从之在土。金文作。陳述：王，亦从，王聲。王作土者，省形也。金文有省有不省，龜甲文作。
，皆即出字，亦从，王聲。特王字省否，不如金文名顯。且變形益多，詭異眩人耳。坐从者，出，隸作之，之，適也。坐即天下所歸往之往本字。凡皇坐皆當為王之後起字，皇益以顯著君德，坐則為天下所歸往而造之專字也。

業自教授高師以來，頗主古發明火者為王之說，而諸生亦有襲余說，見諸史地學報者，今頗知其不然。且余又引坐字从又持火在山下，為古長者持火之說，然實竇搜之本字，从又持火在山下，猶之突為探之本，从又持火在穴下耳。老父名史，特托名標識，非史字之本義也。附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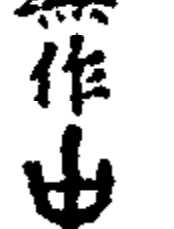
汪家父星使學齋，昔年曾以所著法言疏證見贈，精博絕倫，乾嘉諸老遺風猶存也。今余說皇字，乃與絕異，不敢苟同，寧附弟友之列。又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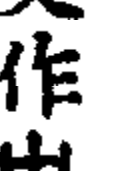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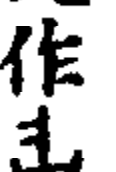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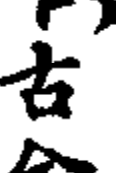




釋中史

說文曰：中，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案許書於中字不得其解，故其說史字从又持中，亦不得要領。後世遂滋疑議，大概有三說，如次。






顧實惕生

(甲)載侗吳大徵羅振玉林義光王襄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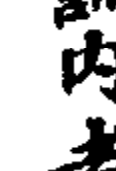




載侗曰：史，掌書之官也。秉筆以俟，史之義也。六書故十五
吳大澂曰：中，記事者也。象手執簡形。許氏說从又持中，中正也。按古文中作，無作者。豈又古文事使為一字，象手執簡，立於旗下，史臣奉使之義，此事之最古者。說文古籀補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中古文作籀文作古金文及卜辭皆作亦作或在左或在右存因風而或左或右也無作者蓋存不能同時既偃於左又偃於右矣又卜辭凡中正字皆作从卜伯仲字皆作無存形史字所以从之中作三字判然不相混淆許書中正之中从殆傳寫訛也殷墟書契考說文解字史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吳中丞曰象手執簡形古文中作無作者案吳說是也全上二十九頁

林義光曰中象簡形執簡所以記事源

王襄曰古事字吳憲齋先生云古文事使為一字象手執簡立於旂下史臣奉使之義此字上為旂扌手執簡立於旂下之形其塙殷梁類纂羅叔言先生云卜辭凡中正字皆作伯仲字皆作無存形史字所以从之中作三字判然不相混淆按史字所从之中說文無之同上存疑第一

(乙)江永章炳麟說

江永曰凡官府簿書謂之中故周禮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斷庶民獄訟之中皆謂簿書猶今之案卷也此中之本故掌文書者謂之中史其字从又从中周禮疑義舉要章炳麟曰說文中内也依段校本從口卜下上通也籀文作案中訓内者對轉幽當為韜劍衣也次對轉宵為攷弓矢衣也韜攷引伸為凡囊裘之稱莊子說有金版六發金作六韜蓋中祕書謂之韜亦謂之中字从謂以筆引書也引而有引而上行从口謂書裏也此會意字而用从卜中字字形作用乃純象形古文用作用則中可作二編此三編也其作中者非初文而為後出之字古文或作則猶王之作但詘曲取姿爾中本之類故春官天府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鄭司農云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秋官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歲終則令群士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記禮器曰因名山升中於天升中即登中謂獻民數政要之籍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謂握圖籍也春秋國語曰余左執殳右執鬼中韋解以中

自周之幽王，失閔者再，仲秋朔蝕，下移於十月之交。平王東遷，不能革正，且因之以頒朔，諸侯象人，相率承用，故春秋一經，較夏時皆差兩月。孔子修春秋，于月上書王，王上書春，明時王之過，而冀革正之，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然而天子統治萬機，治歷不能無專司，故曰史者，使也，明王者所使也。白虎通諫諍篇曰：所以謂使專司歷為王者執中，此史之造字，所以亦从又持中也。金文史字又作由內，錫尊彝龜甲文亦作由內，籒字疑三，則即周官所謂太史抱天時者是也。揆諸單襄公曰：吾非替史，焉知天道，周語其義亦足互明也。是故史之本義，當訓曰官也。周官天官也，掌天官。史記自序以天統鬼神，則史又訓策祝也。禮記擊年月而記事，則又訓記事者也。說文因所記而名之曰史，則更後起之引伸義也。顧滔滔者流，不察史從曆起，輒謂史之造字从又執簡持冊，豈非童昏之見哉。論語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史記天官書曰：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運命不傳，傳其人不得告，告非其人，雖書不著，由此觀之，史從曆起之義，誠不可盡人而喻，然欲概置之勿論，亦無是理也。

歷史一名，未審何始，章學誠論史，以地理歷史對舉。文獻通考外篇修志十議云：夫曆史合傳，獨傳之文具在，又書皮錫瑞說經作經學，歷史一書，蓋歷代史一名之畧稱，今仍為最流行之用語。李泰茶曰：歷史二字連用，始於日本，在吾國古籍，未嘗見之，實則史固可矣，何取於歷。太炎云：古者天官掌歷，故云歷史，理或然也。淑學研究李說未諦，案麻曆歷三字通用，實皆林之後起字，觀李稔皆後從，亦則中國麻為農業國，敬授民時而作，最重八節，他國所無。尸子曰：伏羲始畫八卦，列八節而化天下，是其由來遠矣。語轉而為歷代史，更省之曰歷史，語根仍從年歷而來，是於史而益增以歷，曰歷史，與單純曰史，造字從歷數而來，無以異也。故語有百變而不離其宗，蓋根於社會心理之自然，而不自知，亦奇矣哉！

原书空白页

書評

平迦陵曝書亭詞

王玉章

清初詞翰，五色朗暢，八音和鳴，備極一時之盛。然規模雖具，精蘊未宣，逮陳檢討振拔於陽羨，常州詞始具端倪。朱太史唱詠於秀水，浙江詞得標新幟。其實錫鬯扳襲南宋，其年致力稼軒，故迦陵集中，滿江紅九十有六，水調歌頭三十有九，念奴嬌一百有八，沁園春七十有三，賀新郎百三十有五，皆酷意模仿稼軒，其蒼莽雄勃之氣，固能近似，而於風骨沉著處，又非迦陵所能及也。茶煙集中，柳色黃之賦，雨，渡江雲之賦，雪，春風，梟娜之賦，遊絲，天香之賦，龍涎香，點絳脣之賦，秋千，釵頭鳳之賦，藏鈎，臨江仙之賦，金指環，踏莎行之賦，釵，鵲橋仙之賦，鞦韆，雙燕之賦，別淚，滿江紅之賦，荷花，水龍吟之賦，白蓮，摸魚子之賦，蕙，醉春風之賦，茶蘼，疎影之賦，芭蕉，臺城路之賦，芋，柳梢青之賦，西瓜，及沁園春之賦，額，賦，鼻，賦，耳，賦，齒，賦，肩，賦，臂，賦，掌，賦，乳，賦，膽，賦，背，賦，膝，等，皆率意於樂府補題，自標南宋面目，而獨遺其真，侔色揣稱，雅而不韻。陳亦峯不云乎？「其年學稼軒，非稼軒也。竹垞學玉田，非玉田也。」洵然。吾觀迦陵曝書亭二集，以爲

一、陳詞厭其率，其勝處在筆重。

二、朱詞傷於碎，其佳處在情深。

二者固未易軒輊也。至於守律之精詳，用韻之緊嚴，逮鹿潭出，始有圭臬，二家固未可以語此也。茲畧論之如次：——

(一) 陳詞

學稼軒必能於豪放中，有豐腴之致。如稼軒賀新郎之別茂嘉十二弟，念奴嬌之書東流村壁，摸魚子之置酒小山亭賦等，皆渾厚沈鬱，有騷雅餘味，豈特粗疎豪莽已哉！迦陵致力稼軒，氣魄絕大，骨力絕適，然不及稼軒之渾厚沈鬱也。故論者往往詆其粗豪，或訶其叫囂。其實迦陵之弊，在率直二字已爾。

如集卷二采桑子賦時雲田寶鏡夫人在楚云，「我言息國夫人好，何不歸哉，早到粧臺，湘水今秋綠勝苔。」

又卷十七念奴嬌題顧螺舟小影云，「如此佳人是王家養炬，謝家遏末，三世貂蟬連北闕。」

直筆寫去，無一語渾厚之態，人謂迦陵蹈揚湖海，不免叫囂，蓋指此類筆也。

如集卷四偷聲木蘭花咏錢云，「青蚨鑄就開元字，相看似有團圓意，欲簸還慵，惱煞輕狂小沈充。」

卷十七瑣窗寒賦雪云，「瑟瑟冷冷，漫天攪地，洒窗淋戶，旅情難安理。」

賦物而直言物體，不言物用，亦是迦陵率直處也，惟以壯語論之，其筆力之重大，氣魄之雄厚，古今詞家，殆無敵手。

如集卷三好事近賦隔院聽琵琶云，「沙場病卒，搭檀槽隔着隣垣說，似訴少年陳事，有玉樓金罍。」

卷四西江月咏史云，「一望江東人物，孝廉枉逞雄圖，叶朱桓前捋大王鬚，文有才高子布。仄叶」

卷五南鄉子邢州道上作云，「秋色冷并刀，一派酸風捲怒濤，並馬三河年少客粗豪，皂櫟林中醉射雕。」

卷九祝英臺近題季柔木小影兼誌別懷云，「紅韎韜，紫羅囊，小縛黃皮袴，快馬健兒，裝急憑君作，更聞歷落嘯嘯，交游然諾，依稀

是君家之布。」

卷二十四蘇武慢汴城晚眺云，「有恨秋槐，無情社燕，換過幾番人世，只空留廣武滎陽，一片驚濤剩壘。」

覘此，則知迦陵之筆勢驕健，音韻鏗鏘，波瀾壯闊，氣象萬千。且其填詞之富，古今無兩。維岳後跋云，「伯兄爲詞，一月作幾十首，或一

韻疊十餘闋，解衣盤薄，變化錯落，幾於昔人所謂喜笑怒罵皆成文者。」又云，「伯兄存日，有烏絲詞一刻，身後京少有天葵閣迦陵

詞刻，猶非全本。」是則今之迦陵詞三十卷，誠未盡檢討所作也。

(二)朱詞

竹垞茶煙閣載酒蕃錦等集，皆無甚大過人處。惟靜志居琴趣一卷，盡掃陳言，獨出機杼。其刻削雋永，鍊字琢句，嘉道以前之詞家，無

有及焉者。白雨齋主人所謂艷詞有此，匪獨歐晏不能，即李後主、牛松卿輩亦未夢見。

今讀琴趣漁家傲云：「桂火初溫玉酒卮，柳陰殘照柁樓移，一面船窗相並倚，看淥水，當時已露千金意。」

朝中措云：「蘭橈並載出橫塘，山寺踏春陽，細草弓弓轆印，微風葉葉衣香。」

誠皆婉麗嫺雅，饒有香澤。夫竹垞固工於豔詞，而情亦深。

如載酒上秋霽賦嚴光釣臺云：「當此更想去國參軍，白楊悲風，應化朱鳥，翠微深鷓鴣飛口，半林茅屋掩秋草，歷歷柁樓人影小，

水遠山遙，君看滿眼江山，幾人流涕，把莓苔掃。」

百字令度居庸關云：「十二園陵風雨暗，響徧哀鴻離獸，舊事驚心，長塗望眼，寂寞閑亭堠，當年鎖鑰，薰龍真是雞狗。」

蘇幕遮別王千之云：「折黃花，傾白墮，又是驪歌，送客旗亭左，我淚別君君別我，莫洒臨歧，留作相思可。」

由斯推之，朱詞之所以膾炙人口者，殆用情之深，與夫琢句之醇雅已爾。細玩其全集，亦有二弊。

如載酒上滿江紅賦金山寺云：「映焦山遠樹，蒜山晴雪，水晶中冷誰載取，鐘聲兩岸何曾歇。試層層路轉妙高台，簾齊揭。」

其中卷江城子首曲結句云：「懊惱鷓鴣啼不住，烟雨外，荔支青。」次曲結句云：「最好紅山橋外月，先爲我出遙汀。」

篇中忽語焦山，忽語中冷，忽語妙高臺，既言雨，復言月，靡言雜砌，實爲詞墨之玷污。斯朱詞瑣碎之病也。

載酒中一翦梅云：「子夜琴心調乍翻，放誕文君，多病文園，柔腸繫處酒杯濃，骰子巡拋，射覆更番。」

又醉花間送王古直還西湖云：「愁君去，送君去，君去西湖住，小閣鏡中懸，是月初生處。」

淺賦直言，味同嚼蠟，斯朱詞託體不高之弊也。竹垞自標南宋，託嫺雅以求情深，蓋欲求嫺雅也。至捭拾前詞而刻削之，刻削則失之

瑣碎，瑣碎則氣傷，氣傷則體不高矣。是則朱詞之所以爲勝者，即其弊之所從出也。

(三) 訂律

昔孔子正樂，雅頌各得其所。季札至魯，得聞三百篇之遺響，是古之詩篇，皆可歌可誦之文也。況詞乎？唐五代之詞，本有定律，白石旁譜十七，今尚留存。夫填詞之所以考擊音律者，備入譜也。填詞而不考擊音律，其於入譜何？夫不合律之詞，僅謂爲長短句之詩耳，非長短句之詩也，直散文耳。既謂爲散文矣，又何必強入詞林焉？迦陵詞之不合律者，不知凡幾。

如迦陵集卷十九遠佛閣結曲云，「倚簷零亂，再來期，甚時纔展。」簷字當去，迦陵謬作平。

卷二十壽樓春結曲云，「俠哉女公孫，萱花柏舟千古香。」舟字失黏。

卷二十一齊天樂綠水亭觀荷末句云，「招個烟檣，飄儂溪畔去。」又楓橋夜泊末句云，「撩亂心情，化茶烟一縷。」末二字，去上聲皆謬。

卷二十二眉嫵壬子除夕云，「黃昏近，金荷一盞慵點，濃陰微糝。」下片云，「詎意分飛後，相思苦，淚滴桃笙紅淡，長江天塹。」按律於本調濃陰微糝長江天塹二句，當去平去上，迦陵誤。

卷二十九蘭陵王賦春恨云，「鏡鸞空掩卻，愁覷玉肌減削。」覷字失黏。又結曲云，「無限恨，燕子覺，」當仄去仄去去入。此謬。其餘當用去上或去聲處，皆不合律。

迦陵率意豪放，故未遑討律。竹垞自是嫺雅，以南宋爲的，而於律之一道，亦不無舛錯處。

如載酒集上蘭陵王過晉藩舊邸云，「兔苑冷一片雪。」四聲謬。其餘去上聲字，亦不合法。

又臺城路一曲，通叶入聲，則本調四處去上聲，皆謬。

其下卷綺羅香贈沈融谷納妾云，「龍吟新曲傳徧。」當三平三仄。查經傳之傳，或驛傳之傳，仄聲，傳授之傳，乃平聲，此謬。

綜上所言，則詞不可過於雄邁。過於雄邁者，則失之粗疎。或失之叫囂。然而又不可過於雕琢，以求豔麗。過於雕琢以求豔麗者，則失之瑣碎，而託體不高。二者相侔，斯可矣。然不知音律，不謀四聲，則未免詭失，安足爲後世法。陳朱大手筆也，尙不能無瑕訾，而況不及二家。

者乎。白雨主人云，「論詞於兩宋之後，不容過刻，節取可也。」誠哉，填詞之爲難也。

平詩人玉屑

李冰若

夫批評文學，原以嬗發文學原理，推陳啓新，發古人之心得，爲後學之津梁者也。其本身卽爲文學，不僅徒肆雌黃。此在西方，學者莫不重視。如安諾得，如聖徒伯吾，文陣堂堂，議論精到，論事則抉發本源，行文則謹嚴秀潔，使讀者得悉文學邇變之由來，文學內容之充實，觸類引伸，開靈合轍，玩索其文，如誦名篇，神怡心釋，逸趣橫生，以其明見卓識，成一家言也。宗邦作者，惟文心雕龍、鍾嶸詩品、表聖詩評、滄浪詩話，庶幾近之。降及末流，專家愈少，而乃釘釘成篇，綴拾舊聞，搜求佚句，或意屬攻訐，或心存標榜，或專指摘字句，而昧於大體。或僅裁翦零碎，而有類雜錄。甚至因人情而存作品，歛多金而分抑揚，作者雖繁，去理愈遠。故論者至有「詩話作而詩衰，文法細而文碎」之語。似傷激切，實中斯弊。要之，皆未能考鏡源流，洞明體製之所致也。

詩人玉屑二十卷，宋魏菊莊編著，黃叔暘爲之序，深相推許。曰：「友人魏菊莊，詩家之良醫也。乃立新意，別爲是編。自有詩話以來，至於近世之評論，博觀約取，科別其條。凡升高自下之方，由粗入精之要，靡不登載。其格律之明，可準而式。其鑒裁之公，可研而覈。其斧藻之有味，可咀而食也！」然究其體裁，尙多可議。雜瓦石於金玉，儕蕭艾於芝蘭，漫無論斷，純是類書流亞。四庫提要著錄兩宋詩話，及涉於詩話者凡三十一家。其中巨帙，以詩話總龜，苕溪漁隱叢話，及此書鼎足而三。前二書備載北宋論詩之言，至爲詳贍。此則成於度宗時，所採以南宋諸人評論爲多。軼開遺句，賴以保留，則其功也。而蕪雜漫散，如沙中金屑，淘取不易，則其失也。茲所據者，爲民國六年上海掃葉山房仿宋本重校之石印本，鈔手惡劣，訛脫滋多，粗舉數端，以爲左證：

卷一詩辨篇第二頁第一行「不落言筌」誤「筌」爲「鑒」。

卷一詩辨篇第一頁後半面「具正法眼看」漁洋詩話作「正法眼藏」。

卷一第五頁後面第五行「放情曰歌之」下，脫一字，又「之」字疑誤。

卷一第六頁前面第四行「然捨文無妙聖處要自誤」句中「聖」字疑有誤。

同頁同面第十三行「剡溪歸棹是以……溫明雪子是已」例以下句之「已」字，則上句之「以」字，誤也。

卷二第一頁後面第七行「亦墮野孤外道鬼窟中」誤「狐」爲孤。

卷二第六頁前面第十四行小註「蘇州與儀合言之」疑「儀」字是「柳」字之誤。

卷三第一頁前面第四行「命屬題意」乃「命題屬意」之誤，題屬二字顛倒。

同頁同面第十四行「返蟻難尋宄」「宄」當是「穴」字之誤。

卷三第七頁前面第三行「樓看滄海日，門聽浙江潮」四六法海作「樓看滄海日，門對浙江潮」語意似佳，未知寶王集如何。惟此處「門聽」二字，實不若「門對」之合理。

卷三第七頁後面第十四行「水閣深知世界浮」，「閣」字當是「闊」字之誤。

卷三第九頁後面第五行「行道水窮處」按「道」乃「到」字之訛。

卷三第十一頁後面第七行「吳楚東南折」，「折」爲「坼」之誤。

同面第十三行「大液天爲水」，「大」當是「太」字，（雖二字通，然本書他處大太分寫，故當一致。）

同卷第十二頁前面第十三行「潮滿二江春」按本詩題爲巫山高，考之地勢，似以「一江」爲合，疑「二」字有誤。

同卷第十三頁後面第十行小註「夏寶松宿江城因號爲江夏城」文氣不貫，疑「因」字是「口」字之訛，而「爲江夏城」則釋「江城」二字也。

同卷十四頁後面末一行下無作者，不知是否脫字？

同卷十五頁後面第十二行下無作者。

同卷十六頁前面第四行句下無作者。

卷五第十五頁前面末行「蔓卿」之「蔓」當作「曼」。

卷六第三頁第十二行「相失萬里雲」里字是重字之誤。

卷六第七頁前面第十二行「日烘苟令炷爐香」誤「苟」爲「苟」。

卷六第八頁前面第六行「八月秋高風怒濤」濤是號字之誤。

同頁後面第三行「庭皋木葉下」庭是亭之誤。

同頁第四行「庭」亦當作「亭」。

卷六第九頁前面末行「鳥輕一鳥」前「鳥」字誤。

又第十頁前面首行「蓋閣字也」此「閣」字可疑。

卷七第八頁後面第七行小註「細素雜記」細當爲「紺」。

卷九第七頁前面後八行「試向靜中閑○耳」脫一字。

同面第九行「姑射羣」之下脫一字。

同面同行「半○○○范叔袍」脫三字。

同面第十一行「平地今聞一天深」天字當是「尺」字之誤。

同面第十二行「倏忽疑爲萬頃○」脫一字。

同面第十三行「高下橫斜」下脫三字。

同面第十四行「好醜都來」下脫三字。

同行「寒松」之下脫五字。

卷九第七頁後面第二行「事湖南」下脫二字。

同行「吳江」下脫一字。

同面第三行「纔」下脫一字。

同行「便隨」之下脫一字。

同行「今」字下脫二字。

同面第六行「飾瓦巧尋」之下脫三字。

同面第七行「冷氣侵人」下脫三字。

卷十第一頁後面第一行「寶仗平明宮殿開」今通行唐詩集均作「奉帶平明宮殿開」。

同行「玉容」今通作「玉顏」。

同行「寒雅色」，「雅當作鴉」——雅鴉雖通，然一書不宜互殊。

同面第二行「淚滿羅巾」通作「淚濕」此二字似同義，而後者較勝。

卷十第八頁前面第十三行「客舍并州三十霜」，「三」字是「已」字之誤。

同頁後面第二行「但聞鐘磬聲」，「但」當作「惟」。

卷十一第三頁後面第五行「拄頰西山雲」誤「笏」爲「頰」此雖未較別本，則「拄頰」之不可通，則可斷言。

同面第六行「乎板」當是「手板」之誤。

同卷第五頁後面第十四行「王川字」王當作玉。

卷十三第一頁後面十二行「來嘉」當作「永嘉」。

同行「未淚」當作「未沫」。

同行「淡然寡欲」欲是「味」之訛。

同面十三行「以道德論」以是「似」之訛。

同面十四行「景純用俊才士之才」誤「上」作「士」。

同卷第二頁前面第一行「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陸機爲輔，此皆五言之冠冕……」應改作「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方合原文，方符題旨，因原題爲六代總論故也。

同頁後面第二行「興託多奇」多當作「不」。

同行「巧用文」下脫「」字。

同行「以其妍冶」別本作「務爲妍合」。

同面第三行「風流氣少」流是雲之訛。

同行「雖復千箱」箱是「篇」之誤。

同面第五行「潘仁」當作「潘岳」或「潘安仁」。

同面第二行「潘仁」誤，同上。

同面第八行「陸文如海」文當作「才」。

同面第十四行「有傷直寄」或作「直致」。

同行「張歎其大異信矣」文句不通，當作「張公歎其大才信矣」。

同卷第三頁前面第七行「是純詩憲潘岳」當作「憲章潘岳」。

同行「變中元平淡之體」或作「始變永嘉平淡之體」。

同面第八行「乏玄遠之詩宗」當是「乖遠玄宗」之誤。

於此十三卷中，匆匆閱過，乏書校比，祇憑直覺，其訛脫已若是之多。所謂「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以下無暇校矣。大凡近日出版書冊，凡爲手抄者，十之九多有訛脫。書賈惟利是圖，以賤值雇抄手，抄手畏難苟安，以敷衍爲長技。校對者本十數元雇來之苦工，才解「之無」，「安辨」，「亥豕」，縱曰出版後定價低廉，似有裨於寒士，然疵謬滋多，實遺誤於方來。今而後知凡鈔印之書，無一可看，寧置之字麓中，免耗目力耳！

夫事有本末，學有體用，不求其本而逐其末，亂也。不達其體但言其用，妄也。蓋詩爲純粹文學，以情感爲其本體，內有豐富之想像，沈摯之性情，而出之以適當之字句，諧和之音調，故能聲入心通，抒志怡情，而以美爲歸宿者也。若乃以刻畫餽釘爲能，褒功載道爲務，或如議論，或似語錄，或點鬼以炫博，或考據以自異，皆墮入野狐禪窟，難期了悟之日。滄浪曰：「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旨哉言乎！宋人文學，以詞見長，於詩實少發明之處，且多糅雜理學，局脊名教，出語尖酸，措詞朽腐，每閱本書所引，便爲絕倒，如卷十一「長恨歌」古柏行條下，謂古柏何以四十圍之幹，而長至二千尺耶？峨眉在嘉州，與明皇幸蜀無涉。自矜小慧，拘泥已甚。唐人詩「白髮三千丈」，「黃山四千仞」，「白頭搔更短」，豈非更奇？不知詩人奇興，每甚其詞，奚必如工程家之測量其幾丈幾尺幾寸幾分而後爲佳耶？太史公傳仲尼弟子三千人，又記孟嘗食客三千人，又記信陵君呂不韋皆云食客三千人，若以錙銖校量，安知其不多一人或少一人耶？又如柳宗元之「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人死只能一次，豈有萬次之理耶？又同卷謂「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而以夜半無鐘聲爲嫌，姑無論佛寺夜中撞鐘爲常事也，卽無此事，又何害於其詩之佳妙？昔人謂不喜東坡詩者，指其「春江水暖鴨先知」之句曰：「鴨豈不知，奚必是鴨？」又「竹外橫斜三兩枝」之句曰：「倒底是三枝或是兩枝？」孟浩然詩曰「掛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余往來潯陽廬山數四，在潯陽關外何嘗分明得見香爐峯耶？然何傷於名篇良以標舉與會之言，非

若圖表簿書之類也。卷八「旬煉月煨」條云：崔護改「人面祇今何處在」以爲更佳，不知此語實類笨伯！此詩首句，已點明「去年今日」四字，意貫全篇，何俟第三句再提「祇今」二字以爲蛇足。「用人名」下條盛稱山谷之「種竹接花詩」爲好句，賤瓌瑋而寶沙礫，棄山谷之長而取其短，可謂別有會心。「有補於世」條立言，尙不及功利派之切實，徒暴其淺薄而已！凡此議論乖舛，有違詩體，而爲初學之障礙者，不勝一一列舉。

復次：詩者，志之所之，情之所感，自然流露，本無定法。歷觀名篇，全多一氣呵成，通體勻稱，後人乃求之於字句之末，創爲奇名異體，妄矜心得，捨本逐末，愈入歧途，而去詩本體愈遠矣。卷二以次所載聲病體制之說，破碎支離，徒亂人意。若學詩者置其說於左右，而奉爲圭臬，能成一篇佳作，未之信也。況知詩者於古今作品，自有欣賞之能，自得之處，何待喋喋？若其人毫無天才，兼乏想像，情感又不真摯，則雖日守格律聲調之論，亦只能作貌似神離之贗鼎而已！

且詩之感人，人之自感，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如佛說法，圓音遍注。故曰：「詩無達詁。」蓋詩爲純文學之大宗。詩人之心，無殊古今中外。而其自感感人則一而已。凡事之屬於智理方面者，日日換新；屬於情感方面者，古今旦暮耳。故詩之使事，尙可注明其故。詩之抒情，則不必字字釋之。若乃拘拘然以某字爲某家句法，某體爲某人格律，附會穿鑿，如評八股，如釋古文。不特厚誣作者，亦且誤盡來學。本書如「奪胎換骨」「得其短處」諸條，皆引人入迷者也。夫所貴乎爲美人者，以其身裁勻合，四體齊麗，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如此乃爲美也。豈有拔其體之一毛，或折其骨之一段，而曰此美人之特點也。豈非欺妄歟？有宋以降，詩話家大抵如斯。此「詩話愈多而詩愈衰」之語之所由來也！觀乎文心雕龍，則知此書之值，僅供茶餘酒後，豆棚瓜架，閑談舊聞，偶評佚句，以爲消遣已耳。然則此書絕無可取歟？曰：否否。余前段已言其搜羅南宋人論詩之語，至爲詳備，可供稽考。而其中精粗並存，間有可取。如「詩辨」「命意」「詩法」諸章，所引正多可取。且以一人之力，採集如是之繁，用力之勤，亦可矜式。論詞一卷，僅涉舊聞，無多新義，姑置勿論。綜觀全書，若得善本精校，尙堪供參考之資。若云「可準而式」，則作者猶徘徊於歧途，莫知其魂之東西南北，更奚足爲覺路之指針？佳哉其自名曰

「玉屑」也！玉屑紛紛，無一可爲大匠琢刻之用，無一可爲良工器具之材，玉屑而已矣！批評文學云乎哉？

文字學名詞詮釋敘

陳衍

余教授南北學校三十年，於京師大學得中江劉復禮，象山陳漢章，諸暨徐道政，番禺黃式漁，皆精經學小學，爲乾嘉諸老畏友，無媿色。十餘年投老鄉井，與諸子天各一方。晚乃復得吾邑葉生俊生，能治文字學，既成閩方言考行世，益矻力請業，昕夕不少倦。時余方以詩古文詞主教廈門大學，文字學厥維佐課，而老來肺力艱於講貫，則以舊刊說文舉例說文采證二書，使俊生排比講之。俊生指畫翔實，聽者無閒言。久之，欲編纂文字學名詞詮釋，以詒來者，徵書麇集，遠座高可隱人，翻籀隸寫，常逾夜午，哀然將成書矣，請敘於余。余語俊生，子喜考證，顧少習旁行書，凡覽時賢新舊雜糅著作，用有好奇之癖，而書坊印本類賤購，學子撰稿缺持擇，疎校讐，標一名，舉一說，不識其所自由者，相屬屣也，奚以訟其非鄉壁臆造也。甚且衆慳賒繆，不可窮詰。今子此作，勢不能不新舊兼采。新者吾不問，其舊者非尋究根柢，剗絕稗販，無以異於衆人之爲也。俊生勉之，少鍾，吾將爲說文集解，擲自來諸治許書者之所轆轤，而聽直，而獻替之。劉陳徐黃諸子，天各一方，惟子助我，吾乃以歸子茲學之大成也。昭陽大淵獻，嘉平，陳衍書。

文字學名詞詮釋自敘

葉俊生

國之社立，必有與億，交字其一矣。故夫僞謂之不悉，誼愒之不講，任舉一辭，開口瞽然，若坐雲霧，不學之謂，庸可免乎。西士謂一國形化，常視辭書之繇儉爲比例差。良以輸道知識，舍辭書厥道無繇，而嬖門辭書尤要切不可忽。迴眎我國，參參足數。癸卯甲辰之際，譯籍盛行，社會口語驟變，士大夫至不解內籀外籀作何語。余未嘗學問，顧於形字之道，敲志無斃，病夫名詞之繇噴而不可一二數也，互見遡出，曾莫綜而貫之成一家言者，毋亦貽有志斯道者寃核歟。不自量度，輒蒐集前言往籍，舉形字學名詞，排比詮釋，開附圖表，匪曰成書也，世有同志，冀或效壤流之助，稍減夫旁搜汎攬之日力云耳。媿多鄙事，急遽成章，或虞疏漏。博學方聞君子，錫之董理，且以興后，種種專門辭書，趣吾國形化之程，所心寫矣。中華民國十三年元旦，攬揆日，閩侯葉俊生自敘。

文錄

陝西紀遊

陳鐘凡

民國十有三年夏，國立西北大學及陝西教育廳合組暑期學校，校長傅佩青暨廳長馬凌甫函聘任國學講席，遂有西安之行。往返凡四十有九日，遊踪所及，舉凡太華終南之奇，河渭伊洛之廣，函谷潼關之險峻，曩昔所嚮往者，莫不登臨，一攬其勝，信足名平生之賞矣。輒述經程，用備省覽，斯紀游所由作也。清暉館主。

七月六日，晨六時，乘馬車至下關，偕劉靜波及蘇一女師王吳三女生，乘十時快車北上，晚宿徐州大金台旅舍，中宵風雨打窗，夜不成寐。

七日，晨八時，附隴海車西發，十時，過碭山，入河南境。十二時零十分，過商丘，古關伯之墟，商之亳邑，周之宋都也。二時十分，過內黃。二時三十分，過蘭封，天陰欲雨。三時五十分，至開封，魏都之大梁，漢之陳留郡，隋唐之汴州，宋之東京，今河南省治也。車站宏敞，西北多工廠，煤烟縷縷，上薄霄漢，車停一小時，大雨如注，未及降觀。五時，過中牟，天霽。五時四十分，過古城。六時，達鄭州，下車就宿大金台旅舍。鄭州當京漢隴海兩路之交點，東西綰轂，南北咽喉，商業繁盛，超乎省會，冒雨至街衢一遊，並周覽其縣治焉。

八日，晨十時五十分，乘汴洛路（隴海中段）西行，遙瞻牛山山脈，始見穴居。十二時三十分，過汜水，車行山谷中，穿隧道八九處，偶於谷口見黃河，洪流浩沔，鬱為大觀。一時，過鞏縣，周鞏伯邑，戰國時，東周所居。一時四十分，過黑石關，見洛水淼漫，兩岸徧植桃李，想見三春花事之盛。二時，偃師，殷西亳地。二時五十分，洛陽，周洛邑，成王營為東都，平王遷都之，是為東周。隋唐之東京，宋之西京也。遙見龍門南峙，伊洛北流，桃李蔽野，垂實纍纍，紅紫爛漫，綴滿高下，惜緇塵障目，不似南中之清明耳。車停一小時，過此為洛潼路。（隴海西段）五時，過澗池，蘭相如完璧歸趙地。七時十分，過觀音堂，清政府築路至此，民國後停工者十年，本年五月方通車。十時，達陝州，西大講師張辛南來迓，晚宿陝州旅社。

九日，因候北京諸講師，留住一日。王吳三女生乘驛車西去，聞沿途匪氛甚熾，靜波力阻之，不可。晨八時，辛南邀游陝縣，爲周召分治之所。入城，至召公祠，見甘棠樹身已殭，砌磚承之，實非周代遺物。聞岐陽亦有此遺跡，皆後之好事者所補植云。祠在縣署西，頽廢失修，中措木棺多具，儼然一丙舍也。十時，渡茅津，至山西平陸縣，古虞國地。入西門，孔廟附設教育會，農會，拒毒會及洗心社等機關，知山西人猶有事可辦。返西門外某集，某村長談該省自治成績甚備，境內無乞丐，盜賊，煙民。視其他隣省，大不侔矣。晚九時，北京天津講師七人至。

十日晨七時，乘民船沿黃河西行，兩岸亂山嶙峋，濁流洶湧，倚舷濯足，涼爽沁人。晚七時，宿靈寶，暴風大作。陸地由此而西，山脈綿亘，蒼莽無際，古之桃林塞也。

十一日晨四時，發靈寶。八時，抵函谷。跣足登岸，里許至關，關樓聳立兩山之厥，旁樹二碣，文字不可辨，聞署「商直臣關龍逢墓」及「古函谷，令尹喜望氣候老子處也。漢武時遂關於新安，故此有古關之稱。昨夜新雨，涇津暴漲，不能徒涉入關，不知深谷高岸，車不方軌，其狀究如何耳。是日阻風，祇行三十里，晚狂飈大作，船身搖蕩，榜人裸體入水，與逆風相搏，二時始脫險。

十二日晨，發達子營，西風阻舟，行駛極緩。五時，抵闕鄉，晉龍驤將軍王濬故里。時長河落日，反映兩岸土山，盡呈黃金色。

十三日晨，發闕鄉，見北岸王屋山，林木葱蘢，炊煙漠漠。山西地沃民殷，於此可驗。晚六時，抵潼關，愍師長派驛車來迎。入城，住汽車公司。潼關高據山巔，依嶺築城，雉堞聳峙，俯闕河曲，高屋建瓴，形勢雄勝，信稱天險。由關迤南，秦崤諸山，直接商縣，壘嶂懸崖，無路可通，東西往來，僅此一徑。杜工部所謂：「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者也。計自陝州至此，凡一百八十里，過此而西，二百八十里，達西安矣。

十四日，晨七時，乘汽車西行，上路崎嶇，車行顛頓，頭暈至不能支。九時，過華陰，南見華山，列岫嵯峨，刺天蔽日，三峯高插雲表，尤稱秀絕。十時二十五分，到臨潼。城南對驪山，北臨潼水，爲東西孔道。出南門，里許，唐離宮華清池在焉。池分內外數泓，水色紺碧，清澈見底。予等就浴內池，深甫及腹，溫度適宜，浣濯逾時，沿塗緇塵，爲之淨盡。驪山東有始皇陵，西有坑儒谷，頭眩均未能往。十二時二十分，過灞橋。

長百餘丈，凡七十二孔。初建於漢，以木爲之，後代以石。清乾隆間重修，唐人出青門送別，每於橋畔折柳枝相贈，今兩岸柳色零落，不勝攀折矣。尋過灃橋，視灃橋較小，遙見西安城垣雄峻，足匹南北二京。以其地周爲王畿，東遷後屬秦，亦爲京邑。始皇置內史，漢置三輔，隋唐再建新京，自古帝王都邑也。一時進東關，由東大街達西北大學，晤佩青，請楊恕己科長診治，晚較清快。

十五日晨，教育廳長馬凌甫省長兼督軍劉雪雅來晤，臥病未及接談。

十六日病大癒，擬偕游侶出校，訪求名勝，問之辛甫云：「秦中雖自古帝王州，今考其遺跡，如北郊外之咸陽故城，西郊外之未央遺址，南郊外之曲江，並世遠年湮，無從指點。蓋兵燹幾經，滄桑代變，周秦漢唐之舊跡，悉委諸荒煙蔓草，令人不勝山丘華屋之悲矣！」晚至易俗社觀劇，聲調高抗，情節繁瑣，社務生劉箴俗和中技藝均工，特劇情麤俗，無絲毫藝術上之價值可言也。

十七日晨九時，出永寧門，三里至荐福寺小雁塔。塔高十餘丈，有明中葉遭地震，中裂一圻，分爲兩半，年久失修，不容攀登。又東五里，至慈恩寺。寺在曲江之陽，漢樂游廟，隋無漏寺故址，唐貞觀中，改今名。永徽三年，玄奘造五級浮圖，其中基四面，面各百四十尺，高百八十八尺，上層石室，剝緒遂良書聖教敍記，奘及弟子窺基纂輯，惟識論及述記於此，故法相宗一名慈恩宗。長安中，塔摧陷，武后重建，增至七級，岑參詩「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是也。宋元以來，一再摧殘，明天順清康熙間，又加繕葺，故其四週名跡，如杜原少陵鳳棲樂遊諸原之林木，已斬伐殆盡，當日泗沿觴詠之曲江，湮沒才餘溝水，而此塔巋然獨存，供人憑弔，若有訶護之者，人以其別於小雁塔也，故以大雁塔名之。惜寺宇湫隘，僧衆僉俗，致外人來訪相宗勝跡者，莫不感慨係之。

十八日晨八時，遊孔廟，見智永書千字文碑。西至碑林，周覽一過，見隋唐石刻四百九十三種，中以景教碑唐石經爲最著。至博古齋，擇尤購數十種以歸。午後二時，遊省立圖書館，見昭陵六馬，爲前督軍某盜售美人者，由地方人士扣留，僅存其四，揚鑣漂沫，神姿俊逸，信古代有名之石刻也。又見唐景陽鐘及六朝造像數種，並無拓片可購。

二十日晨九時，暑校行開學式。

二十一日，晨七時半，講中學國文教學之要旨。聽衆二百餘人，少數聆予口音，未能悉瞭，不得已以筆代口，故講演較緩。

二十二日，下午五時，續講前題。七時，暑校公讌各講師。

二十三日，晨七時，講中學國文教材問題。本日阻雨，聽衆銳減，不及百人。

二十四日，下午五時，續講前課。

二十五日，晨七時，偕王嶧山、王小隱遊咸陽。乘雙套騾車出安定門，西北行二十里，三橋鎮。又二十里，渡灃水。灃橋長五十餘丈，細流涓涓，深廣不及五尺，狹處才三尺耳。半里，過臨灃堡，渡渭河，見咸陽城，憑渭河北岸，全爲土築，斑駁若古鼎彝。入東門，住河南棧，地至湫溢，由勸業員杜君介紹，迨住教育會，較軒敞。下午五時，出北門，五里，謁康王陵，次第至文武陵。陵各廣半畝，崇二十丈，享殿多傾圮，松柏斬伐殆盡，存者亦有幹無枝，孑然孤立，如斯古跡，居民任意摧殘，官府不知保護，可爲太息！晚八時，返。白知事派人招待，宿縣議會。

二十七，晨八時，返西安。下午二時，到西大。

二十八，晨七時，續講國文教學之方法。

二十九，晨七時，至儲材館，講西北詩人的思想。十時，遊臥龍寺。寺創於漢靈帝，舊名福應禪院，藏石刻碑碣十餘種，唐吳道子畫觀音像，及釋迦手足跡，最有名。又存南北佛藏各一部，南藏明南監本，北藏得於明英宗正統十年，凡六大櫃。南海某氏本年春日盜取而復歸者。住持定慧爲余言，「西安凡存佛藏三：一開元寺遺物，今存省立圖書館。一開福寺遺物，今存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並多殘佚。惟是編較完整云。」其正殿供釋迦文殊普賢像，唐人製品，籐質也。旁懸繡像十三幅，藏僧供清慈禱后者，頭皆左側，莊嚴而兼富麗矣。殿前簾化石一方，紋如么錢，蓋古代蟬體環節動物也，東里許，至董仲舒墓。地爲胭脂坂，漢武帝幸芙蓉宮，至此下馬，因名下馬陵，譌爲蝦蟆陵。墓廣不及十丈，宿草不除，白楊侵隧，惟剩斷碑三五，橫委榛莽間而已。

三十日至八月二日，續講前課畢。

八月三十，上午九時，偕段少岩遊廣仁寺，寺在城西北隅，西安惟一之喇嘛廟也。中殿供雕像三，視臥龍寺繡像不同，當非藏僧手塑。老喇嘛能作漢語，蓋來自北京，留本部十五年矣。其徒衆北京人，西安人並有，非盡藏產也。歸途過西五台，廟半傾圮，僅存四台，後二台駐軍隊，摧殘特甚，前台比丘尼多，廣東籍，年可二十許，步行到此三年餘矣。又東里許，過呂祖庵，爲道教寺院，供天尊、天師像，彫頤多，莫能識。又東三里，參觀第一女師校舍，悉西式建築，附小、幼稚園，學校園悉完備，特樑柱多用楊木，年久腐朽，摧折堪虞，可慮也。

四日，晨七時，改講中國文學演進之順敘。

五日，下午五時，續講前題。

六日，晨七時，續講前題。

七日，下午五時，續講前題畢。晚至博古齋購廣武將軍拓片，係前秦廣武將軍張蚝、元孫產碑。考十六國時石刻，傳者至夥，惟鄧太尉祠記、呂憲墓表、賈公闕白石神君碑後題字及此碑耳。石在陝西宜君縣，畢沅關中金石記始著錄。清同治中吳大澂視學陝甘，至宜君學宮，親訪之不獲。又遣人徧赴各地搜討，故老無知之者，蓋沈霾渭北，久覓不得矣。民國初，趙某獲諸里中，拓數十紙，復密埋之，遂失所在，故至不易購。又得新出土魏造像十種，及漢中漢碑十三種，價共五十餘元。

八日，晨七時，改講讀古書之途徑。下午，偕蔡江澄、張辛南至閻甘源家觀畫，見惲壽平、王石谷畫冊若干幀，并可寶貴，餘多贗品。甘源博古多識，收藏書畫古器至富，已成古董商矣。

九日，上午，偕佩青至陳次元秘書家觀藏碑。次元編有龍山蟄廬藏金石文字目四卷。前二卷，拓片；卷三，墓志；卷四，全山。內董美人原本，及吳大澂手跋鐘鼎拓片四幀，並足翫賞。

十日至十二日，續講前題畢。

十三日下午，暑校學生開談話會，多以江蘇教育現狀爲詢，就所知者對之。晚，暑校師生開遊藝會，各項表演，以咎君之讀赤壁賦，薛君

管君之俄人演講，最擅勝場，令人笑不可仰。直至夜深一時，盡歡而散。

十四日，偕江澄幹、臣繹、山林業專員趙君及衛兵四名，遊終南。晨七時，乘驛車出南關，過大小雁塔，經漢樂遊源故址。二十里，至韋曲，唐代諸韋世居此，樊川名勝也。東五里，上龍首原，至牛頭寺，西大學生避暑於此，辦有義務小學。東爲杜工部祠，工部籍隸襄陽，而系出長安，故其詩自稱「杜陵布衣」，「少陵野老」，又曰「杜曲桑麻」，蓋本源首丘之思也。中殿有石刻遺像，旁縣翁同爵書「歸夢休縈襄水曲，此堂不讓浣花溪」一聯。寺門近攬樊川，新蒲細柳，紅渠碧波，深秀濃致，正似江南景色。山中嘉木葱蘢，花草點綴，令人低徊者久之。東十五里，遼見杜曲，未及往遊。南五里，過瀆水，旁多稻田。又二里，神禾原，又二里，過瀆水至王曲，午尖。王曲漢御宿川地，人煙稠密，市南城隍廟，規制尤宏。南十里，達劉村，衛兵繫馬村南廣惠寺，隨予等步行入山。三里，達石鼈谷，竹木掩映，景色清幽，水流錚琮，聲韻諧適。一里，至白衣堂，廟僧淪茗餉客，清冽可口。二里，達一天門。十里，勝寶泉，過此不聞水聲，亢旱故也。二里，迎真宮，計自山口至此，二十里。上至岱頂，才十里耳。日薄崦嵫，暮色蒼茫，山路傾側，勢難再上，寄宿於此。寺僧以白水煮麪，佐以食鹽、椒末，各盡一盃，聊壓飢渴。

十五日，晨五時起身，上五聖殿。山左大石岔起，高十餘丈，一樹亭亭，植立其巔，過者咸懷懷焉。南經琉璃殿、石佛寺、千佛寺而達三天門，至呂祖殿，路轉林深，勢隨山起。東南經南海殿，紫竹林，峯勢忽開心目，爲豁。再進四天門，樹杪間仰見西峯，高接星晨。七時一刻，登岱頂圓光寺，山之主峯也。俛眺田疇，繡錯川澤，紆回東西，列嶺環青，迤邐屏疊，秀延麗屬，朗然目際。民國四年，寺燬於火，劉村居民集貲修葺，訖未畢事。早餐後九時，西循幽徑，降一深谷，復曲折上升，螺旋以登兜率台，廣不及畝，高逾十尋，頂結茅庵，形圓而窄，勢危若崩，四望松柏蒼然，緣山徧谷，雲煙出沒，變幻百端，佇立移時，疑身在畫圖中也。十時，東北渡石梁二，披荆拂棘，斂步迂徐，數折，洞門豁然，是爲南天門。十時三十分，上至靈應台，地尤高曠，林木蕭森，嵐光蒼蔚，蒼渾之中，具清奇之致。蓋最一山之勝，無過此者。南翠華峯，東捨身台，路險均不果遊。三時返白衣堂，見采鮮豆蔻者，每串數十粒，色澤鮮艷，食之味辛。四時，出谷。五時半，達劉村。九時，至韋曲，人馬飢渴，扣門求水，無敢應者。一老嫗云：「前夜全村新遭匪患，故畏避至此。」十一時入城，一時就寢。

十六日，晨九時，偕楊恕己科長至督署，見咸陽新出土古器。計銅盤一，銅壺一，鬲一，鼎二，三尺劍一，貝三，以銅綠嚴封，不見文字，並咸陽北門外四里張家鋪袁姓宅內所發見者。自去冬發掘，凡百餘件，均爲京滬商人購去，此其剩餘者耳。三日前，警署於東來客舍獲滬商二人，稱購渡金銅壺二，郵寄出關，允於兩旬內追還。考史記秦始皇本紀言：「秦每破諸侯，寫仿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之。」此或當年遺物。晚赴督署公議，九時，歸西大。劉雪雅兼座各贈顏勤禮碑十份，李二曲全集一部。

十七日，晨七時，乘汽車出東關，馬凌甫廳長及江澄送至灞橋，握手分袂。佩青少岩同行至華陰，沿途過臨潼新豐。十時，至渭南，渭南教育會留午餐。午後，經華縣之赤水敷水兩鎮，見道旁有碑，題「陳圖南墮驢處」。三時，達華陰，知事徐文永款待至殷，佩青東去，余等四時改乘騾車，至仙姑觀。唐玄宗封金仙玉貞兩宮主於此，此祀金仙公主處，玉貞觀在其東。警佐李廷獻承審員施靜谷率警士八人招待。入觀，休憩片時，西游玉泉院，泉出殿側，繞寺而東，水聲淙淙，清見毛髮，蓋匯全山之水而至此者。西登無憂院，見希夷手植無憂樹，榆科植物也。東岩爲希夷塚及石室，藏其臥像。又東爲山蓀亭，造其巔，穆然有清風仰止之思焉。晚七時，回仙姑觀宿。

十八日，晨七時半，乘兜子出觀。八時，入張超谷，兩旁巉巖高矗，溪水中流，濺玉噴珠，泠泠可聽。澗中亂石縱橫，高下參差，登陟匪易，遇陡峻處，非舍輿徒行，不易過也。一里，王猛台，相傳王猛讀書處，台不可見，僅得壁間題名耳。五里，第一關，山勢益險，路益陡仄。二里，桃林坪。東南遙見希夷匣，長數丈，闊不及五尺，縣嵌崖際，世謂希夷葬身處，實石灰質經風化崩陷之巨窟也。又二里，娑羅坪，隔澗見三上方，由之可直達北峯，危崖峭壁，險惡特甚，人鮮有經此者。捨之南去，九里，經十八盤，路盡得毛女洞，秦宮女玉姜服餌羽化之所。十時二十分，至青柯坪。自谷口至此二十里，昇夫止是，不能復上。道士留供午餐，餐畢，步行前進。半里，至回心石，遊人見是，輒不復進。過此，山徑斗起，巖勢益危，是爲千尺幢。古稱天井，一曰箭括，長半里之一大石罅也。垂索爲繩，剋石成坎，登者手挽足蹈，依次猱升，時陰雨微作，索坎皆溼，游侶行不及半，喘急汗流，幾皆不能卒登，相與鼓勇再上，更數十級，勢愈峭而坎益淺，奮勉攀援，力竭矣。達其巔，大石橫覆，狀如井口，廣才容人，探首側身，穿井排闥上出，杜工部所謂「箭括通天有一門」者也。轉一坡，北折，復至百尺峽。峽長不及幢，而成垂直線，斗上。

斗下，攀躋愈難。過驚心石，循山左轉，東至犁溝，絕壁側出，持索履磴，匍匐徐行，曲折三百餘步，至鐵牛台，視幢峽之險，殆過之。二時，經胡孫愁，北過上天梯，至雲台峯，華之北峯也。由寺後門，直造其頂，南望三峯，高竦雲表，四方削成，比之「司寇冠」，信然。辭峯而南，過擦耳崖，日月崖，雨稍止，仍聞風聲震盪，起於足下。又南至蒼龍嶺，嶺長數百丈，寬處三四尺，狹處不及二尺，首尾天矯，石骨當中，兩側絕壑千尋，深不見底，古無石欄，須騎嶺抽身而過。故韓愈痛哭投書，畢沅乘醉絕降，誠非虛語。今鑿石成級，左右有欄，施以鐵鎖，登躋較便。巖盡爲龍口，一曰通天口，石壁當前，折身反度，如鷹隼迴翔，謂之「鶴子翻身」。南上里許，金鎖關，前進益高，寒風砭骨，地當三峯之要隘，登者或左或右，東西峯之途徑由此判焉。余等是日擬宿西峯，故紆道西行。時陰雲變，彌漫四山，不辨去徑，唯見松檜萬株，隱見雲際，如置身潑墨山水畫中。北降深谷，嵐光樹影，映帶彌奇。五時，登蓮花峯，又二十五分，達峯頂之翠雲宮，密雨如織，夕靄橫空，逾時復霽，又見紅日西沈，光芒四射矣。方降至屈嶺，疑日斜暉，須臾急風漂雨，噴薄直前，週視昏闇，不知身在何許，瞬息之間，陰晴百變，有如是哉。晚餐就寢，蘿月窺窗，松濤灌耳，林寒氣肅，若非人境，雖當盛暑，覆綿被兩重，猶冷不可耐也。計自青柯坪至此，復得二十里。

十九日晨七時，登西峯絕頂之守身崖。崖石折裂，相傳爲巨靈足跡，緣邊參差不一，故以蓮花得名。東南玉井，當三峯之中，汚羣峯之水，匯滌於此。西注爲二十八宿潭，北注爲肥鱧穴，成水簾奇勝。又北潛通玉泉，出於上而洩於下也。七時十五分，返寺，遇楚僧三人，來自峨眉，云：「峨眉秀逸甲諸夏，諸夏名山，險峭無如華嶽者。」八時半，早餐畢，過屈嶺。九時，上南峯，過老君練丹爐，登仰天池，爲主峯之絕頂。李白所謂「呼吸通帝座」者，古名落雁峯，俯視涓洛如帶，曲折入河，河自朔漠南下，自此爲嶽所阻，折而東趨，不見端倪，其南萬巘紆暉，層巒貢景，遠近環繞，如衆星之拱北辰也。七時四十五分，南至金天宮，道士出松子，松花粉贈客，各攜少許而去。十時，南至避詔崖，崖腹石室，藏陳搏磁像，繞崖西行，至南天門，循長空棧，將達全真崖，爲元道士賀玄希棲神處。棧懸半壁，以鐵杖承木版，履之搖搖欲折，心驚股戰，中道而返。十時半，東過紫氣觀，二仙洞，上朝陽峯，是爲東峯。峯南有小臺，孤峙絕壑中，曰「叔鄉博台」。絕三百尺鐵索而下，其崖間石坎，距離較遠，且入足不深，趾尖蹴之，不易着力，遂不敢下。十一時下東山峯，北經長雷，上玉女峯，山光樹色，浮青沃翠，眺望之美，清

絕人寰。頂爲玉女祠，祠前石臼三五，各容水數斗，終年不涸，號「玉女洗頭盆」云。十二時，返金鎖關。迴視東峯，仙掌高數百丈，五指並列，上有石月半輪，宛似指甲。十二時五十分，循舊徑，返五雲峯，午餐。三時半，下蒼龍嶺，遇三尺童子，踴躍而上，目不旁眩，手不扶欄，問之，生七齡耳。四時，返犁溝，橫足倒退，傾斜而下，一失足立成齏粉，危孰過焉。四時三十分，至羣仙洞，南見水簾洞，縣西峯腹際，惜久旱無水，未覩飛灑噴薄之奇。五時，過驚心石，下百尺峽，千尺幢。五時半，返於青柯坪，宿焉。考太華之幹，來自秦嶺，秦嶺至盩厔，分爲兩支，一出東南爲熊耳，外方諸脈，一走東北而爲太華，少華。太華周回百餘里，拔海八千尺，氣像沈雄，旁礫鬱結，於五嶽爲峻極，誠域中之巨觀。予數過岱麓，未暇登臨，引爲大憾。今茲涉足，足以酬素願矣。

二十日，七時十五分，發青柯坪，倒乘山兜下降。九時，出谷。九時三十分，至仙姑觀。十一時，至華陰縣西門，過漢神醫華佗墓。十一時，至縣署，午餐。徐知事各贈拓片四種，華山志一部，殷殷握別。少岩西返，游侶十二時出東門。五里，華陰廟，殿宇巍峨，不減城堡，以軍隊駐紮，不得入覽。遙見萬壽閣，巖巖聳峙，頽廢不堪，登臨矣。十五里，過漢楊震墓。四時，至潼關。出關，至風陵渡，覓西安來舟不得。更東，出金陡關，車行黃土峽中里許，西征賦云：「渡黃巷以濟潼。」今方知渡黃巷難於渡河也。七時，到船。

二十一，晨四時，起碇。凡十四小時而達陝州，蓋順流而下，較逆流上溯，其速度增十倍矣。

二十二日，晨三時半，起身。四時，早餐。六時二十分，上車。八時三十分，過張茅，穿山洞，長里許。再前，過峽石，古嶠陵也。穿山洞，七里，九時四十五分，觀音堂。十時三十分，英豪鎮。十一時三十分，澗池，城甚完整。十二時四十五分，新安。城小且陋，山多石灰質。一時半，金谷園。二時，洛陽。見北邙山，童童濯濯，漢唐古塚，發掘無餘。南望伊闕，東香山，西龍門，兩岸對峙，伊水中流，故以闕名。天熱不果往。四時，鞏縣。洛水入河。遼洛爲北邙山障蔽，東趨至此入河。四時四十五分，汜水，周虎牢，漢成臯地。河南西部，人民山居谷汲，世稱窮鄉。過洛陽，則彌望平原，林木幽映，川澤迴繞，實多沃壤，特其地平衍四達，秦漢以來，兵戈屢起，致成戎馬之場耳。五時二十分，滎陽。六時十分，鄭州。七時，古城。夜九時，開封。中州大學馮芝生約過談，夜深不克下車。

二十三日晨五時，徐州六時，改乘津浦車南下。下午五時，達下關。六時，抵家。終宵夢痕繚繞。猶陟降三峯五台間也。

清十九通儒贊 并序

董壽慈

昔者容甫述古，擬頌六儒；里堂研經，贊揚羣箸。誠以廣業甄微，接淵源於典籍；抗心希古，契述作於神明。近代會文正公記聖哲畫像三十餘人，古今取則，志量益宏。顧惟儒者宗師，必以學爲職志。蓋神思通微，道無間乎異世；學術拯敝，事必本乎師儒。是故賢哲有作，首窮經以導源；本末兼該，儲用世之藏器。不揣蒙陋，仰企前修，列舉昔賢，敬爲贊述。惟亭林顧子以名世之大賢，抱開物之上德。學術兼康成元晦，著述逾東發深寧。洞典禮政刑之本原，闡變通化裁之經術。惟梨洲黃子抱道如箕子明夷，論學若神禹治水。濂洛遠紹，而振宋元明儒之緒；海島步緯，而會中西回歷之通。待訪有錄，志復唐虞；闡易著書，心通義孔。惟船山王子輔翼羣經，扶植世教。創闢理窟，則深於橫渠；洞抉經心，則精於文惠。惟道威陸子貫姚姒危微之言，究羲和晷緯之象。參諸儒之同異，歸於格物致知；明萬化之本原，識其先理後氣。惟習齋顏子識高宋賢，心儀姬典。以六藝三物爲教，該經文緯武之功。此皆膺期作者，並世儒宗，繼往開來，萬流仰鏡者已。若夫績學參微，研經窮理，則有若寅旭王先生考古歷之差違，而闡其精蘊；洞歐儒之步算，而去彼類疵。集中術之大成，糾新法之闕誤。定九梅先生闡象緯於弧角，倅制作於璣衡。渾儀平視，羅乾象於環中；塹渚剖形，通割圓於域外。揆候而創爲機製，行海而指以針經。詮奇器而利導農功，明重學而通幾權度。慎修江先生紹紫陽之禮典，闡元聖之遺文。考鐘律而明古樂用韻之原，究音韻而示分部別收之理。解經爲東原之導，步天翼勿菴之書。東原戴先生甄明古算，融會羣經。方言則轉注神會，韻學則反紐旁參。水地曲證其綿緘，儀象推明於勾股。且明善而闢虛靈之說，論性而持理欲之平。起前哲而質疑，當折衷而無弊。竹汀錢先生考古該百氏之博，說經發千載之蒙。神悟曆算，媿伯淵子信之倫；辨析古今，超容齋伯厚而上。里堂焦先生發千載之覆，補疏羣經；參九容之奇，會通大易。兼梅戴之算術，見輪橢之本原。旁羅餘藝，包蘊九流；獨造瑰辭，理合諸子。巽軒孔先生禮經詁大戴之微，魯史發公羊之蘊。正負少廣，該乎弧矢乘方；秦李遺書，解其測圓演段。卮言則學通羣籍，抒藻而文似初唐。次仲凌先生例釋古儀，該八類以綜貫；篤成復禮，鈎六籍之精言。揆天辨七政之行，

明算該九章之術。鴻篇則上追騷選，燕樂則思通鬼神。桂林許先生明氣母於極北，通格致於宣西。玉衡詳步曆之儀，金隄啓參同之奧。發易書春秋之精義，明學庸禮經之微言。天牧惠先生首明漢易，神契古經，魯史矯啖趙之偏，官禮補周秦之注。究薄蝕之度分，入交如限；研琴籥之數理，協律旋宮。雙池汪先生窮理博綜乎百家，精義會歸於五哲。證樂書於律解，會易理於玄經。物詮殫格致之功，醫林傳軒岐之旨。尙之顧先生探蹟索隱，邁存中之筆談；探古搜奇，同夾漈之志物。割圓捷術，爲明項所未詳；對數探微，補戴李之立法。至道通靈蘭之典，治療得長桑之遺。凡此羣儒，功垂百氏；古之囊括大典，網羅衆氏，誠有過之，盍乎尙已。若乃秉儒林之碩學，抱經世之大猷，明識先天，偉議匡世。或神明於格致，擅器藝之才能；以鈞致深遠之精思，見利用前民之實物。則有如馮先生桂芬學爲儒宗，心拯世變。顯志鉅作，陳古義以匡時；校邪抗言，鑒外患以謀國。徐先生壽博物研葩經之名，志地創禹貢之表。窮物理於歐西，首明奇器；究工程於形下，始譯專書。斯其抱輔世之忠規，爲拯時之利器，不亦偉歟。夫紫海已深，尤深者義海；岱嶽已峻，尤峻者書巖。亮哉曾氏之言曰：雖秉質於生知，難竟業於累世，浩乎莫窮，貴能慎擇而已。惟茲十九通儒者，宏覽如高允常爽，精思如景鑠玉琳。文疆該墳典而成高文，子雲明天人而擅鉅筆。至於才長經畫，學擅機能；挾賈董之才，兼管墨之智。凡其通經致用，咸爲樸學導源；有開必先，所繫至鉅已。慈嗟生晚，未接通儒。而訪摹刻像，企先哲之宗風，仰止高山，慕亞聖之私淑。爰羅牟其述作，師言志之古風。庶幾希聲夢聖，傳易象以成篇；平子讀書，企元亨之鉅作。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云爾。贊曰：

黃顧王陸，命世大賢。習齋教學，姬聖所傳。寅旭定九，曆算開先。江戴有作，傳經大師。里堂攝約，碩學宏詞。次中博識，六藝精思。竹汀淹貫，衆長兼之。雙池特起，漢宋折衷。月南格物，天牧淵通。尙之神解，天人參同。林一深心，偉議匡世。徐君儒者，羅牟西藝。仰茲先賢，學兼宏濟。蘆器分形，各臻極詣。澤流學海，望古咸勵。

商務印書館新版新書

中國文學源流 一册 九角

胡鏡寰編 本書為一種文學史與文學讀本之混合讀物。敘述中國文學源流。起自文字之創始。迄於白話詩文。並選錄範文三百餘篇。俾讀者以自力欣賞批評之。

東南大學叢書 **漢書藝文志** 講疏 一册 八角

顧實著 漢藝文志為學問之眉目。著述之門戶。歷代學者為本書考證注解者甚眾。顧先生更有所搜羅剔刮。著為此編。不特為讀漢藝文志者所必需。亦可供治目錄學者之參考。

新學制高中 **社會問題** 一册 八角

陶孟和編 本書討論社會問題之性質。分析社會問題之各種要素。更就貧窮問題。研究其原因結果。及救濟之法。敘述詳明。議論平允。

政法名著 **政治中之人性** 一册 一元二角

鍾建園譯 著者本人性 (human nature)

(nature) 所具之事實。以研究政治。

對於沿襲之智力說。力加攻擊。全書分兩部。首論人性與政治之關係。次述人性既明以後。政治之可能進步。識見卓越。說理透切。譯筆亦極雅雋。

經濟名著 **近世歐洲經濟發達史** 一册 四元

本書詳述歐洲各國經歷工業革命的情形。對於農工商業。經濟政策。社會主義。勞動組織。社會保險等問題。均有詳細之評論。

經濟叢書 **貨幣學** 一册 一元四角

王怡柯編譯 編者美國 Kinley 博士所著貨幣學一書之學理為經濟探所輯之故實為緯。材料豐富包羅萬端。非他書之專論一面者可比。本書前半專論貨幣學理。依據各家學說。反覆說明。後半注重事實。如各國之幣制。本國之幣制史。歐戰後之幣制情形等。皆詳細敘述。

尙志學會叢書 **動的心理學** 一册 九角

潘梓年譯 此書優點。在以心之動的方面為立足點。而詳細說明人類之行為。對於固有才具。後天才具。創造力。變態行為。社會行為等。均有透關之解說。

中國科學社叢書 **地質學** 上編 一册 一元

謝家榮編 本書理論與方法兼備。概以本國情形為例證。極合本國學者之用。全書兩編。本編論地質學之原理與方法。下編專論地史。

國音註 **學生詞典** 一册 二元

本書收羅單字五千多個。複詞和成語三萬多條。概用國音字母標音。解釋全用白話文。取材很精很博。凡中小學生及小學教員。應人手一編。

國音沿革 一册 二角

方毅編 本書歸納吾國舊音韻學的變遷。並說明舊音韻與國音之銜接。吳稚暉先生序文中。稱為整理國故中很有價值的作品。

詩錄

夏廬詩鈔

胡光煒

寄題北湖

曉風一舸壓天開。迎鬢垂楊無數栽。可笑長安胡季子。櫻桃紅了不歸來。

贈紀元

曉月照江城。破夢得孤媚。策策庭柯喧。一雁扶秋至。關河隔寒暑。不隔酸腸字。尺素拂鐙窗。在眼鐵山寺。城南萬蟻趨。幽人柳生臂。坦坦遼東床。乘霜數邊吹。悉虜亦宵征。誰肯喪其志。殺機迎酒罇。知費傷高淚。相望重九節。鴛鴦不相次。解攜便三載。蒼茫念斲鼻。神州鬪鷄場。倚席吾何事。東風玄武湖。搖盪千紅翠。拏舟期子來。儻及春水駛。

雁聲

黃葉已滿地。雁聲猶不休。剩將水堂夢。風雨對扶頭。書帙成癡繭。鐙窗似夜舟。荒荒吾與汝。天老替人愁。

十月二十七日大風翔冬招同仲子茂宣游茅官渡荻花甚美

胡生不畏寒。避市如避虎。喚作廬中人。支筇向荒浦。排風萬鷗翻。雪舞傴僂羽。花底明夕照。紅白互吞吐。春芳水流歇。蕭瑟天能補。平生江湖客。慣識回帆鼓。津橋煙微微。歸犢時引侶。枯荷但垂首。對影澹無語。盃盡緩緩去。陵高思一翥。晚色同陸沈。安辨吳與楚。

冒鶴亭先生導遊鷺峯迴光之間訪馬湘蘭故居偕者新建程君伯臧江都梁君公

約

鮮叟李詳甲子客

隨隱善訪古。所至託深翼。徘徊舊苑間。循行越叢芮。菜畦映方罫。鳧雛浴水裔。桂熏闕霏霖。南都失佳麗。況經三百年。人間益何世。喟然指龜趺。曾挹美人涕。當年白練裙。揚蛾噉羣蚋。紅樓有佳俠。青樓罕珍髻。古今迥相殊。冥茫閱彫歲。遊蹤繼容甫。盡各出新製。詩文信可傳。此舉爲不敵。鳥聲助微吟。寒日下睥睨。來者猶視今。悠悠付譚藝。

遊鷺峯後復訪半山公約未與

前人

荆舒罷相後。物色隱鍾麓。欲與謝公爭。抑主季主卜。宰執儕布衣。展謁到波谷。山居易殘寺。朱門有歌哭。冒先發奇賞。過訪屏童僕。健者陟山椒。疲頓唯極目。揚靈湖先士。挹泉薦秋菊。危亭倚層巖。峭石綴深綠。溁陽昔重新。高弟揖申叔。（光緒季年劉申叔執贄溁陽門下宴於半山陪者繆蓺風陳善餘）蓺風爲之媒。於此集華轂。三君逝奄忽。推敬及草木。野燒鬼神匿。斜陽翳茅屋。半山與迴光。裁量異品目。既滄區中遊。請謝桑下宿。

病起

前人

坐對名山著病翁。藥鑪漱澀伴燈紅。獨持老物成孤賞。倦見浮雲蔽太空。結友不期羊仲外。寄愁多在雁聲中。階前落葉添蕭瑟。身世無緣嘆轉蓬。

冒巢民先生像贊

前人

中朝名士。廣陵先賢。黨人廚顧。學行淵蹇。大雅卓爾。靈光歸然。容臺奉手。陽羨比肩。松柏彫後。芝蘭蔚前。須眉奕奕。神理緜緜。上溯百載。小別千年。遠孫風氣。迥豸蟬嫣。式瞻逸範。矜蠻維虔。甲申甲子。屯蹇相連。虞淵沈矣。沈矣虞淵。

題樊紹述集後卽放其體

葉俊生

莫絮曠曠圖潛魄。辭聲天鼻匪貌碣。神徂聖伏嚶嚶詬。膏秋魁紀緄以鑰。煙浩撰述燁欵沕。綿絳詰屈勺欲漠。稔季並海語曲士。極竭思

穉焚著作。

朱君謙之自長沙來主講席契闊三載握手甚樂攝影紀念媵之以詩

前人

憧憧海陸中間者。憶否文昌舊讀書。剖道風來師剖豆。逃名未得暫逃虛。及身事業千秋定。過客生涯七載餘。鷺水蒼茫寒意健。他時相見較何如。

贈若掄

前人

繇來遇合豈無天。三載辭家苦坐氈。窮海見聞惟濁浪。野花開謝自經年。心殷兄弟親朋友。地老干戈遠市廛。且歎論交疏酒肉。荒村古木傲蒼烟。

石遺師謂字肖虞世南

前人

夫子憐才若飢渴。誘掖獎借到毫末。后生小子道晚聞。莫鼓晨鐘險棒喝。作字幼喜蘇髯公。大江東去（公自書此詞）何活潑。六歲撮筆學擘窠。阿爺謂我大闊達。既孤憔悴守故廬。塵滿硯田懶去鋤。忽聞師言汗浹背。墨豬底比行祕書。書法倘摹僧智永。屏風列女願雅塗。（蕭夫人纂有列女傳集注）自憐少小長村墟。峯巒入戶爭崎嶇。靜觀造物果有得。臨池何必拘步趨。惟師足跡滿天下。故能變化窮錙銖。高堂執筆若執槩。突騎直入陰山隅。轟然特立利無比。安得行軍亦如此。

謝玄先生以所箸陝西紀遊見贈卽題其後

前人

石鼓東登藐三島。（絕頂峯可望台澎諸島）華山北睇小雙蛾。題名竟過高撐塔。（指慈恩寺）畫壁應歌遠上河。望氣牛封知尹喜。側身鳥瞰失秦阿。遙思青主尻停處。（西北大學校長傅佩青先生聘主講席）起喚汀茫奈汝何。

甲子夏夕泛舟後湖贈吳芳吉

李冰若

沈沈江表居。垂垂柳生臂。鵝鴨歇春芳。閉戶謝求伎。吳子東川英。堂堂抱高致。款關楚然來。驚喜語無次。亂離佳會難。快游理雙屣。城陰草徑荒。借行屏車騎。彳亍蓬蒿中。十步五傾蹶。惟時日西頹。餘暉轉妍媚。鬢髮浮雲端。遠峯散青翠。柔條扇輕颺。殘蟬咽晚吹。窈窕玄武湖。擊舟共幽邃。芰荷聞暗香。漁歌飄水澁。凝碧漩圓波。閑儵弄甘餌。夷猶三島間。冷然涉遐思。雄虹不可攀。鈞天況沈醉。蠟龍斂精睛。長夜萬鬼肆。望魯空咨嗟。人間此何世。丈夫亦有懷。溫飽乖初志。過江名士多。誰雪新亭涕。殷懃撥寒灰。心卽桃源地。燭火倘弗冥。培風企雲翅。放言樂未央。涼月照山寺。流輝染素衣。佛閣窺深祕。敞軒納晶光。香積飽殊味。慷慨發危吟。繁星搖欲墜。嚴城帶霧蒼。四野烟如織。葦荻何蕭蕭。微茫憺歸意。洞庭昔淹留。蘭苕應相識。君還過汨羅。投書訊湘纍。遙憐斑竹枝。點點泪痕漬。衡陽孤雁回。遲寄相思字。

春日感懷

甲子

田世昌

我來江南地。再見桃李菲。如何玉顏人。一去不復歸。行坐念往事。往事成依稀。輾轉託夢寐。夢寐苦相違。滅燭無遺影。斷絃無餘音。黃鶴渺千里。翩翩傷我心。傷心如杜宇。春來輒哀鳴。相思如秋草。春至歷亂生。

冬日登豁蒙樓望玄武湖感懷時局並呈筱石師

甲子

前人

危樓綴山腰。橫窗列鍾麓。腳底千樹竦。登之豁蒙目。衰草變黃沙。蒼茫掩平陸。北湖一鏡懸。依城幾紆曲。朔風膠淥水。皚皚明如玉。照日生寒光。塵襟爲一沐。荷梗亂掩倚。冥冥鷺飛宿。水乾閣行舟。菱歌幾時續。菱歌換軍吹。其聲悽以酷。掩耳不忍聽。此中有歌哭。古今石頭城。戰伐苦不足。恩怨誰相忘。禍福成倚伏。早晚東風來。湖光搖萬綠。城南勞詩客。付汝淚一掬。

咏淚

前人

誰歎傷心淚。聚沫成海水。水鹹不可飲。淚下不可止。一旦昏日脚。白鹽晒千里。海水一已枯。汝淚死未死。

淮海詞江城子襲李後主「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詞意，翻爲「便作春江都似淚，流不盡許多愁」之句。較之

三百篇「泣涕如雨」可謂更勝一籌。唯眼淚味鹹，西洋詩中嘗以比諸海水，據予狹陋之見聞，中國詩中尙無此種比擬。蓋中國詩人少見大海，卽咏海之作，除木玄虛張融海賦外，亦不多見，故未能辨其味也。作後附誌。

冬夜雜詩二首

前人

月光寒欲死。一燈奪其暉。徒照遊子眠。不照魂夢歸。
一燈小纔豆。對之起相思。紅顏與煎盡。問君知不知。

譯英人彭士(Burns)詩一首

前人

我歡如玫瑰。紅豔當夏開。我歡如曲調。新聲和且諧。
以君美顏色。使我深愛悅。愛悅無窮期。海水有枯竭。
海水有枯竭。白石有爛滅。人生若未息。愛悅無斷絕。
長嘆別君去。暫時各分飛。悠悠萬里路。行當復來歸。

余友焦君尹孚每讀西詩，輒愆愆余爲試譯，有疑則與之共析，此篇卽其一也。旣譯成後，余友華姓君示余以燕子龕殘稿，因得讀曼殊所譯，頗嫌其晦，而結尾又不盡符原意。冰若君過訪，謂吳君芳吉亦嘗譯以六言，湘君不在案頭，恨未得一讀也。楚僑識。

譯巴爾布(Barbauld)贈生命(To Life)詩一首

前人

生命汝何似。此事我不知。唯知汝與我。終必一別離。相晤於何地。相晤於何時。相晤復何如。我知同幾希。歡樂與憂患。與汝長相依。交厚忍離別。離別定慘悽。汝去須潛去。無庸與我期。去時汝自擇。暮安勿相諒。唯在佳麗地。祝我以晨禧。

偶閱英詩萃珍(The Golden Treasury)，得讀此首，其意新奇，於中國詩中，殊爲鮮見。因走筆譯成五古，工拙未暇計也。「暮安」及

「晨禱」在原文一含死意，一含再生意，故用直譯。譯者附註。

譯英人雪萊 Shelley 詩一首

前人

問月 To the Moon

星搖愁目感世變。月行其中無良伴。又復登天望塵土。明月之形已勞倦。我欲因之問明月。是否緣此容慘淡。

原詩一氣呵成，因文字之組織不同，譯以中詩，殊失原美，於此可徵譯詩之難能也。第五句係譯者臆加，以湊足語氣，並此註明。

拿坡灣畔書懷 (Stanzas Written in Dejection near Naples)

日暖天宇淨。流波速且明。綠洲與雪山。紫光耀其晶。潤泥吐淑氣。繞芽何輕盈。風吹兮鳥啼。海潮兮浪驚。萬籟起繁奏。歡樂共一鳴。市聲亦和柔。清韻如泉林。

海底渺人跡。海草亂縱橫。海岸碎海浪。疑是墜羣星。墜星紛如雨。其光爲飛沈。午潮繞我側。浮光搖碎金。潮聲鳴我耳。間奏起恬吟。獨坐平沙上。有誰共此情。

失望復多病。心身失安寧。聖智窮幽思。有得怡然行。念我無其樂。其樂過富榮。無愛無閑暇。無權無令名。眼看得意人。樂命而欣欣。命運何爲者。使我獨飄零。

失望如風浪。今已取次平。我願如嬰孩。倦臥長哀鳴。平生苦憂患。一鳴了此生。死神若睡魔。此時潛相憑。冷頰繞和氣。漸覺冷於冰。寒潮在死耳。猶咽最後聲。

良辰去何許。壯心已彫零。徒然長嘆息。申申詈良辰。生存無憐愛。零落歸山陵。淒涼一身世。有人定愴神。白日當夕暉。追憶留餘欣。傷哉斯人逝。不比白日傾。

此詩譯於去年寒假，今年塗改者過半。而不愜意處仍多。求就我範圍，則失之不信；求吻合原意，則失之不雅。信乎譯詩之難矣！又此

詩曾經郭君沫若譯爲新詩，載於創造季刊雪萊紀念號，（小說月報第十五卷第九號某君亦曾再譯。唯譯文既不可讀，錯誤又復叢出。例如譯 *Nor that content, surpassing wealth* 爲「知足不能將利欲戰勝」已覺可笑；譯題名 *Written in Dejection, Near Naples* 爲「旅居奈不爾鄰邑特耶克壩時作」更爲荒謬絕倫，開譯述界未有之奇。）余去歲以未讀創造日（至今仍未得讀）曾爲文與郭君商榷，承郭君於第五節加以指正，見（創造週報第四十七期）至以爲感。唯原文第三節 *Nor that content, surpassing wealth, the sage in meditation found, and walk'd with inward glory crown'd* 郭君譯爲「賢者坐而忘機，行則智光冠頂，我也無那種卓犖的殊珍。」余亦誤認 *content* 爲知足。近吾友江君式先以爲宜譯爲「自得」。連下文而觀，頗覺其言爲恰得原意。故改譯爲「聖智窮幽思，有得怡然行，愧我無其樂，其樂過富榮。」未知郭君以爲何如也？十三年十二月廿九號譯後附誌。

書懷

碧草生南浦。春聲靜小樓。湖山供眼倦。風月爲誰幽。入夢人千里。銷愁酒一甌。風塵幾知己。書信亦沈浮。

周世釗

後湖

小洲西畔綠籬斜。楊柳風前四五家。最是夕陽無限好。滿園春色醉櫻花。

前人

梅菴

幾日梅菴暫不來。嬌紅嫩白一齊開。榮枯消息何須問。已見殘英點綠苔。

前人

枕上

玲瓏月色灑空庭。細細春聲枕上聽。一縷心情無着處。夢回樓外幾峯青。

前人

卽事

前人

落花下綠草。微陽滿方塘。境幽人迹疏。柳影搖波光。閒攜幾卷書。躑躅過漁梁。輕風翻卷葉。吟韻忽悠揚。靜對碧山暮。微聞夏木香。此意向誰言。翹首望蒼茫。

遊明孝陵

前人

浩蕩開新碧。芬芳二月天。和風裊春聲。遲陽穿暖烟。此時孝陵上。雙影臥春妍。四顧莽蒼外。萬點環春山。流雲忽破碎。嵐氣何澄鮮。俯視郊坰閒。芳草共芊緜。平疇繞綠水。村屋出榆錢。荒坪瓦礫堆。野花紅欲燃。兒童四五人。牽絲放紙鳶。歡呼亂拍手。天真真可憐。山鳥豈知此。高歌胡爲然。嚶嚶出深谷。斷續如鳴絃。忽來遊春女。笑語臨風前。少年愛修飾。時妝鬪嬋娟。雪膏滿塗面。紅巾垂肩。翩然移步去。香風尙迴旋。悠哉青衿子。躡迹時後先。顧盼欲魂銷。悵望空流連。清景豈不好。怪狀亦難言。爲此半日留。向晚不欲還。

庭柏

金致中

庭柏森森手自栽。已看蒼翠映階苔。歲寒本是君家事。好送清風月下來。

題苦竹

前人

窗前無數碧琅玕。市地清陰暑亦寒。知有何人憐苦節。空山翠袖一相看。

白梨花

前人

記得東闌雪滿枝。游蜂款蝶愛芳姿。而今花落遊蜂去。祇有空枝似舊時。

山後東溪小桃花

前人

一片繁華映眼紅。開時獨早占東風。可憐地僻無人賞。拋落深山流水中。

金陵與程君年裕別

春風三月燕初飛。攜手相看子又歸。比似秦。淮。河。上。水。背。人。終。日。下。漁。磯。

春日病中對雨

綿綿春雨日初西。比似清江意更淒。千里關山誰訊問。窗前獨有子規啼。

雜詩

微風動霄漢。金綺日腳墜。赤霞焚烈火。傍山欲入地。矮矮壓石城。黃昏起軍吹。壓碎遊子魂。吹墮遊子淚。

詠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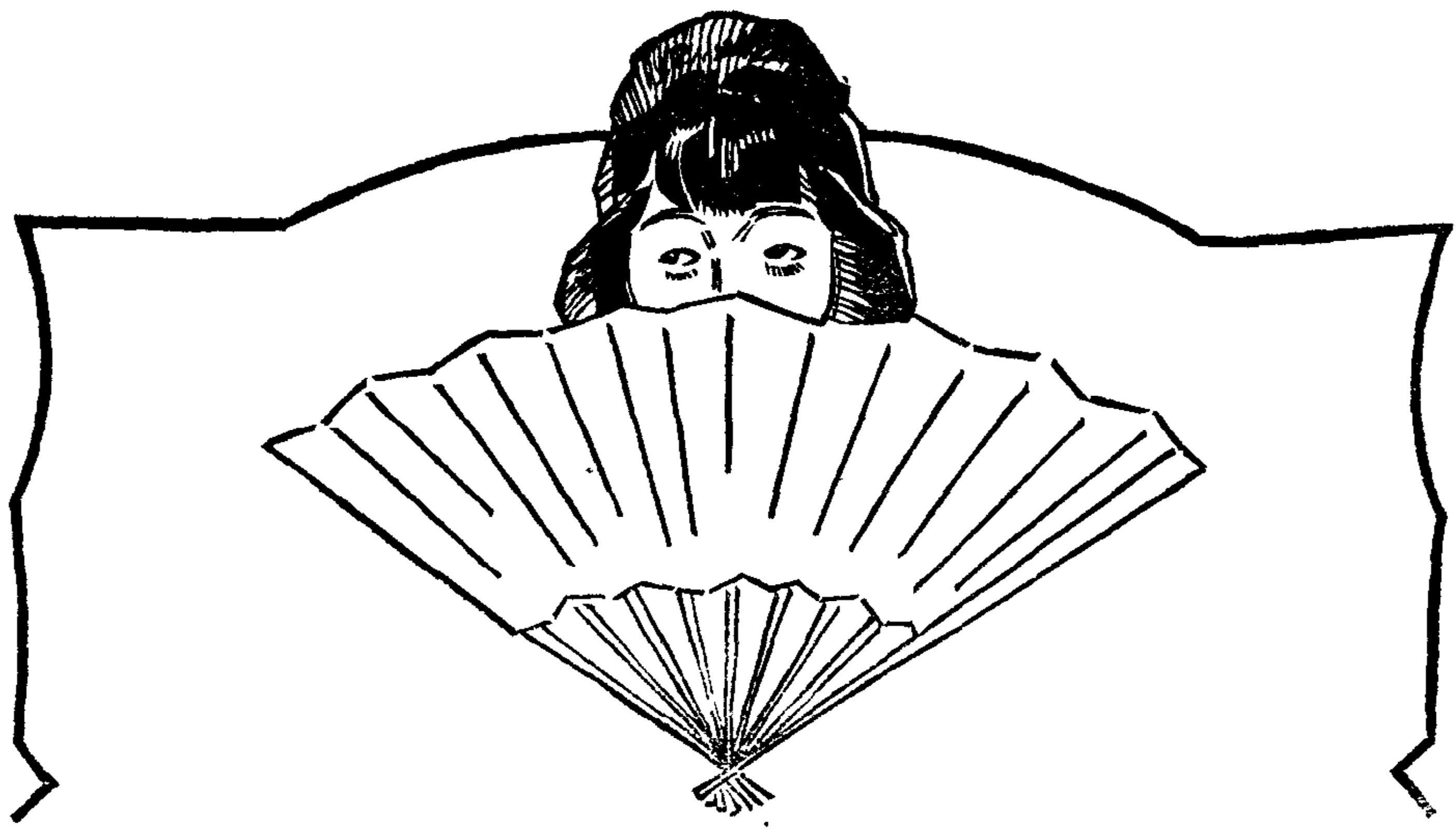
紅鏡一入地。萬物停其擾。寒風釘四壁。颯颯催人老。青燈留一線。徒照漆髮皓。江客撫鳴琴。蜀妓吞聲小。盛。邈。商。音。瘦。排。戶。泣。蒼。昊。淚。隨。秋。草。乾。愁。共。秋。草。攪。物。身。兩。飄。零。躊。躇。到。天。曉。

踏青詞

甲子春

蔣竹如

極目江山坐翠微。花花世界幾忘歸。紅塵拂面剛飛去。草色分青又上衣。百花爭放柳如眉。無限東風著意吹。如此春光誰愛惜。遊人爭自折花枝。看取兒童放紙鳶。美人蹤跡倏成仙。臨風已欲高飛去。卻被塵寰別恨牽。偶然信步到湖西。湖水連空碧似圍。多少兒童爭打槳。載來春色滿船歸。大堤楊柳綠依依。乳燕流鶯隊隊飛。唯有漁翁真灑落。貪看風物臥苔磯。紅遍枝頭綠遍枝。東風踏遍夕陽時。不須深向林中去。眼底春光已盡知。



愛美女士都喜用

商務印書館精製的

摺扇
紈扇

扇面 影印古今 名人書畫
扇骨 雕琢精緻
形式 纖巧精雅
一切都合於美的條件故樂用者多上海發行所虹口分店及各省分館均有發售

〔價 定〕	〔數 種〕	〔刷 印〕	〔類〕
元二至分二角一	種三十百一	印版羅珂及印石	扇摺
角七至分五角四	種 三	印石色設	扇女
分七角二及角五	種 二	印石色設	扇紈

◀寄 即 索 承 單 價▶

詞錄

蹋莎行

墜葉潮翻。斷蛩風語。扶頭人對黃昏雨。登臨歲歲苦秋生。如今秋也飄零去。花榭燒鐙。水堂吹絮。夢回尋夢渾無路。雙蛾休遣鬪千山。暮寒多在憑欄處。

胡光燁

法曲獻仙音

寒月流霞。夕陽連雨。秋色偏宜鍾阜。樹擁高臺。地留金粉。江山形勢依舊。奈客子傷羈旅。淹留雁歸後。莫攀手。撫池邊幾株衰柳。看綠水早被西風吹皺。波上氣盈盈。待凌空化作濃酒。勸醉江楓。把蕭蕭落葉紅透。更千杯相壓。醉得愁人消瘦。

田世昌

綺羅香

客久窮詩。秋深病酒。司馬而今游倦。鎮日無聊。愁裏有誰相伴。正暮雨點點淒涼。又黃葉蕭蕭零亂。甚江南一片秋思。柳絲未斷。已腸斷。何時故國重見。休把危樓獨倚。歸期空盼。極目天涯。恐遇寒塘孤雁。趁回風緩舞。低飛載不起。年時幽怨。住衡陽。只許春前望衡陽。尙遠。

田世昌

鷓鴣天

過雨微聞草木馨。野塘蛙鼓敵蟲鳴。一彎雲影溶溶月。幾點螢光澹澹星。鈴語細。竹煙輕。松陰分綠覆孤亭。諸天塵夢銷沉盡。默坐淒清。到二更。

李冰若

浣溪紗

李冰若

萬葦搖風夕照寒。湖光碧浸紫金山。歸鴉點點入蒼煙。撒網洲邊漁父嘯。浣衣磯畔女郎喧。料無幽恨在眉彎。

朝中措

金致中

花香鳥語近清明。日暖減寒輕。滿眼風光如錦。飛花不盡離情。登高望遠。故鄉渺渺。烟柳盈盈。喚起畫屏雙影。綠鶯深處啼鶯。

石州慢

余永梁

雲走疎林。霞墜斷流。秋意幽脈。黃昏冥入漁汀。旅雁啼驚消息。西風別浦。弄破弱柳千條。纖纖冷影留清魄。還被霧虛籠。約離愁輕織。淒寂。瀟湘何處。縹緲音塵。望空橫笛。吹上梢邊。落葉潮翻千尺。恨隨撩亂。載舞幾許幽思。縈牽白練寒江色。江水尙東流。把夕陽紅濕。

通訊

梁念萱君致陳斟玄先生論文書

斟玄夫子函丈。自別。光儀，已經月馥。荷陶鈞之有素，彌瞻仰之殷心。先生兼綜百氏，高挹羣言，經學則追參高密，闡明蠹簡之精，文章則步武中郎，遠絕虎賁之誚。近雖酷暑之蒸人，彌想神情之適上。行天日赤，堆案編青，屏絕塵囂，寄興羲皇以上，蕭然襟帶，放懷莊老之間。信學界之斗山，爲士林之圭臬。萱顏鑽徒竭，宰朽難雕，譬觀海於及門，仰高山於親炙，蓋不覺五內之回惶，而一辭之莫贊也。承諭宜看專集，以求心得，如有疑團，隨時函問，栽培成就之心，有加無已，萱雖愚昧，感激殊深。謹將胸中疑義，舉以就正。雖筵爲鐘撞，庶聾因鐸發，祈垂明訓，以覺顛蒙。揚馬並稱，而馬則天葩奇芬，高節絕唱，揚才致頗遜，徒爲槎枒。故封禪則繼跡騷雅，美新則徒效鄰壑。加以抑揚，是否溢量？此萱之質疑者一。建安才藻，首數陳思，唯以方文舉，每爲不逮。親親一表，骨幹殊高，自試則差卑矣。文帝婉而多風，巽而善入，蓋鈴圓而磬澈，無劍拔而弩張。其於乃弟，適得其反。德祖繁應，才致婉麗，味其牋牘，殊近葩詩。元瑜孫書，神致亦遠。孔璋二檄，颯爽沉雄，而書牋不稱。故萱之愚，以謂陳思同調，厥維孔璋，古文家之所謂陽剛也。文帝雅音，暢於楊應繁阮，古文家之所謂陰柔也。意爲判別，是否紕繆？此萱之質疑者二。典午文筆，初推潘陸，陸才之大，直軼陳思，逸思濤翻，奇情波湧，目之爲海，月且無慚。安仁瑣瑣，惟善哀辭，整篇駢文，蓋直罕見，僅侔沼沚焉。足云江令升得陸之縱橫，而乏其壯采，袁宏得陸之宏麗，而惟在韻文。其外有晉文章，惟趙景真與嵇茂齊與孫子楚與孫皓二書，差有士衡之風焉。萱之愚意，以爲自晉而後，雄偉之文不再見矣。此萱之質疑者三。劉宋而還，才推顏謝，然舍詩衡文，則希逸延年，實爲並轡。謝優於顏，如求賢封禪兩表，視曲水一序，直以天然勝彼人巧。明遠過於險勁，實少愜心。文至宋後，而古雅之作不再見矣。此萱之質疑者四。蕭齊膺運，才士輻輳，仲寶以元助而擅殊彩，子良以宗室而畜麗藻，元長之氣阻金石，文通之艷奪雲霞，元暉之情致婉篤，簡栖之內典洞明，並爭光於河漢，協響於咸韶。然二王所作，尤存古意。文至齊後，而道整之氣不再遇。

矣。此輩之質疑者五。自梁而後，扞采多蕪，結響不亮，雖徐清庾，較爲錚鐵，而例以雅製，每鮮合轍。簡文之滑，梁文之弱，更自鄙矣。唐人繼起，多問津於此派，鮮取徑於前規。而韓柳遂以散文，力易駢體。其實韓學子雲，柳精選體，流雖殊別，原本大同。至孫李而有今之散文。趙宋嗣興，歐曾繼之，今之散文始大昌而極盛，名爲起衰之盛軌，實爲制藝之濫觴。以逮元明，胥遭厄運。汪容甫謂「八代之文，衰自韓愈」。豈嘗寶斯言，未知當否？此輩之質疑者六。清世實學雲興，鴻筆蔚起，西河導軌於前，洪孫聯鑣於後。容甫叔，並爲二妙。胡稚威問架雖雄，風神全失，聞其撰文，先爲摘本。夫披華啓秀，取貴於臨時，摘采揚葩，事在於佇興。僕以經宿而不珍，芳以經時而輒謝，逞瀨祭於枕中之秘，而求鳳鳴於藝苑之林，固未見其能獲也。故孫洪汪邵允爲四傑。申耆嗣後，亦多雅構。湘綺晚出，規撫宋齊，古逸遒整，得未曾有。然觀王志，并詆洪汪，則貴我賤彼，蹈文人相輕之習。此外自迦陵以至隨園，手滑調鬆，頗乖大雅。彭湘涵入俗愈深，是清世駢文，可指而數者數家而已。以上評隲，是否有當？此輩之質疑者七。龔魏並稱，而魏則頗鮮根底，自是粗才。龔則越縵日記，極加推許。朱鼎父以爲「才氣橫絕，惟中周秦諸子之毒」。逮觀龔文，根本騷雅，旁及雜家，穿月脅而洞天心，掃糠粃而清塵翳。而太炎盛加詆毀，師亦目爲僞體，豈責備之過深，抑閑防之須峻？此輩之質疑者八。以上各條，請師逐條批答，以牖愚蒙，使冥行無墮埴之勞，而識路泯歧趨之憾。嘗識見譴陋，急於求誨，祈加以莞爾之笑，貸其野哉之誚，斯厚幸矣！臨楮不勝依馳之至。敬請

絳安。

門人梁念萱謹上。

陳斟玄復梁君論文

念萱足下，得所來訊，蔚矣其文，知還珂里，申詠不輟，嗜學若此，寧患無成，矧復用盅不盈，殷殷質正，敢竭鄙思，爲足下一揚推之。來書乙揚甲馬，別建安諸子爲剛柔兩派，具徵卓識，適獲我心。惟鄙意文士藻績之作，異於常人矢口直陳，故其成就，繫於才性者少，由於風會者多。觀庾子山早年綺麗，入周後乃有蒼涼之致，其明徵也。是故子桓乘尊，則其辭雍容。子建憂生，則出言悽厲。仲宣遭亂流寓，自傷情多，（謝靈運擬鄴中集詩）則體近陳思。（沈約謂「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元瑜職掌書記，有優渥之言。（亦靈運語）則

勢同文帝。凡是氣體清濁之殊，（文帝此言，實陰陽剛柔說之所本。）皆時會使然，非僅才性有以限之也。典午文士，潘陸齊名，推其原因，可得而說：一自地域言之。二陸入洛，三張減價，以潘媿陸自是南北並標。然退張進潘，則安仁獲譽，夫豈無故？二自文集言之。晉人集現存者不過數家，潘文僅存數首，不似陸集之全。（潘岳集，隋唐志並三十卷，宋志尚存七卷，今並佚。）足下云整篇罕見者，職此之由。然以蕭選所錄觀之，兩家之作，亦幾於等量矣。三則衡其述作，安仁哀誄諸作，可謂千古獨步。秋興等賦，亦號名篇，方之陸氏，誠無愧色。強爲軒輊，詎爲確然？來書言「自晉而後，雄偉之文不再見」，亦非的論。竊觀晉文之著者，如劉琨勸進北伐諸表，及盧湛爲劉氏理冤一文，煌煌巨製，冠絕一時。其他論著之屬，如陸機辨亡，推論已往，江統徙戎，豫識方來。雖賈生治安過秦，何以遠過齊梁以來，誠多短作，然哀江南賦，亦出陳世，並宜分別觀之。足下謂「宋以來，古雅之作不再見，齊後適整之氣不復存」，此聲調說發明，新舊文體之變革也。蓋駢四儷六之風，實起蕭齊以後，自是聲調研美，而漢魏質厚之風少殺。此由質趨文，自然之勢，亦不容揚抑於其間也。南北文學差池，（南多詩人，北地絕少）孝穆南人也，子山以南人而合北習，二者似不能並論。江左綺靡之風，至初唐而大盛。唐書文藝傳敘言，「唐有天下，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飾句繪章，揣合低昂，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大歷正元間，美才輩出，擣嶠道真，涵詠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蓋文章自是而又變矣。劉勰言「有韻爲文，無韻爲筆」，六代文盛，至韓柳起而以筆代文，一也。六代之文貴複，學者多以漢書名家，而史記之學甚微。（隋志梁叶明漢書有劉顯章稜。陳時有姚察，隋代有包愷，蕭該，並爲名家，史記傳者甚微。時劉臻，且有漢聖之稱。）昌黎河東起，世人始重史記國策，此文章單複之變，二也。由是散體大興，文言日替。容父乃有「八代之文，衰自韓愈」之歎。（此指文章之文言，非該一切文體言之。）實則散體始於陳末及北周。（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九，及王闈運王志）而獨孤及等揚其波，不得謂濫觴於韓氏。至舍文論詩，則昌黎用漢賦險字，柳精選體，實不易之論也。清代文學，不如其樸學之盛。孫邵才弱，（孫文學不如經術，邵齊濤直是小家。）稚威波瀾稍廣，取徑未高。李氏文鈔頗著盛譽，其自爲文，尚不如張惠言。（茗柯集中黃山諸賦，沈博絕麗，非李氏所敢望也。）其間唯容父

之安雅，湘綺之高秀，堪稱二妙。餘則自鄒以下，無足道矣。龔有縱橫之志，其文策士之習未除，自詡通內典，而所參野狐禪也。（其經學金石文字並無足取）蓋嘉道後，海禁大開，當時士大夫盱衡時局，而經世之言衆。並世如包慎伯，如湯海秋，皆大言不慚之流，不足語於學問之事矣。願足下察之。率此奉復，餘俟面罄。

鐘凡白上。